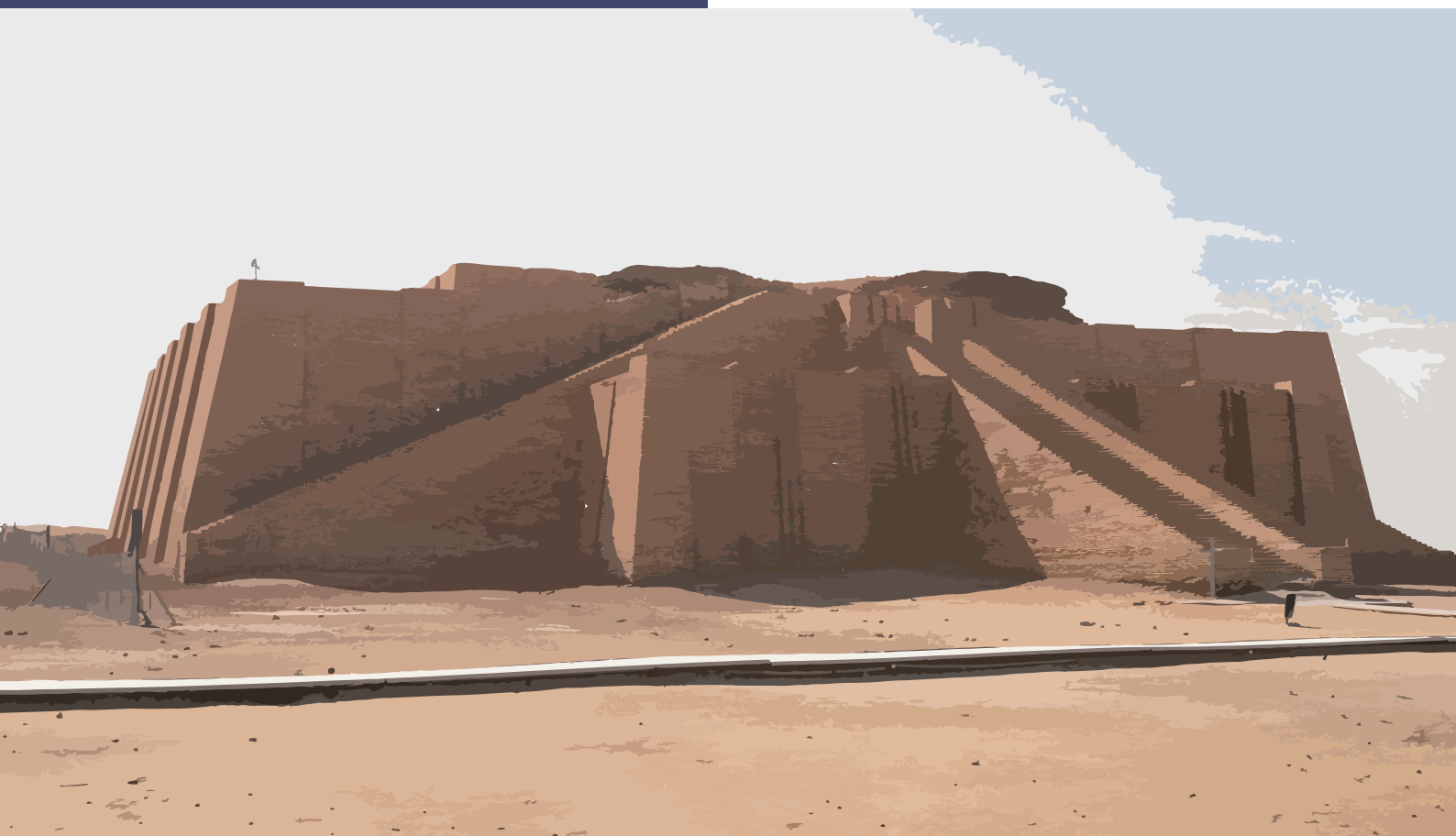


# SUMERIAN NOTE



2.0//©2024 王岳  
所有权利保留 本文档不得商用

这是一篇苏美尔语的学习笔记。

此笔记实质上是下列语法教程的中文翻译：

Daniel A. Foxvog 《Introduction to Sumerian Grammar》 2014

## I. 文字、拉丁转写与音系

由于现今苏美尔语楔形文字在电子设备上的输入仍然存在不便之处，本笔记中苏美尔语内容绝大部分采用拉丁转写

### 1. 转写系统

#### 1.1 变音符和脚注数字

苏美尔语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字的发音相似，但含义不同，用不同的符号书写。

𐎠du: 来，去

𐎠𐎵du<sub>3</sub>: 建造

𐎠𐎶𐎵du<sub>8</sub>: 释放

我们使用一种由数字下标和元音上的变音符符号组成的标识系统来精确地识别实际文本中出现的文字符号。识别的标准仍然参考 R. Labat 的《Manuel d'Epigraphie akkadienne》(1948-), 它有许多版本和转摘。Y. Rosengarten 的 Répertoire commenté des signes présargoniques sumériens de Lagash(1967)是阅读古巴比伦（简写 OB）苏美尔语文本不可或缺的材料。R. Borger 的《Assyrisch-babylonische Zeichenliste》(AOAT 33/33a, 1978)现在是符号阅读和下标数字的现代化参考，尽管最好的苏美尔文学文本的新符号列表是 C. Mittermayer & P. Attinger（Fribourg, 2006）所著的

《Altbabylonische Zeichenliste der sumerisch-literarischen Texte》。

单音节符号

多音节符号

𐎠du (= du<sub>1</sub>)

mu<sub>1</sub>ru

dú (= du<sub>2</sub>)

múru

𐎠𐎵dù (= du<sub>3</sub>)

𐎠𐎵mùru

du<sub>4</sub>

mu<sub>1</sub>ru<sub>4</sub>

变音符总是加在首元音上。

对于多个音节符号，旧的符号表中使用的系统与现在的有差别，尤其是 Labat 的。在可能仍然在图书馆中遇到的最早版本符号清单中，Labat 用下标 4、5 承继变音符的用法，即把锐音标和重音标转到多音节符号的第一个音节上。

mu<sub>1</sub>rú (= mu<sub>1</sub>ru<sub>2</sub>)

mu<sub>1</sub>rù (= mu<sub>1</sub>ru<sub>3</sub>)

múru (= muru<sub>4</sub>)

mùru (= muru<sub>5</sub>)

问题在于一些有“长短值”的符号。例如，túk 的符号可以读/tuk/或/tuku/。Labat 给出的一种解读是 túku，这并不代表 tuku<sub>4</sub>，而是 tuku<sub>2</sub>，即 túk(u)。Borger 的 AbZ 系统（在这里使用的）和 Labat 的后期版本更趋于一致，使用了变音符多音节符号的第一个音节，但只用于小标 2、3。

符号的新含义，发音存在但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索引数字的，仍会赋予一个“x”下标，例如 da<sub>x</sub>“侧边”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锐音标和重音标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数字下标。即新宾夕法尼亚苏美尔语词典（PSD）的惯例，例如 du, du<sub>2</sub>, du<sub>3</sub>, du<sub>4</sub> 等。苏美尔学文献里读音系统仍然是前沿研究，但初学者熟悉它仍是至关重要的。

## 1.2 上下标、斜体与括号

在单语的苏美尔语境中，苏美尔语单词通常用小写罗马字母转写。大写字母 (CAPS) 用于以下情况：

- A. 当一个符号的确切含义未知或不清楚时。许多符号是多价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多个值或读数。当对某一符号的具体解读存在疑问时，可以选择其最常见的值，并用 CAPS 来表示这个疑问。
- B. 当一个符号的确切发音未知或不清楚时。
- C. 当一个人想要确定一个符号的非标准值或“x”值。在这种情况下，“x”值后面紧跟着括号内已知标准值的 CAPS。
- D. 当人们想拼出一个复合字标的组成部分时。

在双语或阿卡德语的语境中，存在着各种习惯。非常常见的是，阿卡德语是用小写罗马字母或斜体字母书写的，用大写标识苏美尔语：a-na É.GAL-shu“到他的宫殿”。在一些出版物中，人们还会看到苏美尔语以罗马字母间空格书写，阿卡德语以小写罗马字母或斜体书写。

在苏美尔学文献中，限定词，不明确的意义指示用上标来表示；在阿卡德语语境中，也经常用 CAPS 来表示：<sup>giš</sup>haš hur 或 ĠIŠ .HAŠ HUR。它们有时也会用小写并以句号分隔：giš. haš hur。

部分或完全缺失或破碎的符号可以用正方形括号，如 lu[gal] 或 [lugal]。部分破损的符号也可以用半括号表示。旧抄写员的省略符号是“< >”括号，而现代编辑器的符号是双角“<< >>”括号表示。

## 1.3 连接字词的符号


在阿卡德语语境中，连字符总是用来拼写阿卡德语，而句点则用来分隔苏美尔语单词或符号的成分。在苏美尔语中，句号将大写复合符号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而连字符则用在其他地方。

然而，当一个人试图为苏美尔语特有的链构成中的元素的连接制定规则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苏美尔语中“词”的正式化定义仍然很困难。参见 J. Black, "Sumerian Lexical Categories,"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92 [2002] 60ff. 及 G. Cunningham, "Sumerian Word Classes Reconsidered," in *Your Praise is Sweet. A Memorial Volume for Jeremy Black* [London, 2010] 41-52。


因此，我们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写苏美尔语；我们通常不抄写“单词”。动词链由词干和词缀组成，它们总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单元。但名词链通常由形容词、同位语、从属属格结构和头名词和后缀旁的关系从句组成。在单语苏美尔语语境中，名词性链各部分的连接或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别学者的训练和习惯。一条经验法则是：链条越长，它的各个部分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工作中，主要标准通常是陈述的清晰性。名词链的成分通常是连接的。形容词以前总是与它们所修饰的词连用，但现在大多数学者把形容词写成一个单独的词。动词形容词(过去分词)现在也很少连在一起。属格结构的两个部分不连在一起，除非它们是复合名词的组成部分。

在缺乏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论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尝试发展自己对苏美尔语如何形成意义单位的敏感性。我们的符号和单词连接系统只是为了帮助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帮助语言的视觉表达。书写系统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联系，也没有使用任何标点符号。应该把公认学者的惯例作为范例，也应该努力保持一致。

当一个符号被写在另一个符号的内部（或者，特别是在旧的文本中，在上面或下面），产生的新符号可以用 CAPS 来描述，用一个“x”分隔基符号和添加符号。

 KAXA: 嘴 x 水 = NAĜ 喝



如果标志的阅读/发音是未知的，以下是必要的标准转写方式。



 IRIxA: 城市 x 水 = IRIxA 城市 IRIxA (现在常见的写法是 URUXA)

两个符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特别是当它们共享一个或多个楔形笔画或由于紧密的放置而失去某些笔画特征时，称为结合字（结合词）；一些还具有倒转其组成部分的顺序的古老写法。虽然有些学者也会使用句号，但传统上连写的部分都用加号“+”来连接。更复杂的复合符号可能以若干个连接的元素为特征，以圆括号标记其中的子单元。

 GAL+LU: 大+人 = lugal 王

  GAL+UŠUM: 大+海蛇 = ušumgal 龙

  ZU+AB = abzu “(神话) 地下河, 深渊”

  DAG+KISIM<sub>5</sub>x(UDU.MÁŠ) = amaš 羊圈 (现在常见的写法是 DAG KISIM<sub>5</sub> x LU + MÁŠ<sub>2</sub>)

古体或旧苏美尔文本的符号顺序不似后期的书写传统, 一个冒号可用于告诉读者, 在实际写作中其两侧常反向排列, 如 za:gìn 写 GÌN-ZA 而非通常的 za-gìn“青金石”。冒号还可以用来表示不知道符号的正确顺序, 因此“ba:bi:bu”就意味着“我不知道哪个标志是第一, 第二还是第三”

## 2. 符号系统

### 2.1 *gunû*和*šeššig* 符号

生成新符号的一种方法是标记基础符号的一部分, 以指定所要的对象。这些记号被阿卡德抄写员称为 *gunû*-笔画 (源自苏美尔语 gùn-a“彩色, 装饰”) 或 *šeššig*-影线 (因为笔画与苏美尔语早期表示谷粒“še”的交叉形状相似)。


 saĝ/sag  ka

 da  á

第一组基础符号是 saĝ“头”。嘴部的笔画形成 SAĜ-gunû, 读 ka“嘴”。第二组基本符号是 da“身侧” (即肩膀、手臂和手)。手臂上的影线产生 DA-šeššig, 读 á“手臂”。


### 4.2 两个或更多的符号可组合而成新的符号。


A. 同一个符号复制 2 甚至 3 个。

 ANoverAN.AN = mul“星 (后来指天、神), 光, 辐射”


B. 结合两个 (或更多) 不同的符号, 通过联想产生一个新的意义。

 KAxNINDA: 嘴+面包 = gu<sub>7</sub> 吃


 A+AN: 水+天 = šêĝ 下雨

 NÍĜINxBÙR: 圆形区域+洞 = pú 井

C. 在一个基符号上加一个语音指示符, 该指示符指的是在意义上与该基符号有关的单词的发音。

 KAxME: 嘴+me = eme 语言

 EZENxBAD: 围墙区域+bad = bàd 城墙

 LUD.ZÚ.BAR: 太阳+zubar = zubar/zabar 黄铜

## 2.2 多音字，多价

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新发展是多价原则，即在语义上将“多个意义”与一个特定的符号联系起来，每个含义都有自己独立的发音（即类似汉语的多音字）。这成为一种生成新语素意义的非常有效和简单的方法。如：

𐎧𐎫 ka“口”，也可读 kīri“鼻子”、zú“牙齿”、inim“词语”

## 2.3 定符

使用定符是为了帮助读者判断一个多价符号表示作者想要的可能意义。定符是一类为数不多的符号，当置于一个或一组符号之前或之后时，表示被确定的对象属于某个特定的语义范畴，如木制、芦苇、铜或青铜器，或人、神、地方等。直到 Ur III 时期（2114-2004BC），定符基本上仍是可选的。当苏美尔语不再作为常用语言时，它们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在阅读文本时，定符大概是不发音的，为了表明它们实际上不是单词的一部分，至少在单语苏美尔语境中，我们将它们写作上标。

## 2.4 谜字（原文 rebus writing）

在某一时期出现了谜字，用很容易写出的符号表示不容易描述的，尤其是抽象的概念的谐音字。例如，箭头𐎧𐎫，发音/ti/，也成为了 ti“肋骨”和动词 til/til<sub>3</sub>“生活”的标准符号。谜字原则的采用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它增加了学习苏美尔文字系统的难度，因为这样写出来的单词的含义完全脱离了它们符号原始的基本形状和含义。随着谜字原则的扩展，音节或纯粹音韵学的发展，符号的新含义成为可能。例如，符号𐎧𐎫 mu“名”或𐎧𐎫 ga“牛乳”现在可以用来写动词前缀 mu-“现在，当前”或 ga-“让我”，也就是说，语法元素不是真正表意，而表示句子中的句法关系。一套规则的音节表音系统也使任何单词的拼写成为可能——这在处理外来词时特别有用，因为这些词没有合适的苏美尔语字存在。

## 3. 正字法

充分发展的书写系统使用表意符（文字符号）、音字符（源自文字符号的声音值）和定符（帮助读者从多意义符号的不同意义中进行选择的不发音字）来再现口语。现在有些人把这种系统说成是意音文字。



### 3.1 语素符号










许多苏美尔语的字都是用一个符号来写的，例如：𐎧 a“水”。一些符号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并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复合式符号，它的发音与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同。这种复合词应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合符号组成的复合词区分开来。这类符号在苏美尔语中用来书写名词和动词的词根或单






词，在阿卡德语中作为一种速记来书写阿卡德语单词，否则就必须使用音节符号来拼写。

### 3.2 音节符号

在苏美尔语中，音节符号主要用于书写语法成分。它们也通常用来写那些没有合适的符号的单词。

有时，这些语音文字表明所讨论的单词是一个外来词，例如   sa-tu: 阿卡德语šadû“山”。

苏美尔语 Emesal 方言文本的特点是音节书写的比例很高，因为该方言中的许多单词发音不同于其主要方言(Emegir)。例如，Emesal    ka-na-áĝ = Emegir   kalam “国家”，Emesal    u-mu-un = Emegir  en “主，上天”。我们偶尔也会遇到以音节书写的主要的方言文本，但通常只来自周边的地理区域，如埃兰人的首都 Susa（在伊朗）或北部美索不达米亚遗址，如巴格达附近的 Shaduppum（今 Tell Harmal）。


音节符号有时被用作多价符号的注释，以表明正确的发音；我们通常把注释写成上标，就像我们把限定词写成上标一样，例如：èn ba-na-tar<sup>ar</sup>“他被质疑”。一个早期的本地注释(?)可能很少成为一个词的标准写作的一部分。最好的例子是ĝeštug“耳朵，智慧”，3种写法： ĝeštug,   <sup>geš-túg</sup>PI (一说 <sup>giš-tug<sup>2</sup></sup>PI),   <sup>geš</sup>PI<sup>túg</sup>。

### 3.3 定符详述


如前所述，定符是一种符号，它可以出现在词语之前或之后，以各种方式对词语进行分类。它们是正字法的辅助工具，在实际讲话中大概不会发音。它们在古代末期开始零星地被使用。虽然它们可能是为了帮助读者选择一个多价符号的期望值而开发的，但它们经常必要地使用，甚至当所确定的符号不是多价符号时。

例如，虽然木材决定ĝiš 可以用在 PA 符号之前，以帮助指定其读作ĝidri“权杖”，而不是 sig“击中”；ĝiš也被用在 haš hur“苹果（树或木材）”之前，即使该标志没有其他的阅读方法。其他常用功能是帮助读者区分同义词，例如 ad“声”和 <sup>giš</sup>ad “木板”，或一个词的不同相关意义，例如 nú“睡”，<sup>giš</sup>ĝ èš nu(NÚ)“床”。

前定符

 (?) i (abbr. <sup>m</sup>): 一、（一件） > 个人姓名（通常为男性）

 lú: 男人，人 > 男性职业

 munus (abbr. <sup>f</sup>): 女性 > 女性的名字和职业（阿卡德语）



𐎠 diġir (abbr. <sup>d</sup>): 神 >神灵

𐎠 dug: 锅 >船只

𐎠 gi: 芦苇的品种和对象 (?)

𐎠 ġiš/ġeš?: 树, 木材 >树, 木材和木制品

𐎠 x 𐎠 id (id<sub>2</sub>): 水道 >运河和河流

𐎠 kuš: 皮 >皮、物

𐎠 mul: 星 >行星, 恒星和星座

𐎠 na<sub>4</sub>: 石 >石料和石制品

𐎠 šim: 芳香物, 树脂 >芳香物质

𐎠 tūg (或 tu<sub>q</sub>): 服装 >毛料, 衣服

𐎠 ū: 草 >草本植物, 药草, 谷类

𐎠 iri: 市 >城市名称 (以前读作 uru)

𐎠 uruda: 铜 >铜和青铜器物

𐎠 uzu: 肉体 >身体部位, 肉块

后定符

𐎠 ki: 地方 >城市和其他地理实体

𐎠 ku<sub>6</sub>: 鱼 >鱼、两栖动物、甲壳动物

𐎠 mušen: 鸟 >鸟, 昆虫, 其他有翼动物

𐎠 nisi(g): 绿草 >蔬菜 (早期的 sar“园地”读法仍可看到)

𐎠 zabar: 青铜 >青铜器 (常与前定符 urudu 结合)

### 3.4 词根的长短音

许多苏美尔语的名词性和动词性词根, 当词根后面没有一些元音音素时, 例如在一个词的复合或名词性链的结尾, 或者后面跟着一个辅音后缀时, 掉落该辅音 (尾音, Auslauts)。

例: 'the good child' dumu-du<sub>10</sub> /dumu du/ +作格 -e >/dumu duge/

作格使 du<sub>10</sub> 的尾音/g/显现。

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 长音值广泛使用; 因此, “by The good child”这个短语应该译为 dumu-dūg-ge。但这样做的缺点是, 它会让读者觉得这个辅音实际上变

成了双倍的。事实上，从早期的亚述学的许多苏美尔统治者，神灵和城市的名字仍然发现包含双倍辅音的引用形式，但不能反映其苏美尔人实际发音，如女神 Inanna，而不写作 Inana，或国王 Mesannepadda，而不写作 Mesanepada 等等。二战后，利用大多数学者仍首选的短音值系统，苏美尔学家开始使苏美尔语的音译更符合其实际发音，尽管现在倾向于回到古苏美尔学家的长音值。当然，从原始 Ea 符号表的数据来看，古巴比伦抄写学校所教的是短音值(参见 J. Klein & T. Sharlach,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97 [2007]4 n. 16)。最后，一个人必须简单学会熟悉表示一个可丢弃的辅音的每一个符号的长音值和短音值，虽然在一开始，从它们的尾音来学习短音值就够了，如 du<sub>10</sub>(g)，ku<sub>5</sub>(dr)，等等。如果隐藏的尾音会在苏美尔符号或单词的记忆中产生额外的问题，那么正字法的规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安慰：在后面的音节符号中拾起并公开表达最后的辅音，这是对多价符号正确阅读的一个很好的指示。可能与上述现象基本相关的是辅音在其他环境中的重复不显著。例如，mu+n+a+n+šúm 'he gave it to him'的语链既可以写成 mu-naan-šúm 也可以写成 mu-un-na-an-šúm，就像短语 an+a 'in the sky'可以写成 an-a 或 an-na。这些多余的文字可以再次为正确解读多价符号提供帮助，尽管不一致：AN-na 只能读 AN-na 'in the sky'，而 AN-re 只能读 diġir-re 'by the god'。

#### 4. 音系

[a, e, i, u, (j, w)]

[b, p, m, d, t, n, ʀ (未确定), g, k, ŋ, (?), z, s, ʃ, x, (h), l, ʕ (极少), r]

通常[n]转写作ġ /ġ/, [ʃ]转写作š /š/, [x]转写作h /h/ (有的书籍/网站写“ĥ”), [r]写作dr /dr/。

苏美尔语存在因重音模式导致发音删减的现象。如：

zazalag“闪耀的” < zalag-zalag

uzud+a > /uzuda/ > /uzda/, 写作ùz-da

sumun/sun“老的”；súmun/sún“野牛”；ù-tu(d)/tu(d)“使诞生”

## II. 名词、形容词及副词

### 1. 名词及名词性复合词

苏美尔语的名词，即可作为名词链首(见下节课)的词，包括主要名词像 dumu“儿子，孩子”，或 e“房，寺庙”，和一些活用的动词根如 bar“外部”，u<sub>5</sub>“小屋”，ti“生活”，bùru

“洞”,或 ba“分配”。主要名词的数量相对有限,语言依赖于大量不同类型的名词复合词呈现,其中最显著的包括:

A.由主要名词并列而成的复合词: an-ki“天与地”、ka-làl“蜜一样的嘴巴”、iri-bar“郊区”、é-muhaldim“厨房”

B.由一个或多个名词和一个分词组成的复合词: dub-sar“抄写员”、gír-udu-úš“宰羊刀”、lú-ěš-gíd“测量员”

C.由一个名词和一个普通形容词组成的复合词: é-gal“宫殿”、kù-sig<sub>17</sub>“黄金”

D.由抽象前缀 nam-派生的抽象名词: nam-mah“崇高、高傲”

E.具有生产性构形 níġ-“东西”或过时性构形 nu-“人”的复合词(< lú): níġ-gi-na“证明属实的事”>“真理,法”、nu-ěš (-k)“牧师”(属格构造)

F.原词实际上是短语,但在句法上起名词作用的名词:冻结名词化动词 i-du<sub>8</sub>“门卫”、冻结动词鼓励式 ga-ab-šúm“销售者”;属格短语常见,gi-nindana(-k)“测量杆”,许多职业名称是属格短语,lú-ur<sub>5</sub>-ra(-k)“债权人,贷方”

G.具有明确的动词意义的分词用作实词: il“搬运工”

### 1.1 性

苏美尔语具有一种语法的性特征,与自然性别类别、阳性阴性无关。相反,名词要么被视为个人的,指的是个体的人,无论是单数或复数,要么被视为非个人的,通常指的是作为一个群体(集体)、动物、地方或事物的人。

有些语法使用术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这可能会误导人,因为非人格的范畴不仅用于无生命的物体,也用于动物、人群,以及被鄙视、轻蔑地称为“客观化”的个人,如奴隶——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

人称与非人称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某些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名词的复数标记以及人称与格宾语的标记上。在保持这一区别的代词格式中,人称范畴几乎总是以辅音成分/n/的存在为标志,而非人称范畴则以成分/b/为标志。这些元素之间最初的区别是指示语(指向、演示),/n/指近指示语“这个在这里”,/b/指远指示语“那个在那里”。

和许多其他语言一样,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可能是从指示代词发展而来的。苏美尔语的代词后缀-bi,实际上,既可作物主词(所有格)“它(们)的”(its, their),又可作指示代词“这/那个”(this, that);指示后缀-ne“这个”和独立指示代词 ne-e(n)与物主词后缀-(a)ni“他/她的”有关,也可能用于人称复数,限定位格的动词中缀-ne-“对他们(by/ for them)”,以及名词性人称复数标记-e-ne。

### 1.2 数

苏美尔语名词在数量上有单数、复数或集体数(指作为一个群体的项目或个体)。需要注意的是,该语言是灵活的,并不总是在我们预期的地方显示复数形式。此外,因为苏美尔语有大量表现语法关系的冗余的标记,所以例如,如果一个话题已经口头贴上复数的标记,主语名词显式的名词复数标记就可以省略,没有失去意义,反之亦然。总结名词的数标记:

A.无:名词通常是单数,但也可以理解为复数或集体;动词或上下文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澄清。许多名词在本质上是集体的。例如 $\acute{e}rin$ “劳工,部队”或 $ugnim$ “军队”。在古苏美尔文本中,集体数很常见,与复数形式相区别; $ugula\ \acute{i}l$ (集体数)和 $ugula\ \acute{i}l-ne$ (复数),都是“搬运工的领班”的意思。

B.重复名词:这个名词是复数,其含义可能类似于“所有个人或物品”,例如 $en-en$ “所有领主,每一个领主”。

C.重复形容词:重复形容词可以起到与重复名词相同的作用,如 $dingir-gal-gal$ “所有伟大的神”。这样的格式可能表示了底层的重复格式 $dingir-gal\ dingir-gal$ 的缩写,底层格式很少见但肯定会出现。

D.复数后缀 $-(e)ne$ :只有人称名词复数的明确标记(注意,它具有人称性别指示元素 $n/$ );它从不用在动物或其他事物上。这个后缀的基本形式似乎是简单的 $-ne$ ;而 $-e-ne$ 只在前面的名词以辅音结尾时出现。这一规则在古巴比伦时期被打破,即使不需要将后缀的首字母 $n/$ 与前面的辅音分开,也可以出现辅音 $/e/$ 元音。因此 $lugal-e-ne$ “王们”和 $dumu-ne$ “儿子们”是正确的,而OB  $l\acute{u}-\acute{u}-ne$  ( $< l\acute{u}-e-ne$ )“人们(? , persons)”是一种常见而更正确的写法(附属元音经常被前元音同化)。在古苏美尔语中则相反: $-ne$ 经常出现在 $-e-ne$ 应该出现的地方。最后, $-(e)ne$ 可以与复数的重音同时出现,例如 $en-en-n\acute{e}-ne$ “所有主”, $lugal-lugal-ne$ “所有王”。

E.形容词后缀 $-hi-a$ :过去分词,意为“混合的”。通常用于动物或事物的分类或混合,例如: $u_8\ udu-hi-a$ “各种母羊和公羊”或 $anshe-hi-a$ “各种驴(不同年龄或性别)”。

## 2. 冠词

苏美尔语没有冠词。

## 3. 形容词

### 3.1 形容词范式

像 $gal$ “大”, $tur$ “小”, $mah$ “伟大的”,或 $\acute{g}en$ “一般的”这些简单的形容词基本上都是动词词根,用作名词修饰词: $iri\ gal$ “大城市”, $dumu\ tur$ “小孩子”。在形式上它们是完成分词(在最后一课中有描述)。

另一种常见的形容词也是（过去）分词形式，可以由动词词干产生，使用名词化（关系化）后缀-a，例如é dù-a“被建造的房子” > 建好的房子。

第三种形容词通常有相同的后缀-a，尽管它们似乎是简单的形容词，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过去分词含义，例如 kalag-a“强大的”。这个-a 是否确实与名词化后缀-a 相同仍有争议。

最后，常见的形容词有时也会带有-a 后缀，但即使在 J. Krecher 1978 年的主要研究之后(或 47,376 -403, 见 Thomsen§80)，通常也很难区分带-a 和不带-a 的形容词在意义上的区别，例如 zi(d)和 zi-da“正直的，忠实的”。这种区别或是较小的或较大的“确定性”，例如 lú du<sub>10</sub>(g)“一个好人”和 lú du<sub>10</sub>-ga“这个好人”，无法作令人信服的证明。如果形容词后缀-a 与名词化助词-a 确实相同，那么在一个简单形容词作为一种现在分词“好人”和一个过去分词 lú du<sub>10</sub>-ga“这个（曾经是）好人的人”之间的意义上可能存在任何细微的差别，或类似的。

### 3.2 tigi níġ du<sub>10</sub>(-ga)构造

与带有后缀-a 的形容词的问题相关的是同位定语结构，它在头名词和修饰形容词之间使用 níġ“事物，东西”这个词，修饰形容词通常（尽管不总是）带有后缀-a。例：

tigi níġ du<sub>10</sub>-ga“是个好东西的 tigi 圣歌”=“好的 tigi 圣歌”

dím-ma níġ sa<sub>6</sub>-ga“优秀的判断”{sa<sub>6</sub>(g)+a}

uruda níġ kal-ga“强大的铜”{kal(a)g+a}。

### 3.3 多重形容词

名词可以由多个形容词(以及其他定语)限定，包括名词链中的分词(用-a 标记)：  
sá-du<sub>11</sub> kas gíg du<sub>10</sub>-ga-kam“这是定期提供的好的黑啤酒”{du<sub>10</sub>(g)+a+ak+am}；  
(lú) zu-a kal-la-ni“所知的被他珍视（的人）”{zu+a kal+a+(a)ni}

### 3.4 形容词叠词

形容词经常重复相叠，很明显，这种叠词既可以表示形容词概念的强化，也可以表示被修饰名词的复数(如上所述)。因此 diġir gal-gal 可能表示“非常伟大的神”或“伟大的神”。许多常见的形容词重复表示程度，例如 kal“珍贵的”相对于 kal-kal“非常珍贵的”，或者 šen“干净的”与 šen-šen“非常干净，完美无瑕”。有时你会遇到 péš ġiś-gi níġ kun sù kun sù-da“藤丛的老鼠，有很长尾巴的东西”（《nana's Journey 275 OB》），而有时会是 níġ kun sù-sù-da。由于一些形容词基本上是动词词根，在动词形式中常见的复数词根的重复自然也会出现在形容词中。

进一步地，复数过去分词  $de_5-de_5-ga$ “收集的东西（死的动物）”或  $nîg-gi-na$ （对的事，法律） $\{gi(n)+a\}$ 对比  $nîg-gi-gi-na$ “所有法律”(Gudea 雕像 B 7:38 Ur III)。在苏美尔语等具有重复名词性或动词词根的语言中，颜色词往往会重复。在早期的文本中，有些颜色形容词明确重复。对于术语“white”，重复的发音持续到后期，尽管在写作中有所变化：OS（“古苏美尔语”简写） $bar_6-bar_6 > OB$   $babbar(BAR_6)$ 。另一方面，“黑色”一词很少被重复书写： $gîg-gîg$ 。更频繁的是写  $gîg$ ，这可能总是读  $giggi(GÎG)$ 。比较常见的 OB  $ku_{10}-ku_{10}$ （或  $kûkku$ ）“黑暗”。其他颜色术语在后期才会重复出现，例如  $si_{12}-si_{12}(SIG_7)$  vs.  $sig_7(-ga)$ “黄绿色”，或  $gûn-gûn(-na)$  vs.  $gûn(-na)$ “多彩，斑驳的”。一些非彩色形容词也标准地重复使用，特别是  $ku_7-ku_7$ “甜的”， $dada_g$ “纯净的”(<  $dâg-dâg$ )， $zazalag$  (<  $zalag-zalag$ )“闪亮的、干净的”。

### III. 名词链

一个普通的苏美尔语动词性句或从句会有一个动词复合体和一个或多个名词复合体，它们对应于英语的主语、宾语、间接宾语、状语或介词短语等句法范畴。因为这些复合体是主干部分和附加的语法元素的粘接，故称为链式组成（？）或简称链。接下来将讨论名词链的组成要素。

#### 1. 概述

所有的名词链至少由两个元素组成：一个首名词（简单、复合词或重复）和一个表示首名词与句子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格标记。首名词可以被一些其他元素修饰，这些元素如果出现，就按一定的顺序落在首名词和格标记之间。

在名词链中，每个允许的元素种类的位置称为它的级序。在最基本类型的名词链中，级序如下：

名词+（形容词+物主/指示代词+复数(e)ne）+格

| NOUN | + | ADJECTIVE + POSSESSIVE/DEMONSTRATIVE PRONOUN + PLURAL (e)ne | + | CASE |

一个独立代词可以在名词性链中代替一个名词，但不允许对该代词进行修饰。因此，这种链总是很短，形式是：

代词+格 | PRONOUN + CASE |

在后面所有简单的名词(和动词)链的插图中，语法分析将显示为由加号(+)连接的词汇和语法元素的序列；预期的正字法实现将显示为符号意义序列，由连字符(-)连接。在贯穿这一语法的语法现象的所有插图中，要特别注意词干和粘着语法词

缀在音系上结合和相互影响的方式, 以及每一个结果链最终是如何由书写系统表示的。如所有格和指示后缀-(a)ni 和-bi 最后的/i/元音会被其前的复数标记-(e)ne 删除; 前元素以元音结束的时候, 原先后缀-(a)ni 或-(e)ne 的/a/或/e/不出现。注意常规的正字法惯例, 如音节符号中词根的最后—个辅音的可选的、无意义的“拾取”, 用于写后面的元音, 例如 gal+a > gal-la 而不是 gal-a, 或者在不同的语法语境中, 在书写同一个音节时, 选择一个符号而不是另外的符号。例如, 在下面哪个上下文中, 我们会发现书写的符号值 né(NI)而不是 ne, 或者 bé(BI)而不是 bi? 这些不同的作品传达了什么语法信息? 很有可能某些苏美尔人的正字法实践是故意设计来提供正确理解形式的线索的。

dumu+Ø > dumu“儿子 (主语)”: 通格 (-Ø)

dumu+(a)ni+Ø > dumu-ni“他/她的儿子”: 所有+通格

dumu+(a)ni+e > dumu-né“由他/她的儿子”: 所有+作格 (-e)

dumu+(e)ne+Ø > dumu-ne“儿子们”: 复数+通格

dumu+bi+e > dumu-bé“由那个儿子”: 指示词+作格

dumu+tur+ra > dumu tur-ra“对/为了小儿子”: 通格+与格 (-ra)

dumu+tur+bi+ra > dumu tur-bi-ra“对那个小儿子”: 形容词+指示词+与格

dumu+(a)ni+(e)ne+ra > dumu-né-ne-ra“对他/她的儿子”: 所有+复数+与格

dumu+tur+bi+(e)ne+da > dumu tur-bé-ne-da“和那些小儿—子们”: 形容词+指示词+复数+随伴格 (-da)

当分析较长的名词链时, 有时将链看作是各子单元的连接是有帮助的, 每个单元被后面的元素修饰后, 与该元素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单元, 然后可能被后面的另一个元素修改, 以此类推。

{{{{dumu + tur} + bi} + (e)ne} + da}“和那些小儿—子们”

当首名词被进一步修饰时, 无论是通过属格结构, 还是当链中的形容词空槽被更复杂的定语(如关系从句或其他类型的同位语)所填满时, 对名词链的分析就变得有点困难了。这种扩展类型的名词链将在后面对属格标记和名词后缀-a 的讨论中看到。

名词链的首名词不需要是一个单独的名词。它可以是一个名词性复合词, 就像上一课中描述的那样, 通过重复复数的名词, 如 diġir diġir“所有神”, 由两个不同名词构成的无连接复合词, 如 an ki“天(和)地”或 ama ad-da“父 (或) 母亲”, 或一个并列词, 如 iri úri<sup>ki</sup>“城市 Ur”。

例：dub-sar tur-re-ne“初级抄写员”；en en-bi“所有那些主”；an ki-a“在天地中”；iri Lagaš<sup>ki</sup>-a“在拉加什”。

## 2. bahuvrihi 修饰词

苏美尔语中另一种常见的头名词修饰形式是 bahuvrihi 定语。这个词来自梵语语法，意为“（拥有或以其为特征的）很多米”，并描述了类似 lugal á dugud 这样的并列短语，它的翻译不是“王是一个重臂”（并列），而是“有重臂之王”。同样的 é bur sa<sub>7</sub>-sa<sub>7</sub> 是一个“有许多美丽的 bur 容器的寺庙”，或 ùĝ saĝ-gíg-ga“有黑色头的人（=苏美尔人）”。

## 3. 系动词结尾的名词链

一个名词链有时会以一个外显的系动词结尾（苏美尔语的两个动词“to be+”之一）。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系动词可以替换最后的格标记，该链与句子其余部分的关系将由动词链表示，或者必须从上下文推断出来。

系动词也可以跟在格标记后面，通常与短式状语表达如 ana+šè+(A)m（“什么”+限定格+系动词“这是”）> A-na-šè-àm“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或者在表语属格结构中，如 ĝá+ak+am（“我”+属格+“是”）> ĝá-kam“这是所属我”=“这是我的”。比较 ki-siki-bi-ta-me“她们（女人们）是（-me）来自（-ta）那个羊毛（编织）的地方”

## 4. 前置形容词

形容词实际上总是按照它们在名词链中的级序，跟在它们所修饰的名词后面。常见的例外出现在文学文本中，形容词 kù(g)“holy”可以出现在神的名字之前，甚至是史诗英雄的名字之前：kù<sup>d</sup>inana(k)“神圣的 Inana (Holy Inana)”，kù lugal-bàn-da“神圣的 Banda 王 (Holy Lugalbanda)”（Lugalbanda 与 Anzu 351/353）。也许 kù 在这里更适合描述为一个在名词的后面突出的（强调的）形容词：“圣者，Inana”。这种诗的形式必须与个人姓名区分，个人姓名是 kù<sup>d</sup>DN(-ak)形式的属格结构。“（一个神的名字）的白银”有阿卡德语的平行形式 kasap-DN。

## IV. 代词及指示词

早期的苏美尔文本只保留了相对较少的基本代词；它们的大多数复数形式明显缺失。更完整的范式可以从阿卡德抄写学派产生的文学和语法文本中重建出来，但这些来源背后的传统是不确定的，它们展示的形式通常看起来是想象的或可疑的。



许多苏美尔人的代词形式似乎与历史有关，有些显然是次级(?)的，特别是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这样的次级形式可能是通过比拟阿卡德人的更完整的格式而产生的。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是阿卡德抄写员的作品，他们不喜欢苏美尔人更有限的模式，用他们自己创造的人工形式填充范例。无论来源如何，一些代词形式仅从苏美尔语不再是一种活语言的时期得到证实——在某些情况下仅在经院学者的语法文本(?)中出现——这些必须谨慎地看待。在其他情况下，这个格式还没有得到证实，或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在介绍的各种代词范例中，为了便于比较，在人称代词形式总结中，理论上可以预测但尚未实际或可靠证实的代词成分由问号(?)表示，而一般的语言模式似乎完全排除的元素是由破折号(-)表示的。

1. 标准引用格式

单数 (Sg)	1.	ĝá-e (旧ĝe <sub>26</sub> ) “我” (或ĝe <sub>26</sub> -e)
	2.	za-e (旧 zé) “你”
	3p.	e-ne (旧 a-ne) “他/她” (OB 也作èn)
复数 (Pl)	1.	me-en-dè-en“ (这是) 我们”
	2.	me-en-zé-en“ (这是) 你们”
	3p.	e-ne-ne (旧 a-ne-ne) “他们 (人称) ”

与名词一样，独立代词可以作为名词链的首字母出现，并使用格后置词表示它们与句子其余部分的关系。人称代词形式说明了他们如何与下列格标记在音位和正字法上结合。请注意，看似指示(或作格?)的后缀-e 在历史上似乎被添加到这些代词的晚期形式。这个-e 元素可能具有最初的确定或主题化功能。鉴于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zé，在 Gudea 铭文中发现，它可能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正常引用形式。实际上，至少在早期应该读ĝe<sub>26</sub>-e(在 Gudea 只是ĝe<sub>26</sub>)。另外，这两种形式可能是历史省略：/ĝae/ > /ĝe:/, /zae/ > /ze:/。第三人称形式 a-ne 和 a-ne-ne 出现在 Gudea 和更早的文献中。最后，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只是外接系动词的独立形式：-me-en-dè-en“我们是”，-me-en-zé-en“你们是”。

由于动词性复合体的词缀已经能够表达大多数需要的代词的意思，所以独立代词通常仅用于强调或辨析。主要的例外是它们在名词性句中的使用，特别是在表语属格结构中属格和系动词“是 (to be)”结合使用，例如:níĝ -bi ĝ á-a-kam“那个东西是我的”。

注意到在 Gudea 圆柱中发现的感叹词 ga-na“起来, 快点! (英语 Up! Come on)”, 与第一人称单数独立代词和动词ĝen“来”都没有关系。

## 2. 物主词后缀

### 2.1 物主代词范式

人称代词形式概述说明了物主词（所有格）后缀如何与下列格标记结合（大多数复数形式都是假设的）。对于 Thomsen 对这些元素的描述，将添加以下注释和其他解释。

认识物主词后缀与它们与下列成分结合的方式，特别是单数形式，因为许多复数在语言的存活阶段很少被证实。从对名词链的级序的讨论中可以回想，名词链中可以跟在物主词后面的元素只包括人称复数标记-(e)ne、格标记和/或外接系动词。物主词与通格、作格、位格标记的结合：

		通格 (-Ø)	作格 (-e) 限定位格 (-e)	位格 (-a)
Sg	1	-ĝu <sub>10</sub> “我的”	-ĝu <sub>10</sub> “由我的”	-ĝá“在我的”
	2	-zu“你的”	-zu	-za
	3p	-(a)ni“他/她的”	-(a)ne	-(a)na
	3i	-bi“它的”	-bé	-ba
Pl	1	-me“我们的”	-me	-me-a
	2	-zu-ne-ne“你们的”	-zu-ne-ne	-zu-ne-ne-a
	3p	-(a)ne-ne“他们的”	-(a)ne-ne	-(a)ne-ne-a

“-Ø”指无变形。

注意作格和限定位格的标记都是-e。在普通正字法中-e 很少以任何清晰、明显的形式出现在物主词后面。但也有例外，例如 Gudea（公元前 2120 年）的皇家铭文中出现的-(a)-ni-e，可能会被音译为-(a)-né-e。在《Ur III Shulgi 赞美诗》（约公元前 2075 年创作）中，我们发现-ĝu<sub>10</sub>-u8 < -ĝu<sub>10</sub>-e，即-e 同化了前面的/u/元音，并可能将/ĝue/ > /ĝuu/发音[ĝu:]。不过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无法区分带和不带-e 的物主词，因此，仅在结尾显示物主词的名词链既可以表示句法主语/受者（通格），也可以表示施动者的作格或间接宾语的限定位格。因此短语 lugal-ĝu<sub>10</sub> 可以表示“我的国王”{lugal+ĝu<sub>10</sub>+Ø}或“由我的国王”{lugal+ĝu<sub>10</sub>+e}。

因此，请记住，如果一个句子似乎缺少必要的作格或限定位格标记，那么它很可能隐藏在物主词后缀中。

Thomsen 在§107 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这一现象有关。如 NI 和 BI 标志也可以读成 né 和 bé；意义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文本的读者。虽然这不是普遍的做法，但在该语法中，在物主后缀 -ni 和 -bi 后出现假定的格标记 -e，将始终通过转写 -né 和 -bé 表示。因此，lugal+ani+Ø“他的王（主语）”应转写为 lugal-ani，而 lugal+ani+e“由他的王”（作格）应转写为 lugal-a-né。关于删除 /i/ 元音的第三人称单数作格形式和限定位格形式，需与以下所示的物主词+人称复数元素范式相对比。

位格由后缀 -a 标记。与作格词和限定位格 -e 一样，它恰当地替换了单数物主词的 /u/ 和 /i/ 元音字母，但与它们不同的是，它总是明显地出现在复数物主词的 /e/ 元音字母后面。事实上，无论上下文如何，位格都不应该省略前面的元音。然而，标准范式的例外情况确实发生，特别是与代词后缀 -(a)ni 和 -bi 有关。比较两个几乎完全同时的 Gudea 的段落，B 雕像 8 章 34-37 节和 B 石柱 18 章 1-3 节。第一个显示两个术语 zà-ba 'at its edge' 和 é-bi-a 'within its temple'，而同样的意思第二个写作 zà-bi-a 和 é-ba。变化必须符合文体。（?）

Thomsen (§104) 认为第三人称单数、复数形式 -(a)ni 和 -(a)ne-ne 的首 /a/ 元音会在元音之前被删去。这里的观点是，代词的基本形式分别是 -ni 和 -ne-ne，当前面的词干以辅音结尾时，在它们的前面插入一个附属的或辅助的元音 /a/。比较 /e/ 在人称复数标记 -(e)ne 中的类似用法。这些辅助元音经常被写在古典的 OB 苏美尔语中，但至少是在早期的写作中经常被省略。因此，Pre-Sargonic 或 Gudea 的文本可能会写 lugal-ni“他的国王”或 lugal-ne“国王”，而后来的阿卡德抄写员会遵守规则，规范地写 lugal-a-ni 和 lugal-e-ne。由于失去了与口语的实践联系，后来的抄写员甚至开始把辅助性元音视为后缀的必要部分，并经常在不需要的地方写辅助性元音，如 lú-ù-ne 而不是 lú-ne < lú+(e)ne“男人、（一些）人”。不要屈服于调整早期明显“有缺陷”的文章的诱惑，去在实际文本的音译中插入 /a/ 或 /e/，例如 lugala-ni、lugal(a)-ni 或 lugal-(e)ne。苏美尔人可能会发辅助元音，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写，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转写：lugal-ni、lugal-ne 等。

在阅读文本时，我们会遇到物主词链 -zu-ne 以及复合的第二人称复数物主词后缀 -zu-ne-ne。他们有不同的意思。-zu-ne-ne 是正确的物主词形式，通常与单数首名词连用，例如 dumu+zunene > dumu-zu-ne-ne“你的（复数）儿子”。-zu-ne 代表第二人称单数 -zu 后缀加上人称复数元素 -(e)ne，表示复数人称名词，如 dumu+zu+(e)ne > dumu-zu-ne“你的（单数）儿子”。

名词链的级序允许在物主词后缀和后面的大小写标记之间插入人称复数标记。复数标记-(e)ne 与单数所有格的组合方式如下（据我所知，复数后缀加-(e)ne 是未经证实的，除非有一些错误的-ne-ne-ne 形式）：

	Sg	Pl
1	lugal-ĝu <sub>10</sub> “我的王”	lugal-ĝu <sub>10</sub> -ne“我的王们”
2	lugal-zu“你的王”	lugal-zu-ne
3p	lugal-a-ni“他/她的王”	lugal-a-né-ne“他的王们”
3i	lugal-bi“它（们）的王”	lugal-bé-ne“它的王们”

注意复数标记的附属元音/e/ (e)ne 不出现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式的/u/元音后面。相反，第三个单数人称-(a)ni 和非人称-bi 的元音/i/被删除，/e/出现在产生的辅音元素/n/和/b/之后。比较上述物主词加作格范例中的类似现象。当-(a)ni 或-bi 后接属格(-ak)或位置(-a)后置词（产生-(a)na 或-ba）时，/i/也会被删除，这些删除模式很好地说明了整个语法所持的观点，即在苏美尔语中，多数语法信息主要是由辅音元素传达的（？）；在许多语境中，关联元音仅作为修补或插入，即在单词的开头或中间分别作为辅助音或加音使发起或分开辅音成分，使之易于发音。（？）

2.2 物主代词用法

除了字面上的占有，这些代词还可以表示物主和被占有者之间更一般的指称联系。

A. 它们可以表示主观的属格关系：

ki-âĝ -ĝ â-ni-me-en

你是（-me-en）她钟爱的人（=被她爱的人）

B. 它们可以表示一种客观的属格关系：

a-ba-a ĝâ-gin<sub>7</sub> bûr-bûr-bi mu-zu

谁像我一样的人将知道它的真情透露（=它的展现）（？）？

C. 它们可以表示各种间接宾语关系：

nam-ti-il níĝ -gig-ga-ni hé-a

希望生活对他是有害的事（=加害于他）！

inim é-gal-kam inim-ĝar-bi nu-mu-tùm

这是宫里的命令：他不得引起它的不满（=关于它的不满）。

arhuš -ĝu<sub>10</sub> igi-ni-šè hu-mu-ra-ab-bé

拜托你在他之前表达我的仁慈 (=给我的仁慈) (?) !

ġā-e ūs-sa-zu-me-en

我是你的跟随者 (=跟在你后面的人)

é-gal-la-na níġ -gu<sub>7</sub> la-ba-na-ġ ál tuš -ù-bi nu-ub-du<sub>7</sub>

{tuš +e+bi+Ø}他的行宫里并没有供他吃的东西。它的居所 (=在这的居所) 不合适。

D.它们可以表示一种更切中的联系或关系:

a-ġu<sub>10</sub> šà-ga šu ba-ni-du<sub>11</sub>

你把我的种子 (=让我成为父亲的种子) 放在子宫里

iri-na ū-si<sub>19</sub>-ni zà-bi-a mu-da-a-nū

{mu+n+da+n+nū}在他的城市, 他制造的他的不净者 (=关于他的不洁物) 离开他 (mu-da-), 在 (-a) 它的边缘晒太阳

<sup>giš</sup>tir-zu mes kur-ra hé-em

<sup>giš</sup>gu-za-bé é-gal lugal-la-ke<sub>4</sub> [me]-te hé-em-mi-ib-ġál

希望你的森林都是山里的树!

希望他们的椅子 (=他们做的 (椅子)) 适合王的宫殿!

### 3. 指示词元素

-bi“这/那个”既是第三单数的非人称物主词后缀, 也是最常用的指示代词, 因此根据语境, 它可以被翻译为“它的、他们的; 这个、那个、那里 (its, their, this, that, those)”。指示意义可能是更基础的那种, 即远距离的指示功能, “在那里的那个”, 尽管它的指示力通常一般: “切题的或相关的一个”; 在某些上下文中, 它被比作英语冠词“the”。

-ne“这个”表示近距离指示, “在这里的这个事物”。-ne 是罕见的; 不要把它与人称复数后缀-(e)ne 混淆。这个指示代词也作为独立代词 ne-en、ne-e 或只有 ne 出现 (区别于系动词形式 ne-me“那儿就是他们”及 níġ ne-e“ (谁做了) 这件事”) 作为可能的来源, 注意 ne-e = níġ -e = Akk. an-[nu-ú]“这个”(Emesal Vocabulary III 157 in MSL IV 42), 表明“这个事物”的 Emesal 方言发音 ne-e 及通常的 níġ -dé-a“结婚礼物”的方言写法 ne-dé-a。

-ri“那边的那个”表示在空间或时间上的遥远, “那边的那个人, 远在那里, 远在那时”。比较后面的等效词汇 nesû 'to withdraw, recede'。除了老一套的短语外, 非词汇的引用很少。它在名词链中占据形容词的位置, 例如 u<sub>4</sub>-ri-a“在那遥远的

一天，在古代（on that remote day, in old times）”。这个-ri 与一个同音后缀，即所谓的隔离后置词-ri 之间的联系尚不清楚。

-e“这个（this, the）”似乎是一个近距离指示或确定力，“至于这个（(as for) this one）”。和它的对等词-ri 一样，它也起一个形容词的作用，尤其是在以名词 gú“河岸”为基础的标准表达中，例如 gú-ri-ta…gú-e-ta“从那边，那边……从这边，这边（from yonder side, over there ... from this side, over here）”

-še“这附近的”是一个罕见的后缀，主要来自词汇来源。它可能有“邻近某人的地址”的意思

ur<sub>5</sub>“这个人”这是一个独立的人称代词，尤指出现在诸如 ur<sub>5</sub>-gin<sub>7</sub>“像这样，因此”或 ur<sub>5</sub>-šè(-àm)这样的短语中，“（它是）因为这个”。

4. 疑问代词

基本的疑问句代词是 a-ba“谁？”（人称），a-na“什么？”（非人称），me-a“在哪里？”它们通常与格标记和/或系动词一起出现，构成各种疑问句。最常见的这类表达包括（-am 是第三人称单数外接系动词“他/她/它是”）：

	直译	含义
a-ba-àm	它是谁	他是谁
a-na-aš/ šè(-àm)	（这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a-na-àm	这是搞什么	为什么（？）
a-na-gin <sub>7</sub> (-nam)	（这是）要像什么	怎样
me-a	在何处	哪里
me-šè	朝向哪里	到哪里
me-ta	来自哪里	从何处
en-na-me-šè, en-šè	要直到何时	多长（时间）

5. 反身词

ní“自己”既可以作为独立名词出现，如复合动词 ní-te(n)中的“冷静、放松”，也可以被物主词后缀修饰，如 ní-zu“你自己”。常与物主词后缀和维度后置词组合在一起构成状语：

ní-ba“在它自己”， ní-bi-ta“由它自己”， ní-bi-šè“对它自己”

与属格-ak 连用，可译为“（某人）自己的”如 é ní+ĝu<sub>10</sub>+ak+a > é ní-ĝá-ka“在(-a)我自己的(-ak)房子里”。

一个相关的表达是建立在名词性短语 ní-te（变体 me-te）“接近自己”的基础上的。它出现在第三人称表达中：

ní-te-ní“他/她自己”{ní-te+(a)ni+Ø}

ní-te-né“由他/她自己”{ní-te+(a)ni+e}

ní-te-ne-ne“由他们自己”{ní-te+(a)nene+e}

ní-te-na“他/她自己的”{ní-te+(a)ni+ak+Ø}

ní-te-a-ni-ta“由他自身的自由意志”{ní-te+(a)ni+ta}

6. 不定形容词

不定形容词 na-me“任何”是一个中性词，根据它出现的动词形式是积极还是消极，可以作积极或消极的翻译，例如 lugal na-me nu-um-ĝen“一些王没有来 > 没有王过来”。它通常修饰 lú“人”、 níĝ“事物”、 kî“地方”或 u<sub>4</sub>“天，时间”：

lú na-me“有些（人），任何（人），没有（人），没有一个”

níĝ na-me“一些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什么”

kî na-me“在某处，无处”

u<sub>4</sub> na-me“有时，从不”

由于它经常写省略形式，例如 <lú> na-me，它也被称作不定代词。像其他形容词一样，它要么与前面的头名词连在一起转写，要么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转写。和其他形容词一样，它通常在名词链出现，以格标记结尾，如： kî na-me-šè“对一些/没有其他任何地方”； é-a še na-me nu-ĝ ál“这房子里没有什么大麦了”

7. 关系代词

一些名词或疑问代词可以在关系从句和名词化助词-a（？）处讨论的语境中充当虚拟的关系代词。

lú	the person (who)	这……人
níĝ	the thing (which)	这……物

ki	the place (where)	这……地方
a-ba	(the one) who	……的人
a-na	(that) which	……的物

关于这些词干作头名词而非正式的关系代词的情况，见 F. Karahashi, "Relative Clauses in Sumerian Revisited. An Interpretation of lú and níĝ from a Syntactic Point of View," AV Jeremy Black (2010) 165-171.

## 8. 总结

### 8.1 独立代词

	通格/作格 (Ø/e)	与格 (ra/r)	维度 (da/ta/šè)
1	ĝá-e (ĝe <sub>26</sub> -e)	ĝá-(a)-ra/ar*	ĝá-(a)-da
2	za-e (旧 zê)	za-(a)-ra/ar*	za-(a)-da
3p	e-ne (older a-ne)	e-ne-ra/er	e-ne-da
1	me-en-dè-en	—	—
2	me-en-zé-en	—	—
3p	e-ne-ne (旧 a-ne-ne)	e-ne-ne-ra/er	e-ne-ne-da

\* -e- 或同化的 -a- 元音或出现在第 1、2 人称单数下代词与格标记之间。

### 8.2 物主词（所有格）

	通格 (Ø)	作格/限定位格 (e)	与格 (ra)	限定格 (šè)
1	-ĝu <sub>10</sub>	-ĝu <sub>10</sub>	-ĝu <sub>10</sub> -ra/ur	-ĝu <sub>10</sub> -šè/uš
2	-zu	-zu	-zu-ra/ur	-zu-šè/uš
3p	-(a)-ni	-(a)-né	-(a)-ni-ra/ir	-(a)-ni-šè/iš
3i	-bi	-bé	-bi-ra/ir	-bi-šè/iš
1	-me	-me	-me-ra/(er?)	-me-šè
2	-zu-ne-ne	-zu-ne-ne	-zu-ne-ne-ra/er	-zu-ne-ne-šè
3p	-(a)-ne-ne	-(a)-ne-ne	-(a)-ne-ne-ra/er	-(a)-ne-ne-šè



	属格 (ak)	位格 (a)	维度 (da/ta/šè)	复数 ((e)ne)
1	-ĝá	-ĝá	-ĝu <sub>10</sub> -da	-ĝu <sub>10</sub> -ne
2	-za	-za	-zu-da	-zu-ne
3p	-(a)-na	-(a)-na	-(a)-ni-da	-(a)-né-ne
3i	-ba	-ba	-bi-da	-bé-ne
1	-me	-me-a	-me-da	?
2	-zu-ne-ne	-zu-ne-ne-a	-zu-ne-ne-da	?
3p	-(a)-ne-ne	-(a)-ne-ne-a	-(a)-ne-ne-da	?

## V. 修饰名词的格：属格与等同格

苏美尔语的十个作为后缀的格标记通常被称为后置词，因为它们位于所指代的名词之后；与之相反的是，英语的介词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但却位于所指代的名词之前。后置格分为两大类。

属格和等同格表示一个名词（或代词）与另一个名词（或代词）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功能上可以被描述为修饰名词。其余的格在功能上是副词，用来表示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关系。属格和等格仅用名词性后置词来标记，这是由于它们只与名词性实词（？）有关。相反，标记动词的主语、施动者和宾语，传达位置或方向思想的状语性词格，不仅用名词性后置词来标记，还经常用与动词形式相一致的词缀（作格和维度前缀以及主语/受动者词缀）来标记。当一个句子或从句同时包含了一个状语后置短语和一个相应的动词词缀时，动词词缀可以说重复或继续了先前在句子名词部分所陈述的动词的复杂信息。

### 1. 属格

#### 1.1 一般属格构造

属格后置词将两个名词连接起来构成属格结构，形成一个扩展的名词性链，像其他任何名词一样，可以包括常用的形容词、代词或复数修饰语，并且必须以格标记结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属格后置词可以说总是与另一个格标记词同时出现——这是唯一的一般可以这样做的后置词。因此属格后置词是一种不同的句法元素，但它仍依惯例被称为一种格标记。

所有规范的属格结构基本上都由三部分组成：(1) *nomen regens* 或“支配/管理名词”；(2) *nomen rectum* 或“受支配的/受管理的名词”；(3) 属格后置词-ak (……的, of)。

*regens* 和 *rectum* 的头名词都可以被形容词或其他定语、物主词或指示代词及复数标记修饰——在元素的顺序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回到对名词链级序的讨论，下面表示具有单个属格结构的基本的扩展名词链的结构：

	REGENS			RECTUM + 属格			REGENS 修饰语			格标记	
	noun + adj			noun + adj + poss/dem + plural + ak			poss/dem + plural			case	

*rectum* (带有它的属格标记) 可以认为是 *regens* 的一种二级形容词修饰语，位于任何主要形容词成分和其后的物主或指示代词和/或人称复数标记之间。

{é} + {lugal+ak} + Ø > é lugal-la “王的房子”

{é} + {lugal+ak} + a > é lugal-la-ka “在 (-a) 王的房子里”

{dumu} + {lugal+ani+ak} + e > dumu lugal-a-na-ke<sub>4</sub> “由 (-e) 他的王的儿子”

{šeš tur} + {lugal mah+ak} + ene + Ø > šeš tur lugal mah-a-ke<sub>4</sub>-ne “崇高的王的年轻弟兄 (弟弟?)”

{šeš tur} + {lugal mah+zu+ak} + bi + ene + Ø > šeš tur lugal mah-za-bé-ne “你崇高的王的那些年轻弟兄 (弟弟?) 们”

## 1.2 多属格构造

苏美尔语的名词链可以有双重或更少见的三重嵌入的属格结构，尽管第三个属格从来没有以图表形式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属格结构成为另一个结构的新 *rectum*，属格后置词累积在链的末端。

regens + {regens + rectum + ak} + ak

regens + {regens + {regens + rectum + ak} + ak + (ak)}

如果组成部分均被定性(?)，具有双重或三重属格结构的链在理论上可能变得相当复杂，但在实践中，大概是为了清楚起见，形容词或代词的定性在这些形式中趋向于最低限度。如果需要这样的定性，语言可以使用先行(前在)属格结构来帮助将长链分解为更易于管理的子部分。

## 1.3 属格后置词的形式

属格后置词的最全形式为/ak/。但它受特殊的语音规则限制，这取决于在它之前或之后的元素。更正式的说法是，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形态音素//AK//，有四种

音位实现，这取决于它的语音环境，也就是说，它的前面或后面是一个元音(V)，一个辅音(C)，或一个零语素——即一个单词边界(#)——在语音功能上类似一个辅音。

	环境		
/ak/	C__V	é lugal+ak+a > é lugal-a-ka	在 (-a) 王的房子里
/k/	V__V	é dumu+ak+a > é dumu-ka	在儿子的房子里
/a/	C__C	é lugal+ak+šè > é lugal-a-šè	对 (-šè) 王的房子
	C__#	é lugal+ak+Ø > é lugal-a	王的房子
/Ø/	V__C	é dumu+ak+šè > é dumu-šè	对儿子的房子
	V__#	é dumu+ak+Ø > é dumu	儿子的房子

不太正式地说，/a/在辅音之前保留，/k/在元音之后保留。

上述方案有几个例外。首先，在 V\_\_#环境中，/a/很少出乎意料地出现，而不是 /Ø/，这可能是为了解决可能的歧义。例如，使用上面的说明é dumu-a 可以代替 é dumu。其次，在古巴比伦前的正字法中，/k/的存在显然被认为是属格的充分标志，而在其他情况下需要的/a/通常不写出来，尽管它可能被发音，例如é lugal-ka 而不是é lugal-la-ka。在更古老的文本中，甚至连名词的尾音都不能出现，例如ùnu-kam “它是 (-am) 小牛牧人的 (it is of the cattle herdsman)”，而不是像 Nik I 220 ii 4 中预期的ùnu-da-kam < unud+ak+am。在这个主要的表意文字书写系统的早期阶段，通常只有最重要的元素被拼写出来；剩下的可以留给母语者来提供。

当属格直接跟在物主词后面时，单数代词的元音/u/和/i/不出现，因此-ak 的作用就像它总是跟在辅音后面一样。但是在复数代词的最后一个/e/后面-ak 的行为正如预期。

sg	1	-ĝu <sub>10</sub> +ak+Ø	>	-ĝá	我的
	2	-zu+ak+Ø		-za	你的
	3p	-(a)ni+ak+Ø		-(a)-na	他/她的
	3i	-bi+ak+Ø		-ba	它（们）的（集体）
pl	1	-me+ak+Ø		-me	我们的
	2	-zunene+ak+Ø		-zu-ne-ne	你们的
	3p	-(a)nene+ak+Ø		-(a)-ne-ne	他们的（人称）

例：

ká iri+ĝu<sub>10</sub>+ak+Ø > ká iri-ĝá“我的城门”

ká iri+ĝu<sub>10</sub>+ak+šè > ká iri-ĝá-šè“对（-šè）我的城门”

é mah lugal+(a)nene+ak+Ø > é mah lugal-la-ne-ne“这些王的高耸的房子”

é mah lugal+(a)nene+ak+a > é mah lugal-la-ne-ne-ka“在（-a）这些王的高耸房子里”

注意物主词-bi“它（们）的”和指示后缀-bi“那个”是相同的元素，因此遵循相同的语音规则。因此 ká tùr+bi+ak > ká tùr-ba 可以被翻译为“它（们）的围栏（pen）的门”或“那围栏的门”。

1.4 与位格的比较

当位格后置词-a 作物主词后缀时，单数代词的/u/和/我/元音也删除；而且，当没有其他将导致属格的/k/出现的元音后缀时，产生的形式看起来和属格形式完全一样。然而，这两种格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复数形式中，位格的-a 总是出现，而属格的/a/总是被略去。

下面是物主词+位格形式：

sg	1	-ĝu <sub>10</sub> +ak+Ø	>	-ĝá	我的
	2	-zu+ak+Ø		-za	你的
	3p	-(a)ni+ak+Ø		-(a)-na	他/她的
	3i	-bi+ak+Ø		-ba	它（们）的（集体）
pl	1	-me+a	>	-me-a	我们的
	2	-zunene+a		-zu-ne-ne-a	你们的
	3p	-anene+a		-(a)-ne-ne-a	他们的（人称）

因此，名词链é-za 可以表示“你房子的”{é+zu+ak}或“在你房子里”{é+zu+a}，人们必须依赖上下文来决定哪一种含义是合适的。比较具有属格和位格特征的更完整形式:é lugal-za-ka“在你的王的房子里”{é lugal+zu+ak+a}，其中元音位格标记导致属格的/k/发音。相反，另一方面，像é lugal-za-šè这样的链，以限定格标记-šè“朝向（towards）”结尾。这里-za-只能被分析为代词加属格，即使最后的/k/是不可见的；位格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属格后面可以跟另一个格标记。这样分析é lugal+zu+ak+šè“对你的国王的房子。”

1.5 不规则属格形式

属格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用法，它们不符合严格的 REGENS + RECTUM + AK 形式。

A. 先行属格(§164)。此处 rectum 在 regens 之前，regens 用与 rectum 一致的物主词后缀标记。

lugal+ak diĝ ir+(a)ni+Ø > lugal-la diĝ ir-ra-ni

属王者其神 = 王的神

udu+ak lugal+bi+Ø > udu lugal-bi

属羊者其主 = 羊的主人

预期属格是苏美尔语一种非常常见的结构，它不仅被用作普通属格结构的格式替代，而且还有助于简化更复杂的名词链，将其分解成更易于管理的子部分。这也是初学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形式。

B. 无 regens 的属格(§167)。

这里属格被略去：

úri(m)ki+ak > úriki -ma“Ur 的他，Ur 人”

表示潜在的<dumu> úriki-ma“Ur 的子民/公民”或<lú> úriki-ma“Ur 的人”。对比古苏美尔语 DP 119 4:6 处，列出的人员均总结为 gême-d ba-ú-ka-me“他们是 geme-ba'u(-k)的全体人员”；许多并行文本实际上写了预期的 lú。这种省略的属格结构在当地人（？）（指的是民族起源或民族身份）中很常见，如上所述，在职业名称中也很常见，在某些类型的从属从句中也很常见，将在后面讨论名词化后缀-a 和关系从句的句法。

C. 表语属格。这里，不带 regens 的属格与动词“to be”的形式连用，构成名词性句子或从句的谓语。（名词性句是一个“X = Y”的句子，其中主语与谓语名词、代词或形容词相对应，如“Šulgi is king”、“the king am I”或“the king is great”。）这种结构在独立代词中特别常见，但也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名词中，例如é-bi šeš-gal-a-kam“那个房子是老兄的”。下列独立代词的范例以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am/“它是”为特征；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中，多写的一个-a-元音很常见。

sg	1	ĝā+ak+am	>	ĝā-(a)-kam	它是我的
	2	za+ak+am		za-(a)-kam	它是你的

	3p	ene+ak+am		e-ne-kam	它是他/她的
pl	1	—		—	—
	2	—		—	—
	3p	enene+ak+am		e-ne-ne-kam	它是他们的

这种结构下的 regens 可以被认为是被句法规则删除的重复主语，以避免冗余。

kù-bi <kù> gâ-a-kam

那个银子是我的 <银子> = 那个银子是我的

lú-ne <lú> iri-ba-kam

这人是那座城市的 <人> = 这人是那座城市的

D. 属格作隐性的施动者 (§166)。属格可以在几种不同的语境中用来暗示施动者，如形式里的较旧尊号 (?)。

dumu tud+a an+ak+Ø > dumu tu-da an-na“属 (神) An 者降生之孩子”=“An 生下的孩子”

文本例：

maš apin-lá è-a PN engar-kam {engar+ak+am}“这是属 (=由) 农场主 PN 引进的租赁税山羊”

udu gu<sub>7</sub>-a PN kuruš da-kam {kuruš da+ak+am}“这些是属 (=由) 养肥禽畜的 PN 用的羊”

gù-dé-a lú é dù-a-ke<sub>4</sub> {dù+a+ak+e}“由 Gudea，这个建成了的房子的人 (=建造了它的人)”

这种伴属格暗示的施动者的古老分词结构经常在皇家铭文中出现，替代更常见和更广泛使用的，施动者被明确地标记为作格后置词-e 的格式。这更丰富的第二种形式，将在苏美尔语的关系从句描述中再次提到，被称为 Mesanepada 结构，以一个早期国王的名字来说明它：

mes an+e pà(d)+a > mes an-né pà-da“An 选择的青年人”

最后要注意的是：初学者应该记住，大多数专有名词实际上都是短语，而许多常见的神圣和王室名字实际上是属格结构，其通常的引用形式并不总是明显的：

<sup>d</sup>nin-ġîr-su < <sup>d</sup>nin ġîrsu+ak“ (城市) Ġîrsu 的王后”

<sup>d</sup>nin-hur-saġ < <sup>d</sup>nin hursaġ +ak“高山的王后”

<sup>d</sup>nin-sún < <sup>d</sup>nin sún+ak“野牛的王后”

<sup>d</sup>inana < <sup>d</sup>nin an+ak“天堂之王后”

<sup>d</sup>dumu-zi-abzu < <sup>d</sup>dumu-zi abzu+ak“Abzu 的好孩子”

ur-<sup>d</sup>namma < ur <sup>d</sup>namma+ak“（女神）Namma 的狗”

当这样的属格名称后面跟着元音语法标记时，属格固有的/k/自然会出现，这是最初遇到的混淆的一个常见来源。

<sup>d</sup>nin+ġirsu+ak+e > <sup>d</sup>nin-ġir-su-ke<sub>4</sub>“由(-e) Ningirsu(-k)”

dumu ur-<sup>d</sup>namma+ak+ak+e > dumu ur-<sup>d</sup>namma-ka-ke<sub>4</sub>“由 Ur-Namma(-k)的儿子”

a-šà <sup>d</sup>nin+sún+ak+ak(+ak) > a-šà <sup>d</sup>nin-sún-na-ka“Ninsuna(-k)的领域的”

当第一次遇到具有固有的/k/尾音的名词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混淆，即：当后面没有元音时，以易丢失的辅音/k/结尾的词干，如属格标记的词干，会被按规则删除。

énsi(k)+Ø > ensí“主管者（主语）”

dumu énsi(k)+ak+e > dumu énsi-ka-ke<sub>4</sub>“由主管者的儿子”

ka(k)+a/ak > ka-ka“在(-a)嘴里/嘴的(-ak)”

在第二个短语中，两个/k/音的出现，乍一看，可能意味着两个属格标记的存在，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因为只有一个完整的属格结构(regens + rectum + ak)可以解释。最后一个词可以被当作重复名词。

## 2. 等同格

和属格一样，等同格表示名词或代词之间的关系。它也像属格一样，只带有一个名词性后置词；它在动词链中没有相应的中缀。它的基本含义是“像，如（like、as）”，但在下属的关系从句中，它可以具有时间状语的含义，如“正如”“与……同时”“一旦……就”“在……期间”“当……时候”。它也出现在各种标准的状语表达中，如 ur<sub>5</sub>-gin<sub>7</sub>“像这样，因此”、húl-la-gin<sub>7</sub>“快乐地（？）”或 a-na-gin<sub>7</sub>“像什么，怎样”。

等格通常用符号 GIM 来表示，传统上读作-gim。然而，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读成-gin<sub>7</sub> 更合适，也有迹象表明，最后的/n/可以被去掉。因此，符号 GIM 在过去也被少数早期的学者解读为-gi<sub>18</sub> 或-ge<sub>18</sub>。确定实际发音的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许多相互矛盾的音节的存在，包括：-gi-im， -gi-in， -ge-en， -gi/ge， -ki/ke，

或-gé/ke<sub>4</sub>（后三个例子代表单个符号，其有两种可能的读法）。详细讨论见 D. Frayn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1* (2008) 95。

它的读音可能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将只按照目前的惯例，把等同格读成-gin<sub>7</sub>，至于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切读音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ama-ni-gin<sub>7</sub>“像她的母亲一样”

dumu-saĝ lugal-la-gin<sub>7</sub>“像王的大儿子”

a-ba za-e-gin<sub>7</sub>“谁像你？”

VI. 系动词

苏美尔语中有两个动词“to be”。第一个是严格的动词词根ĝál“在场，存在”。第二种形式是/me/或/m/，其基本功能是连接，即标记非动词性或名词性句子的表语。它表示两个实体之间或一个实体与一个形容词之间的一致，将它们作为主语和表语连接起来，例如，“I am the king”或“the king is mighty”或最普遍的“X = Y.”由于它只表示一种同一性，它不传达时态的概念，可以根据上下文翻译成“is/are”、“was/were”或“will be”。联系词最常作为附着词出现，它是一种非重读（？）的元素，必须总是作为另一个单词的后缀，即作为名词性句子的第二部分（表语）。在简单的语境中，系动词是可选的，经常被省略。

1. 附着系动词

附着系动词是共轭的，其形式是动词的主语的格式。注意，在这个格式中，第三人称单数可用于人称主语和非人称/集体主语，而第三人称复数仅用于人称主语。

1	me + (e)n	>	-me-en	我是	
2	me + (e)n		-me-en	你是	
3p	m + Ø		-(V)m/-àm	他/她/它是； 它们是	古苏美尔语 -am <sub>6</sub>
1	me + (e)nden		-me-en-dè-en	我们是	
2	me + (e)nzen		-me-en-zé-en	你们是	
3p	me + (e)š		-me-eš	他们是（人称）	

在描述系动词形式时，一个老问题是，出现在所有非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元素中的 /e/ 元音是否应该分析成属于一个系动词词干/me/，或者是属于代词成分，如-en、-eš等。如果是前者，那么词干/me/的/e/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被删除。如果是后者，则系动词词干在所有形式中都是/m/。鉴于变体/me/可以出现在有限系动词



中(见下文),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假设两个同音异形词, /m/和/me/, 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这是这种问题的处境。在苏美尔语的语法词缀系统中, 意义主要由辅音元素构成, 为了与这个语法中的一般假设保持一致, Daniel A. Foxvog 坚持认为, 当这些主语代词以有限动词形式出现时也是如此, /e/是辅音成分之间的插入音或辅助元音, 使它们易于发音, 动词的主语范式在形式上是:-(e)n、-(e)n、-Ø、-(e)nden、-(e)nzen、-(e)š。注意符号Ø在这里再次表示零语素, 即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主语标记没有明显的表征。

当一个在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之前的单词或语法后缀也以辅音结尾时, 一个附着元音/a/将这个辅音和后面的系动词词干/m/分开。最终的表格写成-àm(A.AN)

(或在 Gudea 时代之前的-am<sub>6</sub>(AN)), 例如 lugal-àm“他是王”。在闭音节符号 Cam 中, 音节/am/也可以与前面的辅音连读, 例如 lugal-lam (在最后一个符号中/l/的重复或“抬起”只是一种正字法的习惯用法), 尽管这种形式更常被写成两个音节:lugal-la-àm。当前面的辅音是属格后置词-ak 的/k/时, /k/和系动词通常与 KAM 符号在一起写: ak+m > -a-kam。例如é lugal-la-kam“这是国王的房子”。

当一个元音在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之前时, 就不需要在/m/之前插入一个附属元音/a/, 如 dumu-zu-um“他是你的儿子”或者 ama-ni-im“她是他的母亲”, 但在后来的文章中, 人们偶尔也会在这里看到一个超级正确(?)的-àm。至少后来的一些抄写员显然忽视了语音规则, 并开始把-àm 用作所有语境中的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的标志。

在古苏美尔语中, 第三人称复数形式通常写成-me, 而不是-me-eš, 尽管完整的形式已经知道, 例如 sagi-me-eš“他们是斟酒人”(CT 50,36 7:8)。-me-éš (或-me-eš) 写法开始频繁出现于 Ur III 王朝后期。

在 Gudea 和 Ur III 的其他文本中, 最后的/n/并不总是各种语境中写出, 第一或第二人称系动词可以写成-me 而不是-me-en。详情参阅页底的文本示例。

以下名词性句:

gá-e lugal-me-en“我(强调)是王”

za-e ir<sub>11</sub>-me-en“你(强调)是奴隶”

ur-<sup>d</sup>namma lugal-àm“Ur-Namma 是王”

nin-bi ama-ni-im“那女士是他的母亲”

ad-da-ni šeš -zu-um“他父亲是你兄弟”

lú tur-e-ne šeš -me-eš“这些年轻人是兄弟 (The young men are brothers) ”

é-zu gal-la-àm“你的房子大”

munus-bi ama lugal-a-kam“那女人是王的母亲”

é-bi gâ-a-kam“那个房子是我的（文献（lit.）：属于我）”

在前面的简单说明中，主语和谓语没有被格标记（或者说，所有的词都属于无标记的通格）。由于系动词结构是非动词性的，它们通常可能没有副词性格标记，但表语事实上确实可以标记为修饰名词的等同格，例如 lú-bi lugal-gin<sub>7</sub>-nam {lugal+gin<sub>7</sub>+am}“那人像个国王”。

当一个系动词句或从句的主语是独立代词时，它经常被删除，但可以保留以表示强调：<gâ-e> lugal-me-en 'I am king'。另一方面，系动词可以与代词性主语结合，以提供非常强烈的强调：gâ-e-me-en lugal-me-en“我是我，我是王！”=“事实上我才是王！”

例：

ama nu-tuku-me ama-gû<sub>10</sub> zé-me {nu+tuku+me+n} {zé+me+n}

a nu-tuku-me a-gû<sub>10</sub> zé-me

我是个没有母亲的人——你是我的母亲！

我是个没有父亲的人——你是我的父亲！

zé-e-me maškim-a-ni hé-me {zé-e+me+n} {hé+me+n}

你！必须做他的督察员！

PN PN<sub>2</sub>-ra zi lugal gâ-e-me ha-na-šúm {gâ/gâ<sub>26</sub>-e+me+n}

{hé+na+Ø+šúm+Ø}

在王的一生中 {与格-ra 由-na-承继}，是我把 PN 给了 PN<sub>2</sub>！

## 2. 其他作用

系动词经常用来标记句子中的同位语或附加说明的插入语，如 <sup>d</sup>šul-gi-re lugal-àm é-gal in-dù“Shulgi(r)是王，他建造了宫殿。”

以 A. Falkenstein 的观点，它可以代表强烈强调（见 NSGU II pp.36-37 ad No. 22:11 的讨论和引用）。可能的例子：

1 sila mun-àm ka-ka-né ì-sub<sub>6</sub>-bé

1/4 的盐将应擦在她的嘴上（？）（1 quart of salt it shall be that will be rubbed onto her mouth）

出现在句子或从句的末尾的系动词一般似乎也能区分附加说明或强调的信息，但这种用法通常难以理解，因此在翻译中经常被忽略。

W. Heimpel 研究了用作比较标记的系动词，它随等同格后置词-gin<sup>7</sup>“像，如”的变化而变化(Studia Pohl Series Minor 2(1968) 33-36)。对于这样一个类似虚词的系动词，比较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双语词条：苏美尔语-àm = 阿卡德语 ki-ma “像，如”(Proto-Aa 8:2, MSL 14,89)。

例子：

udu ab-ba-gâ 180-àm ù gâb-ús-bi

我父亲的羊，180 只，和它们的牧人

PN-àm ma-an-š úm bí-in-du<sup>11</sup>

“是 PN，他(-n-)把它给了我(ma-)”关于这(bí-)他声称。

PN géme PN<sub>2</sub>-kam, é-šu-šúm-ma ì-zàh-àm, buru<sub>14</sub>-ka PN<sub>3</sub>-e in-dab<sub>5</sub>

PN，作为 PN<sub>2</sub> 的奴隶——她已经逃到 Ešušuma——被 PN<sub>3</sub> 在收获（的时节）抓住了。

u<sub>4</sub> inim lugal nu-ù-da-šub-ba-àm ba-sa<sub>10</sub>-a {nu+n+da+šub+Ø+a+am}

当他被卖掉时——关于他，王的话语尚未落下 (be laid down) 。

PN PN<sub>2</sub>-[da] nam-dam-šè-àm da-ga-na nu-ù-nú-a {nu+n+nú+Ø+a}

那 PN 还没和 PN<sub>2</sub> 像已婚的状态那样躺在卧室里(-n-)。

gù-dé-a šà<sup>d</sup> nin-gîr-su-ka u<sub>4</sub>-dam mu-na-è {ud+am}

对于 Gudea，Ningîrsu 的含义如日光涌现。

muš mah-àm a-e im-diri-ga-àm

它像条大蛇，漂浮在水上过来了。

### 3. 限定系动词

系动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准限定的动词，而不是一个附着词；加上一个动词前缀，通常是一个述行成分，如表请求的 hé-“祝愿，让”或否定的 nu-“不”。常见形式：

hé-em 或 hé-àm	愿他/她/它如此！	{hé+m+Ø}	(缩略作 hé-a or hé)
nu-um 或 nu-àm	他/她/它不是	{nu+m+Ø}	(缩略作 nu)
nu-me-eš	他们不是	{nu+me+š}	

例：

kù-bi hé-a še-bi hé-a, ki PN-ta šu la-ba-an-ti-a {hé+a(m)+Ø}

他并没有从 PN 的地盘获得它——无论它是那银子还是那大麦。

有些人将否定的有限系动词描述为否定的附着系动词, 通过音译将其与前面的头名词连接起来, 例如 saĝ-nu“他不是个奴隶”(p. Steinkeller, third millennium Texts (1992) p. 30)。

由名词化(关系化)的虚词-a 后缀构成的系动词从句, 通常用来表达“虽然, 即使”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 系动词词干语素/me/出现在所有形式里; 当没有其他动词性前缀时, 通常使用中性的元音前缀i-来表示有限形式(?) :

á nun ĝal zà-še-ni-šè húl-la ì-me-en-na-ke<sub>4</sub>-eš {i+me+(e)n+a+ak+eš}

因为我是那个展示伟大力量的人, 快乐在他的大腿上(?) , ……

ur-saĝ ug<sub>5</sub>-ga ì-me-ša-ke<sub>4</sub>-éš {i+me+(e)š+a+ak+eš}

因为他们是死去的英雄

lú igi-na sukkal nu-me-a {nu+me+Ø+a}

她前面的人, 虽然他不是一个牧师(大臣?) , ……

kur-gal <sup>d</sup>en-líl-da nu-me-a

没有大 Enlil 山的话

ùĝ-bi šika ku<sub>5</sub>-da nu-me-a bar-ba ba-e-si

虽然不是破掉的瓷片, 它的人们遍及它的郊区(-e-承继了-a)

é-ki saĝa e-me-a {i+me+Ø+a}

Eki, 虽然他过去是寺院管理者, ……

我们偶尔会遇到奇特形式的有限系动词, 包括有限系动词干用附加的附着系动词后缀与之共轭的形式, 例:

pi-lu<sub>5</sub>-da u<sub>4</sub>-bi-ta e-me-am<sub>6</sub> {i+me+am+Ø}

它在过去如习惯一样 (It was as the custom was in former times)

sug hé-me-àm

它已经真的变成沼泽一样的了

<sup>1</sup>PN dumu PN<sub>2</sub> gudu<sub>4</sub> — nu-mu-kuš ì-me-àm — PN<sub>3</sub> dumu PN<sub>4</sub> gudu<sub>4</sub>-ke<sub>4</sub>  
ba-an-tuk

PN, gudu<sub>4</sub>-牧师 PN<sub>2</sub> 的女儿—她是个寡妇—被 gudu<sub>4</sub>-牧师 PN<sub>4</sub> 的儿子 PN<sub>3</sub> 娶了。

šeš -ĝu<sub>10</sub> <sup>d</sup>nin-ĝír-su ga-nam-me-àm {gana+me+(a)m+Ø}

嘿(?) , 那实际上就是我的兄弟 Ningirsu! (ga-na 是感叹词, 这里作前缀。)

šu al-la nu-ù-da-me-a-aš {nu+n+da+me+Ø+a+šè}

由于（裁判员）Alla 的手没有（参与）于他（？）（这里系动词解释为完全规范的有限系动词。）

#### 4. 预成式前缀 nu-作有限动词

nu-“不”，作为前置词通常使动词形式变否定，有时也用作有限动词词根，具有系动词或存在意义，通常在结构中使用较小的动词前缀，主要用于使形式有限化。一种常见的形式是 V+nu+Ø > in-nu“它不是”，与此比较的是 OB 语法文本条目 in-nu = 阿卡德语 ū-la“不是（not being）”（MSL 4,164:24）。参见 ETCSL 和 Thomsen §364 中其他带有前缀 i- 以外的例子。

lū-še lugal-ĝu<sub>10</sub> in-nu. lū-še lugal-ĝu<sub>10</sub> hé-me-a

在那里的那个人不是我的王。实际上，那人才是我的王……

kur dilmun<sup>ki</sup> [(...)] x in-nu

Dilmun 的土地【……】不存在了。

kù ad-da i-nu

如果这里没有（属于）Adda 的银子

## VII. 副词和数词

### 1. 副词

#### 1.1 方式副词

像英语“fast”或“well”这样的简单的（单纯形？）副词在苏美尔语中相当少见。只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动词）词根可以起到副词的作用，如 mah“崇高的”，gal“极大的”，tur“（以）小的（方式？）”，或 hul“邪恶的”。这些非标记的副词由 J. Krecher 在 ASJ 9(1987) 74 和 Attinger, *É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sumérien*(1993) § 105d 列举。另外，苏美尔语主要通过以格标记结尾的状语表达来表现副词的想法。这些当中最常见的是简短的短语，通常仅由一个最基本的形容词或动词词根组成，或一个动词词根加一个名词化（关系化）后缀，最常接后面的是：

A. 限定位格 -e 'by'。比较 -e 和最后讨论的不定式的常规用法，注意 -e 经常删去前面的一个元音。

hul-la-e“高兴地” < hul“是高兴的（to be happy）”

hul-hul-e“很高兴地” < 同上

B. 限定格-šè(或-ěš/eš/aš/iš)“向着，如”。Attinger Eléments §105 现在称它为“副词效果的”标记/eš(e)/，使有别于限定格标记/še/。详见 V. Meyer-Lauvin 于 AV Attinger (2012) 215ff。

gal-le-eš“非常地，好地” < gal“大的，伟大的”

sud-rá-šè“遥远地，远离地” < sudr“远离，遥远的”

ul-šè“永远” < ul“远古的”

C. 序列-bi-š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限定格)。

gal-bi-šè“非常地，好地” < gal“大的，伟大的”

téš -bi-šè“一起” < téš“每一个，各自的（单个的？）”

D. -bi。最后一个可能是-bi-šè的缩写形式，但是 BI 符号更有可能被读为-bé，即后缀-bi 加上一个限定位格标记-e，它提供了副词的效力以替换掉限定格。

bíl-la-bé“狂热地” < bíl“是热的”

búr-ra-bé“公然地” < búr“放宽，使自由”

diri-bé“卓越地” < diri(g)“超越，胜过”

gibil-bé“重新” < gibil“是新的”

húl-la-bé“高兴地” < húl“是高兴的（to be happy）”

lipiš -bé“愤怒地” < lipiš“激怒”

téš -bé“它们全部” < téš“每一个，各自的”

ul<sub>4</sub>-la-bé“很快地，马上” < ul<sub>4</sub>“急忙”

以较少明显指示意义使用的仅仅是第三非人称单数物主词-bi 的后缀-bi，由其他物主词形成的比较少见的副词表达所表明。例：

dili-né“他独自，由他自己”

（非人称：dili-bé“它们独自”）

dili-zu-šè“由你自己”

diri-zu-šè“比你更多”

silim-ma-né“他很健康”{silim+a+(a)ni+e}

min-na-ne-ne“他们这两个，他们俩”(mìn+(a)nene+e)

（非人称：min-na-bé“它们俩”）

húl-la-né/na“他喜悦地”

1.2 时间、因果、局部化的副词表达

这些是一般的以维度后置词结尾的名词链，即位格-a“在……里”、离格-ta“从……来”、限定格-šè“向着”、限定位格-e“由，以，朝（？）”。此时后缀-bi 它的意义指示更明显，其他物主词也规则地使用。常见例：

ġi<sub>6</sub>-a“在晚上/在夜晚期间”

itu-da“在一个月里，按月地”{itud+a}

u<sub>4</sub>-ba“在那天，在那时，到那时”{ud+bi+a}

u<sub>4</sub>-bi-ta“从那时，后来”

u<sub>4</sub>-da“在白天/在当天，今天；当……时，假如（？）”{ud+a}

u<sub>4</sub>-dè“在日间”{ud+e}

bar-zu-šè“由于你，为了你”

mu-bi-šè“正因如此，与其那样，关于这个”

nam-bi-šè“为了这个，在那个场合”

igi-na“在他前面/面前（？）”

igi-bé“在它的前面，在前部（主导地位）”

igi-šè“向前，向主导地位，在……之前”

gaba-bi-šè“对抗、面对它”

eger-bé“在此之后，后来（局部上和时间上）”

eger-bi-ta“从那时起，此后”

eger-(r)a“后来”

ki-a“在适当位置，这里”

ki-ba“在这个位置，这里”

ki-bi-šè“向那个位置，到那边”

ki-ta“从那个位置，从那里”

ki-ġá“在我的位置/地方，和我一起”{ki+ġu<sub>10</sub>+a}

šà-ba“在它中间，在它里面”

šà-bi-ta“在它之外，从它”

ugu-bi-a“在它上面（？），最重要的是（？）”

zà-ba“在它边缘，在它旁边”

详见关系从句章节中类似形式的副词从属从句，注意从属连词 tukumbí“如果（？）”和 en-na“直到……为止”。

2. 疑问表达见代词及指示词处。

3. 句副词

Thomsen(§149)所称的“情态副词”的词干来源尚不明确，下列应按单独词理解：

ì-ne-éš“现在”

a-da-al/lam“现在”

i-gi<sub>4</sub>-in-zu“好像，仿佛” (Gudea 作 igi-zu) (B. Alster 在 Fs. Georg Molin (1983) 122f.建议排除“我肯定知道（这个）！” < \*i-gin-zu.)

4. 数词

4.1 基数

1	aš, diš, (dili)	60	ĝéš (d) (写作 DIŠ)
2	min, mìn	600	ĝéš (d)u (写作 U+DIŠ)
3	eš <sub>5</sub>		
4	limmu, límmu		
5	ía	3600	šár
6	àš	36000	šár' u (写作 ŠÁRx(UxKASKAL))
7	inim, umun <sub>5</sub>		
8	ussu		
9	ilimmu		
10	u		

4.2 序数

序数通过使用属格/ak/后跟系动词/am/构建，例：u<sub>4</sub> 2-kam“第二天”。

这种构造可以通过增加第二个属格/ak/常再后加位格-a 以扩展，即：

2-kam-ma“第二（个）”

2-kam-ma-ka“在第二次”

u<sub>4</sub> 2-kam-ma-ka“在第二天”

对于清楚且最新的数词解述，含 Ebla 文本的重要资料及数词构造的讨论，见 Edzard 2003, pp. 61-67



### 4.3 数词的表达

基数词可与物主词和格标记结合以形成状语(?)表达。如:

aš-a-né, aša-né“独自, 由他自己”{aš+(a)ni+e}

min-na-ne-ne“他们这两个”{min+(a)nene+Ø}

dili-bé, dili-bi-šè“独自, 由它(们)自己”

形容词 didli (< dili-dili)“几个, 各种各样的”及 hi-a“组合的, 分类的”常见于预选的(限定资格的?, qualifying)名词, 尤其是行政文本, 如:

lú didli-e-ne“各种各样的人”

lú-igi-nigin<sub>2</sub> didli“各种视察人员”

anše-hi-a“混合的驴”

乘法使用词干 a-rá“次数”指示。如:

mu<sup>d</sup> nanna kar-zi-da a-rá 2-kam-aš é-a-na ba-an-ku<sub>4</sub> {2+ak+am+šè}

“好码头”的 Nanna 年第二次进入了他的寺院。

(给 Ur 王朝Šulgi 王第 36 年的套话(?), -n-承继了-a)

## VIII. 副词性格

### 1. 通格 -Ø (§38-42; 169)

通格没有标记, 或者更理论上讲用一个零语素标记, 符号为-Ø。这是句子主语或受动者的情况(在介绍动词处有定义)。

### 2. 作格及限定位格 -e (§170-174)

正如 Thomsen 所观察到的 (§170), 我们可以把后置词-e 看作“具有两种作用的一个格助词, 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清楚”。类似地, G. Steiner (ASJ 12, 145 n. 39)也提到了作格和“位置格”-e, 形态上相同但功能上不同。G. Cunningham 称: “作格标记可以作进一步语法分析, 这种“指示”(指示格, 即本文“限定位格”locative-terminative)在从类似“和……联系, in(to) contact with”的意思中作为词汇漂洗出来, 表现更抽象的标记一个及物动词的主语的作用。”Jagersma 2010 §7.3 指出, 作格词“不仅同音, 而且与指示格标记同源。”无论以什么方式表达, 这就是这种语法的取向, 只有理解了它们的基本(或历史的)同一性, 我们才能自由地谈论作格和限定位格, 即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格助词。比较具从格

(ablative-instrumental case, 来自印欧语的概念)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见

后)。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它们视为截然不同的同音格助词，即使它们可能在过去某个时候从单一的格助词中分离出来。

作为作格的标记，-e 指的是施动者，动词事件的行为人或致因者，“由谁”或“因为”哪一个事件发生。在较早的文学作品中，学者们称这种情况为施事格，沿用了苏美尔语等语言的现代语言实践，苏美尔语的主语/宾语标记体系主要是作通格，而不是我们熟知的印欧语的主宾格取向定位。

作为限定位格的标记，-e 指的是事件发生的特定位置或对象，如“by, next to, at”或“on, upon, onto, over”。（这就是本文称“限定位格”的原因）这个感受可能很常见，有时可以先把限定位格翻译成“关于，就……而言，with respect to”或“关于，至于，regarding”，仅在这时再借助上下文更精确地确定方向或位置目标。一些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向格（Jacobson 早期）、近处格（Steiner、Jacobson 晚期、Attinger）或指示格（如 Jagersma）。由于结合了向格（“to, onto”）、近处格（“near, at, by”）、位格（“on”）和限定格（“to the end point”）的功能，因此为了避免限制意义的范围，不太明确的传统术语“限定位格”保留在这里。

限定位格还有些更特殊的用途。最重要的是，当与格对象是一个非人称名词时，它标记与格的对象：lugal-ra“给王”，但é-e“到房子”。相反，在后面会看到，使役句中用与格代替作格来表示第二人称。因此，与格和作格/限定位格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句法联系，其全部含义直到现在才被更好地理解。

限定位格通常用于构成状语（这与限定格-šè同一种用法）。例如：húl-la-e“幸福地”，téš-e“共同，一起”，u<sub>4</sub>-dè“在白天”，ul<sub>4</sub>-ul<sub>4</sub>-la-e“匆忙地”，ur<sub>5</sub>-re“因此”。

限定位格通常与所谓的不定式一起出现。它的作用是将不定式作为一种间接宾语与句子的主要动词连接起来，或者构成一种更常见的状语从句。有关例子参阅分词和不定式。

限定位格可以作为一种弱指示词或决定成分。在这种用法中，它可能与近指示（near-dexis）的指示代词后缀-e 有关，参见指示代词。这也可能起有时被描述为“casus pendens”-e（拉丁语“悬挂格”，即不直接与动词作句法联系的词格）甚至“呼格”-e 标记的作用，后者用于预测后文的说明 {原文如此}、主题化或集中注意点于被标记的名词（或代词）：lugal-e“关于王”“就王而言”“正在讨论中的王”。限定位格出现在分配词短语中，特别是与具从格后置词-ta 连用，如：ġuruš-e 10 sīla-ta“每位工人 10 夸脱（容量单位？）”。最后，像限定格一样（见后），它也少见地标记非人称名词之间比较的第二个成员（在人称名词和代词起此作用的

是人称与格) : é-bi é-gal lugal-a-ke<sub>4</sub> gal-àm“那座庙比王的宫殿更大 (大于王的宫殿) ”。

当前面有一个元音, 特别是另一个/e/时, -e 通常不出现在写作中。但例外并不少见, 特别是在晚期文本中, 旧的语音规则不再被一致遵循。在 Ur III 和更早的文本中, 当前面是/a/时, -e 可以作为-a 出现, 也可以作为-ù(或-u<sub>8</sub>)出现在/u/后面, 特别是在 OB 中, 如在 OB 中写 lú+e > lú-ù“由这个人”。见 Thomson 在其著作§172 中的讨论和例子。有人可能会推测, -e 不是在另一个元音之后完全消失, 而是有规律地与前面的元音同化, 然后作为元音的加长化出现在口语中, 尽管这种加长通常不会在书面上表示出来。比较 OB 的通常写法: 不定式 dù-ù-dè“建造”, 和它的标准的古苏美尔语对等词 dù-dè的 (写法差异) 现象, 两者都代表基本的 {dù+e+d+e} 。

与 Thomsen 和其他一些人不同的是, 这里遵循这样的习惯: 将第三人称物主词加隐含的限定位格序列-(a)ni+e 和-bi+e 写成-(a-)né和-bé, 而不是-(a)ni 和-bi。类似地, 我们将复数的序列-(a)ni+ene 和-bi+ene 写成-(a-)né-ne 和-bé-ne。

### 3. 与格 -ra

与格只能用于人称名词或代词。与通常与与格宾语连用的动词一起出现的非人称宾语, 则用限定位格-e 来标记。但这个规则并不是绝对的, 至少对人称名词来说是如此, 它偶尔会使用-e 而不是原定的-ra, 例如 ir<sub>11</sub> géme ù dumu-níta dumu-munus-ni A-na-ha-né-e ba-na-gi-in“这奴隶、女奴隶和他的儿子和女儿被证明 (是属于) Anahani 的”(RTC 290:11-12 Ur III)。-e 与-ra 的对比可以通过一对常见的 Ur III 官方表达: 羊的获得资格(如 ASJ 4, 132:5)和一个职业, 清晰地表现出来:

gud-e ús-sa“跟在牛后面的 (羊) ”

lugal-ra ús-sa“跟在王后面的 (人) ”

与格的引用形式通常是-ra, 它出现在辅音后面 (包括可丢失的尾音和属格-ak, 即使尾音或/k/在符号上不可见)。当它跟在元音后面, 在物主词后缀后面时, 它也可能只以-Vr (元音+r) 的形式出现。在时间早于 Ur III 早半期的文本中-Vr 常省略, Pre-Sargon (OS)时期文本至少在写作上也是, 且在动词链中与格符号只用一个与格维度前缀表示。例如, 比较下面两个 Pre-Sargon 时期 Lagaš的段落

en-ig-gal nu-bànda ú-ú ugula e-na-šid“监工(E)把它放在了领班(U)的账单上”  
{ugula+ra}

en-ig-gal nu-bànda ú-ú agrig-ra e-na-šid“监工(E)把它放在了负责人(U)的账单上”{agrig+ra}

-ra 搭配可丢失辅音的一个 OS（古苏美尔语）例子出现在 DP 59 rev. 7 中：

maš-da-ri-a En-èn-tar-zi-ra mu-na-de<sub>6</sub>“税款都被带给 Enentarzi 王”  
{en+entar+zi(d)+ra}

在语言的后期阶段，旧的音位配列规则往往被摒弃，-ra 可以在所有语境中使用。因此，短语 lugal+ra“对王”和 dumu lugal+ak+ra“对王的儿子”通常被写成 lugal-ra 和 dumu lugal-la-ra，而 lugal+ani+ra“对他的王”也可以写成 lugal-la-ni、lugal-la-ni-ir 或 lugal-la-ni-ra，这取决于当时的习惯。

也许与格最常见的用法是所谓的伦理(ethical) (?) 或受益格(benefactive)的与格，“为某人的利益”做某事，从这个一般意义上说，它可以与大多数动词一同出现，但特别用于表示给予的动词，如šúm“给予”、ba“分配，分摊，颁发”。

然而，在某些类型的动词中，与格（与人称名词或代词一起）用来表达方向或位置的意思：

动作朝向	du/ĝen	来，去
	ku <sub>4</sub> (r)	进入
	te(ĝ)	前往，靠近
	gurum	弯曲，鞠躬
到……位置前	ĝál	在那里，在……之前在场
	gub	站在……前
情感	sa <sub>6</sub>	对……好，令……高兴
	gig	令……痛苦/伤感情
	ki(g) áĝ	爱（字面：把爱给予）

就像非人称名词的限定位格一样，人称的与格-ra 可以标记用人称名词或代词的比较的第二个成员：

diĝir ir<sub>q</sub>-ra diĝir-re-e-ne-er rib-ba“强大的神，比（所有的）神都更出众”  
{diĝir+ene+ra}{Ibbi-Suen B A 38 OB}

<sup>d</sup>A-nun-na-ke<sub>4</sub>-ne za-e šu-mu-un-ne-íl-en“因此你被升得比 Anunna 诸神更高”  
{danunak+ene+ra}{Išme-Dagan X 18 OB}

lú-ne-er an-diri (= eli annîm rabi) “他比这位更伟大”

(OBGT I 332, 一个 OB 双语语法文本, -n-恢复-ra 读音)

偶尔, 特别是在 Ur III 的文本中, -ra 作为典型的人称间接格(oblique)标记, 取代了其他预期的后置位置, 如以下法律段落:

1 2/3 ma-na 1/2 gín kù-babbar PN-e PN<sub>2</sub>-ra in-da-tuku-a-ke<sub>4</sub>-eš

“因为 PN 有对 PN<sub>2</sub> 的 1 2/3 mina 又 1/2 shekel 银子 (的债务)”

NSGU 117:2-5 (Ur III) (这里-ra 取代了预期的随伴格-da)

与格也可以标记第二个 (工具性的) 施动者。

#### 4. 位格 -a

位格后置词-a 通常有“在……里”的意思, 但也可以根据语境自由地翻译为“到……里, into”、“在……上, on”、“在……当中, among”或类似的意思。在时间上, 它可以表示“在(某一天)”或“在确定时间点/在模糊时间点/在……期间”。例

如: u<sub>4</sub>+bi+a > u<sub>4</sub>-ba “在那天”=“在那时, 然后”或 uzud gúrum-ma šid-da “山羊在检查的时候数过了”。位格-a 是一个稳定的元音。不似属格标记-ak 的/a/, 它显然从不被省略到前面的元音 (尽管在 OB 动词形式中名词化的-a 后跟位格-a 时通常一道被写成单个/a/)。这一事实使得现在的一些学者提出, 位格实际上具有一些初始的辅音, 可能是一个声门闭塞音 (如 Jagersma 2010), 这可以防止被省略进前面的元音: /ʔa/。

作为“材料的位置”, -a 可以表示构成某物的物质:

é kù-ga i-ni-in-dù<sup>na4</sup> za-gìn-na i-ni-in-gùn “他用银子建造庙宇, 用石粉上色”  
{kù(g)+a, zagin+a}

(Enki's Journey 7 OB)

Ur III 朝代的文本及人名的-a 偶尔会代替与格-ra。

与限定格或限定位格一样, -a 可以标记比较的第二个成员:

me-bi me gal-gal me-me-a diri-ga

“它的神力是非常强大的神力, 超越所有的神力”(Gudea, Cyl A ix 12 Ur III)

èš nibruki èš abzu-a ab-diri

“Nippur 神殿: 超越 Abzu 的神殿”(Išme-Dagan C 1 OB)

#### 5. 随伴格 -da

后置词-da 被认为是通过所谓的语法化过程, 从名词 da “侧边”衍生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与……一起, 随其, 在旁边, 沿着……旁边(together) with, therewith,

beside, alongside”。在这样的一般意义下，它可以与许多不同类型的动词连用。它也经常用于标记间接宾语，例如：

表示相互或相互活动的动词：

sá“等同于，与……相匹敌”

du<sub>14</sub> mú“争吵”

a-da-man du<sub>11</sub>“与……竞争，争论”

gú lá“拥抱（字面：与……挂脖子）”

固定的情感动词：

húl“对……感到高兴，为……欢喜”

saġ-ki gíd“朝……皱眉头”

ní te/tuku“害怕”

su zī“对……（怕得）起鸡皮疙瘩”

随伴格可以表达简单的连接。它通常与后缀-bi 组合在一起，可以在一个名词短语中连接两个名词，这指的是“连词”-bi-da“和，and”。（相反，独立的连词û“和”是从阿卡德语借用来的，也用于连接从句。）在这种用法中，序列-bi-da 通常被缩短为-bi，所以记住后缀-bi 可以表示连接词“和”，也可以表示“那个”（指示代词）或“它（们）的”（所有格代词）。

lú lú-da“人与人”=“人和人”“两个人”

áb amar-bi-da“带着它的牛犊的牛”=“牛和牛犊”

nita munus-bi“和女性一起的男性”=“男性和女性”

注意下列例子，-bi-da 在属格-ak 之前的位置：maš-da-ri-a ki-a-naġ en-èn-tar-zi du-du saġa-bi-da-kam“这是给 Enentarzi 和管理者 Dudu 的奠酒场所的 m.税”（Nik I 195 1:4-2:3 OS）。一个-bi-da 的古苏美尔语变体是-bi-ta，如šu-níġin 158 udu sila<sub>4</sub>-bi-ta“总计 158 个绵羊和羊羔”（VAT 4444 2:3），这要么是-da 的一个被音译成-dá的正字法变体，或者可能是一个作随伴格用的（？）实际上的工具格-ta 后置词。

在使能性（？）（abilitative）作用上，随伴格也是苏美尔语中表达“能够”概念的唯一方式。这一意义只有在动词中用随伴格维度中缀来表示。参见 CAD L 152 le'û 词汇部分，即来自古巴比伦语和新巴比伦语语法文本的双语范例。

é in-da-an-dù“他通过他（自己）（in-da-）建造（-n-dù）了房子”

=“他有能力建造自己的房子”

## 6. 具从格（离格-工具格） -ta

顾名思义，具从格后置词-ta 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在它的从格（离格）用法中，它的基本意思是“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清除或分离/离别”。在空间上，它表示“离开（一个地方）”，“离开（一个区域或容器）”。在时间上，它可以用在状语短语或从句中，表示“当，自从，在（某事发生的时间）之后”，特别是与 u<sub>4</sub>“天，时间”连用：

u<sub>4</sub>-bi-ta“从那天，从那时，此后”from that day, since that time, thereafter

u<sub>4</sub> é ba-dù-a-ta“从庙建成的那天开始，since the day that (-a-) the temple had been built”

从格会趋向于取代位格，特别是在某些老式表达如 sahar-ta tuš“坐在尘土中”，也常见于描述发生在一个远离说话者的地方的行动，M.Civil 指出这个用法是“远指示(remote deixis)的位置”(JAOS 103 (1983) 63)，如 diġir-e é-mah-a-ni-ta nam in-tar“神从（在……里）他巍峨的寺庙里裁定了命运”。

在工具格用法中-ta 表示“通过，用，by means of, with”，如“用斧头砍”，“灌满水”。它也可用作副词来描述情感状态，例如：

lipiš-ta“带着怒气”>“愤怒地”

šà-ga-ni-ta“带着他/她的心”>“愿意地，乐意地”

šà-húl-a-ni-ta“带着他/她高兴的心情”>“快乐地”

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定-ta 是用于表示位格还是表示工具格，例如：

1 sila<sub>4</sub>-ga ne-mur-ta ba-šêĝ<sub>6</sub>

“1 只乳羊（被）在（与？）热的余烬里烤着”(BIN 3, 74:1-2 Ur III)

(45 sheep and goats) gir<sub>4</sub>-ta ba-šêĝ<sub>6</sub>

“45 只绵羊和山羊（被）在（用？）炉里烤着”(Kang, SACT I 171:1-4 Ur III)

（两者均是 Foxvog 引用自（apud，相当于英语 by/at/in the presence of）：Steinkeller, Bulletin on Sumerian Agriculture 8, 62 n. 7)

## 7. 限定格 -šè

该词的引用形式通常为-šè。然而，符号ŠÊ也有音值éš。有证据表明限定格在前面加辅音时可以发/eš/，在前面加元音时可以发/š/或/še/。写法比较如 gal-le-eš 对于 gal-bi-šè“非常/极大地”或 saġ-bi-šè 对于 saġ-bi-šè“在它前面/顶上”。Jagersma 2010 引用了以限定格结尾的人名 lú-niġ-lagar-e-eš (FAOS 17, 96: 3-5)。

Thomson 后来介绍了一种混合形式/eše/作为限定格的基本引用形式。相比的是

é-me-eš-e ġe<sub>26</sub>-nu“进我们房子里来！”(Inana-Dumuzi Y 33)的限定格被分析为 {é+me+(e)še}。 (后面 P. Attinger 将传统的限定格分成两个相关但功能不同的语素) 学者们通常不会尝试应用这些尚不确定的语音变化规则, 方便起见通常在大多数环境中将ŠĒ解读为šè。有关物主词后缀的限定格见代词表小结。

限定格的一般含义是“向……运动并终止于”一个轨迹或目标 (所以或许能称“终止格”?)。它不仅常用于运动动词和行为动词, 而且在感知或注意动词中也常见, 例如“看着”“听”“注意”。

en-en-né-ne-šè hal-ha-dam“它将被分发给全部的 (祖先的) 主”{en-en+ene+šè} (DP 222 r. 5:1'-2' OS)

ka-ta è-a lugal-ġá-šè ġizzal<sub>x</sub> hé-em-ši-ak

“我已经注意了从我的主子口中讲出的东西”(Išme-Dagan A 135 OB)

igi-zi mu-un-ši-in-bar-re-eš sipa <sup>d</sup>ur-<sup>d</sup>namma-ra

“他们将正直的眼对准他, 对着牧师 (?) Ur-Namma”(Ur-Namma B 36 Ur III)  
这里人称与格后置词-ra 取代了-šè, 但动词要求的限定格助词在动词前缀-n-ši-“朝着他”里保留。

DN-ra nam-ti PN-a-šè a mu-na-šè-ru

“为了 PN 的生活 (?) 他致力于 (表奉献的宾语) 给神 DN” (常见的 OS 献呈措辞)

限定格的第二个重要用途是构成副词短语, 如 gal-le-eš“极大, 很多, 很好”  
u<sub>4</sub>-dè-eš“就像那天”或 u<sub>4</sub>-ul-la-šè“直到遥远的日子, 永远”。Attinger(1993, pp. 168-70; 254-5)将这个生成副词的功能确认为一个新识别的语素, 他称该语素是发音为/eš(e)/的副词化 (?) 助词, 以区别于发音为/še/的限定格助词。相比的是 Steible, FAOS 9/2 129, 他将这个功能称为 Terminativ-Adverbialis, 这个术语让人想起阿卡德语的 Terminativ-Adverbialis 后缀-iš, 它也产生副词。在这个功能中, 限定格变化得比限定位格自由, 如同义词 téš-e, téš-bé, téš-bi-šè “一起, 统一地”一样。两组同义短语:

igi-bi-šè é ba-sa<sub>10</sub>“在他们 (目击者) 之前这个房子就被买走了”

(Steinkeller, Sales Documents No. 73:18 Ur III)

igi-bé saġ ba-šúm“在他们 (目击者) 之前这个奴隶就被做掉了”

(ibid., No. 68:17)

ġiš UR.UR-šè e-da-lá“他发动了有他参与的人对人格斗”{Vn+da+n+lá+Ø}



(Ent 28, 3:10 OS)

ġiš UR.UR-e e-da-lá (意思同上句)

(Ean 1, 9:1 OS)

可能与这个副词功能相关的是限定格“作为，处于……状态，as, in the role/status of, for”的用法，例如：

ur-<sup>d</sup>ma-mi maškim-šè in-da-an-gi<sub>4</sub>“作为长官，他自己退回了 Ur-Mami”

(NSGU 121:5 Ur III)

<sup>d</sup>šu-<sup>d</sup>suen ki-âĝ <sup>d</sup>nanna lugal <sup>d</sup>en-líl-le šà-ga-na in-pà

sipa kalam-ma ù an ub-da límму-ba-šè

“Šu-Sîn, Nanna 的挚爱，Enlil 在心中选定的作为国度和 1/4 世界的指导者”

(Šu-Sîn No. 7, 5-11 Ur III)

像限定位格一样，限定格可以标记比较中的第二个成员如é-gal-la-ni é-zu-šè mah-àm“他的宫殿比你的庙还大”。比照 diri-zu-šè“比你更多”(Letter Collection B 5:6 OB)。其他用法见 Thomsen §198-200。

## 8. 小结

如前所述，许多苏美尔语的动词通常需要或与处于特定副词性格中的补语（间接宾语）相联系。这对于所谓的“复合动词”来说尤其如此，即动词词根含特定的名词性受动者（宾语），当它们一起使用时，其表达的意思在我们熟悉的西方语言中常由单个单词表达。例如，复合动词 ki(g) - âĝ“去量取爱，to measure out love”=“去爱”预设了一个间接宾语，表示被爱的人（与格）或事物（限定位格）。Thomsen 的 Catalogue of Verbs (pp. 295-323)对动词（含复合动词）的间接宾语使用的典型格助词有详解。

通格	-Ø	主语/受动者，无标记
作格	-e	由（谁/哪一个）
限定位格	-e	关于，在（……上/附近），对（某物）
与格	-ra	对（人）
位格	-a	在/到……里，沿着，在……时间里
随伴格	-da	与……一起
具从格	-ta	从……（出）来，以……方法
限定格	-šè	朝着，以，作为（副词构造）

若有疑问，先视为限定位格“关于/至于”，再依据上下文确认。

名词性后缀-bi 有 3 个用法：

物主词：它（们）的

指示代词：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连词：和

## IX 动词介绍

### 1. 作格性

在印欧语的主语/宾语或主宾格语言中，不及物动词只有一个主语，如“the king (主语) died”。另一方面，及物动词通常不仅需要主格主语，还需要宾格的直接宾语，动词的动作是“指向”或转移的（拉丁文 trans-itivus“走过”），如“the king (主语) built the house (宾语)”。

苏美尔语是一种作格语言，在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没有显然的区别，“主语”概念具有明显的更大的含义，而“直接宾语”的概念在描述动词系统的工作方式时并不十分有用。一些学者目前将苏美尔语作为一种作格语言来研究，但他们遵循现代的语言实践，在句法上区分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的受动者（虚拟直接宾语），尽管两者具有相同的通格助词。这里也将遵循这一实践，即经历或经受一种状态、过程或事件的主语或受动者，对应导致这种状态或事件发生的施动者（源自拉丁语 agere“做”）。

作格一词（源自一个希腊动词，意为“工作，做”）被语言学家用来称呼标记施动者的格，也用来将具有作通格特征的语言，与那些在其基本的动词词法上显示主宾格对立的语言，如英语等作区分。

定理：每一个常规的苏美尔语句子或从句总是包含一个主语（或受动者）。另一方面，施动者将总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可选的句子添加项。

这两句恰好有同样的句法：

lú ba-úš“这人死了”{lú+Ø ba+√+Ø}[Ø~Ø]

é ba-dù“房子建造了”{é+Ø ba+√+Ø}[Ø~Ø]

lú和é分别是一个主语和一个受动者，都置于无标记的通格(-Ø)中。它们也在动词链中以第三人称单数动词主语的后缀表示（也是-Ø，见后面）。ba- 是一个动词前缀。对比含施动者的句子：

lugal-e lú ba-an-úš {lugal+e lú+Ø ba+n+√+Ø}[e~n][Ø~Ø]

由王使这个人死去=王使得这个人死=王杀掉了这个人

lugal-e é ba-an-dù {lugal+e é+Ø ba+n+√+Ø}[e~n][Ø~Ø]

由王使这个房子被建造=王使得这个房子被建造=王建造了这个房子

这两个句子在结构上也是相同的。lú和é仍然是通格。lugal“王”是施动者，以作格后置词-e 标记，在动词链中以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性前缀（或许是中缀）-n-（见后面完整的范例）标记。

词根úš“死”在英语中被认为是不及物动词，根 dù“建造”是及物动词。然而，由于在苏美尔语，不及物/及物动词的区别没有意义，故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任何的苏美尔人如何理解概念“去建造（某物）”的感觉，除诉诸一个被动语态的翻译“导致（某物）被建造，to cause something to be built”外，没有别的英文上的选择。在心理上把明显的及物词根转换成被动语态可能在最初有助于简化分析苏美尔语的动词形式的任务，例如 dù“被建造”。

根据熟悉的主语/直接宾语和及物性对比，更一般化地描述作格模式：

对作通格语言，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主语和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都是相同的格助词，即苏美尔语（和许多其他作格语言）的通格，但一个及物动词的主语格助词显然不同，即苏美尔语作格。

相比之下，在主宾格系统中，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的主语都用同一个格标记，典型的是主格，而及物动词的宾语则用不同的格标记，典型的是宾格。

Thomsen (§277-286)提到，一个苏美尔语动词以一个主语，即只有“一个参与者”为特点 {原文如此}。以同时具有受动者和施动者为特征的动词被称为“两参与者构造”。(Daniel A. Foxvog 在 *Orientalia* 44 (Rome, [1975])关于苏美尔语作格系统的文章中将主语/受动者和施动者分别称为“第一参与者”和“第二参与者”)一个句子也可以有额外的“参与者”，即各种间接宾语，如与格或位格短语。因为从技术上讲，一个句子包含的这两种参与者不是例如受动者-施动者或受动者-与格间接宾语等是可能的，故这个术语只有在仔细定义的情况下才有用，在本介绍中将避免使用。

最后观察上例中的后缀-Ø和中缀-n-如何将已提供在句子的名词链中的信息复现（复原）在动词链。在动词中加入名词信息的根本目的是提供一种使该信息代词化的方法。如果将前面四个例子的名词链全部删除，剩下的动词形式仍然是完整的苏美尔语句子，但仅有代词而不是名词性的主语和施动者。

ba-úš“他死了”；ba-an-úš“他杀了他（另一个人）”

ba-dù“它被建造”；ba-an-dù“他建造了这个”

2. 时态与体

虽然英语和其他现代欧洲语言显示体的特征，但他们的言语系统主要是面向时态的（主要的例外是斯拉夫语，其中时态和体是核心的且在语法上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苏美尔语是一种主要的体语言，其中动词的事件被视为只有最简单的，要么是“完成态”、要么是“未完成态，正在进行的”的术语区分。动词的完成体（完成式）通常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也可以指说话者认为将来某个时候肯定会发生的事件。动词的未完成体（未完成式）通常指现在发生或将来发生的事件，但它也可以指过去正在进行的行为。因此，苏美尔语的完成式在理论上可以明确翻译成英语的过去时或将来时(did, will certainly do)，而未完成式可以翻译成英语的过去时、现在时或将来时，其中不强调或暗示动作的完成。进行式、反复体或习惯体表达有时会证明是有用的(was/is/will be doing, did/will do repeated, used to do/always do)。许多学者使用当地阿卡德人语法学家的术语 hamṭu“快”和 marû“胖，慢”来指代苏美尔语的完成体和未完成体。

2.1 完成体的主语/受动者范式

一个句子的（不及物）主语或（及物）受动者的名词链用通格。这个主语也由对应的代词性后缀标记于完成时动词链，成对（共轭）表示人称、数量、性，置于词根或任何基于修饰语：

Sg	1	-(e)n	我
	2	-(e)n	你
	3	-Ø	他/她/它
Pl	1	-(e)nden	我们
	2	-(e)nzen	你们
	3p	-(e)š（在 OS 或只有-e）	他们（人称）
	3i	√ - √（重复/叠词）	它们（非人称）

第三人称单数的人称与非人称主语没有区分，均标记为-Ø。第三人称复数仅在人称主语时是后缀-(e)š，古苏美尔语去掉/š/，仅余-e。去掉/š/和没去掉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同一文本，如 Nik I 7 及 Nik I 14 同时有 ba-ug<sub>7</sub>-ge-éš和 ba-ug<sub>7</sub>-ge“他们死了”两种写法。/š/的选择性省略是否是音系学（方言或个人习语的不同）还是正字法的问题尚不明确。

动词词根的重复（即上述√ - √）用于表明第三人称复数非人称词（有时是人称词）主语，尤其语言早期：

máš-gán máš-gán-bi ba-bir-bir“它所有的居所都散布开了”

(Uruk Lament 5:9 OB)

sahar-du<sub>6</sub>-tag<sub>4</sub>-bi eden-na ki ba-ni-ús-ús {ki+e}

“他躺在草原里有它的许多坟岗的地上”

(Ent 28-29, 1:30f. OS)[-a~ni-][-e~ba-]

正如形容词可以重复以表明词根意思的多元化或强化, 后来的一些证据表明词根在限定的动词的重复同样能传达强化以及多元化, 即使这种做法可能是较晚的创新。在一场抄写员的辩论中, 两行连续的文字可能同时显示这两种用法(除非第一行也用多元化)。

é dù-dù-a-ni mu-un-gul-gul èrim-ma-ni mu-un-bu

nunuz ġar-ġar-ra-ni bí-in-gaz-gaz ab-ba im-mi-in-šú

“他(鱼)彻底地破坏了她(鸟)的造得很好的房子, 他撕裂了她的仓库, 在那里他打碎了所有她下的蛋, 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

(Bird and Fish 107f. OB)

在括号中显示的主语代词的/e/元音, 在 Foxvog 看来最好是视为一个辅助插入元音; 当一个词根以辅音结尾时, 用来把这个辅音和后面的辅音的主语后缀分开。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个辅助元音可以被同化为动词词根的前一个元音。(在传统的 Poebel-Falkenstein 描述中, /e/元音在形态上被视为后缀的一部分(-en、-eš等)当前面的词干以元音结尾时, 它被省略或收缩。)

ba+du+n	>	ba-du-un	我/你离去
ba+gub+n		ba-gub-bé-en (ba-gub-bu-un)	我/你站立
ba+tuš+Ø		ba-tuš	他/她/它坐下
ba+dù+Ø		ba-dù	它被建造
ba+tu(d)+nden		ba-tu-dè-en-dè-en	我们出生
ba+ku <sub>4</sub> (r)+nzen		ba-ku <sub>4</sub> -re-en-zé-en	你们进来了
ba+šub+š		ba-šub-bé-eš (ba-šub-bu-uš)	他们感到沮丧
ba+dù+dù		ba-dù-dù	它们被建造

2.2 完成体的施动者范式

表示一个句子的施动者的名词链用作格形式，用后置词-e 标记。在一个完全言语链中，这个施动者也被一个相应的动词前缀标记在完成体动词链。

Sg/Pl	1	-Ø/?	我，由我	Jagersma 2010 假设了-?
	2	-e-	你，由你	OB 之前是-Ø-或同化的-V-
	3p	-n-	他/她，由他/她	OB 之前是-Ø-或同化的-V-
	3i	-b-	它（们），由它（们）	
Pl	1	——		
	2	——		
	3p	-n-√-(e)š	他们，由他们	-n-在 Ur III 中期前不写

在动词前缀链的级序里，作格前缀始终是在词根前的最后一个位置，或者换句话说，是“前根位，preradical position”，即在我们转写动词前缀链时词根左边第一个前缀位置。见动词前缀链级序表。

在大多数时期，第一和第二人称的元素有问题。很可能在语言的早期阶段，这种对比与动词的主语的范式相同，即第三人称单数（-n-或-b-）与非第三人称单数（-Ø-，一些元音，或可能是前一个元音的延长）。直到 Gudea 时期才证实了第二个单数形式-e-的同化形式，如 ba+e > ba-a-。类似地，-n-经常作为同化后的元音出现，直到 Ur III 的末期，如 nu+e > nu-ù-，bí-in- > bí-i-，等等。-e-可能是阿卡德人抄写员的重制或创造。一些古巴比伦语法文本(J. Black, Sumerian Grammar in Babylonian Theory [1984])显示了一种人为的区分：第一人称单数-a-对第二人称单数-e-。

在这个施动者范式中，人称与非人称的区别只保留在第三人称代词中。第三人称复数序列-n-√-(e)š仅用于人称名词，而前缀-b-，就像相应的物主词（所有格）后缀-bi，通常仅用于非人称名词或集合的一组人。但在特殊情况下，-b-可以用来“物化”或轻蔑地指人，尤其是奴隶，如在 Inana's Descent 310 里：<sup>d</sup>inana iri-zu-šè êgen-ba e-ne ga-ba-ab-túm-mu-dè-en“Inana,去你的城市吧，让我们带走那一个(-b-)人！”（在鼓励式 ga-构造中前根位的-n/b-标记直接宾语）。也可以在写得不好的 OB 文本中找到-b-而不是-n-。

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复数施动者前缀没有被证实，也可能从未存在过。第三个复数人称前缀是不连续的，即由前缀-n-和后缀-(e)š组成（一个/e/或一个已同化的/V/出现在辅音字母后）分别放在词根的前面和后面。由于前缀-n-和后缀-(e)š可以分别有不同的用法，所以这个词缀的形态会引起歧义的动词形式。

lú ba-zi“这个人站起来了”{ba+zi(g)+Ø}

lú-ne ba-zi-ge-eš“这群人站起来了”{ba+zi(g)+š}

lugal-e lú ba-an-zi“王让这人站起来”{ba+n+zi(g)+Ø}

lugal-e lú-ne ba-an-zi-ge-eš“王让这群人站起来”{ba+n+zi(g)+š}

lugal-e-ne lú ba-an-zi-ge-eš“王们让他们站起来”{ba+n+zi(g)+š}

后两种动词形式在构造上相同，但功能不同。第一种包括第三个单数施动者标记 -n- 和第三个复数主语标记 -(e)š。第二个的特征是不连续的第三人称复数施动者标记 -n- √ -(e)š。如果主语和施动者被理解并仅用动词链中的代词性元素来标记，那么仅有动词链 ba-an-zi-ge-eš 将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只有上下文可以确定它囊括了什么意思。进一步注意到当使用复数标记 -n- √ -(e)š 时，-(e)š 后缀会替换任何作后缀的主语标记。因此，最小的动词句 ba-an-zi-ge-eš 实际上可以表示“他/她(-n-) 导致他们(-š) 站起来”或“他们(-n- √ -(e)š) 导致我/你/他/她/它/他们站起来”。下面这段语境中的动词有歧义，也可以翻译为“他们使他（等）转回来”：

ki-ni-šè bí-in-gur-ru-uš“他(-n-) 使他们(-š) 转回到他的地方。”{b+n+gur+š}

(Puzur-Šulgi letter to Ibbi-Sin 40 OB)[-šè~bí-]

-n- √ -(e)š 无疑是早期的创新，将第三人称单数前缀 -n- 加上第三人称复数主语后缀 -(e)š 而变成复数。相比的是命令式用第二人称复数主语后缀 -nzen 可以变成复数。-n- √ -(e)š 在古苏美尔语中是罕见的，即便并非未知（例如 Nik I 1554:5 中的 ba-ġar-éš），但特别是在经济文本中，单数动词形式经常用于复数，例如 šub-lugal-ke<sub>4</sub>-ne e-dab<sub>5</sub>“王的下属带走了它”(DP 641 8:8)。当名词链已经传递了这一信息时，动词上明确的复数施动者标记可能被认为没有必要加上。另一方面，在 Ur III 的经济文本中，以明确的复数元素 -(e)ne 标记的人称施动者在动词中以一个集体（集合）元素 -b- 而不是 -n- √ -(e)š 来复现的情况并不少见，如：

5 1/3 (bùr) aša<sub>5</sub> sig<sub>5</sub> àga-ús Tab-ba-ì-lí-ke<sub>4</sub>-ne íb-dab<sub>5</sub>

“5 1/3 bùr 的好田被 Tabba-ili 的护卫领走了”

(Contenau, Umma No. 100 2:1-4 Ur III)

130 gú 7 ma-na siki sig<sub>17</sub> ki Lú-<sup>d</sup>nin-ġír-su dumu Ir<sub>11</sub>-ġu<sub>10</sub>-ta dam-ġar-ne šu ba-ab-ti

“130 塔兰特又 7 mina 的黄色羊毛由商人从 I. 的儿子 L. 那里接收”

(HSS 4, 156:1-5 Ur III)

3. 所谓的“结合前缀” i-

当上述作格代词性前缀的其中一个作为动词前缀链中的唯一元素时，即当它在一个链中最开始、没有其他前缀时，那么——从这种语法的观点来看——该语言使用假体元音，通常是/i/，有时是/e/或/a/，以使某些构造变得可读。

Ø+dù+Ø > ì-dù“我建造了它”{施动者 Ø/?+√+第三人称单数受动者}

e+dù+Ø > e-dù“你建造了它”（无需假体元音）

n+dù+Ø > in-dù“他/她建造了它”

b+dù+Ø > ib-dù“他们（集合）建造了它”

n+dù+š > in-dù-uš“他们（人称）建造了它”

另一方面，如果前根位代词前面有以元音结尾的另一个前缀（几乎所有其他可能的前缀），则不需要假体元音。下面的例子表示了四种常见的含前缀的完成体（见动词前缀链表），以及两篇上下文段落。

ga+b+su > ga-ab-dù“我将取代它(-b-)”（鼓励式 ga-）

hé+n+dù+Ø > hé-en-dù“他确实建造了它”（请求式/希求式 hé-）

nu+n+dù+š > nu-un-dù-uš“他们没有建造它”（否定式 nu-）

u+b+dù+Ø > ub-dù“当他们（集合）建成它时”（前瞻式ù-）

tukum še ì-gál ... tukum nu-gál ...

“如果这里有大麦……（但）如果这里没有任何大麦……”

(TCS 1, 367 rev. 2'4' Ur III)

1 ama-áb 2 gir mu-1 zà ì-šu4 1 gir sig zà nu-šu4

“1 头母牛，2 个 1 岁小母牛上了烙印；一个（瘦）弱的小母牛没上烙印”

(Erm 14338 i 1-5 OS)

最后，如果一个句子没有出现施动者且没有任意前缀元素标记的其他语素，这个假体元音前缀可以仅表明动词是限定动词（谓语动词），因为根据定义，除了某些技术性例外，一个动词必须加一些前缀以视为限定动词(cf Thomsen§273)，如：

lú ghen+Ø > lú V+ghen+Ø > lú ì-ghen“这个人走了”

在早于 Ur III 中期的文本中，前缀-n-大多没有在书面上表现，尽管它偶尔的出现表明它为人所知或被感觉到在形态上存在。由于直到 Ur III 时期后期为止，第一人称单数元素没有标记（-Ø-或-'-），第二人称单数施动者也经常没有标记，这些正字法实践的不幸结果是，在早期文本中，像é ì-dù这样的句子可以被翻译



为“我，你，或他/她建造了房子”，或者甚至可以设想为一个没有施动者的句子“房子被建造了”，施动者完全取决于上下文。

C. Wilcke 观察到(AfO 25 (1974-77) 85 n. 8)，在古苏美尔语来自 Nippur 和苏美尔北部边界的Šuruppak 的文本中，最开始的假体元音只有i-，而在苏美尔中部的 Umma 文本中，它只是 e-。“i-”与“e-”之间的分异，除了表现在规则的动词前缀链之外，还表现在其他语境中。例如，在文学学院的文本 Scribe and His Perverse Son 132 中，Nippur 副本写i-ne-éš“现在”，而苏美尔南部的 Ur 副本写 e-ne-éš。

最后，早期 Umma 附近的 Lagaš 的文本显示了一个不完全一致的 i/e 元音和谐系统，假体元音和附加元音都有，取决于词根元音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面的维度前缀：/i/在/i/和/u/音之前，/e/在/e/和/a/音之前，例如i-šúm 和 e-ġar，见 Thomsen §7。

gag-bi é-gar<sub>8</sub>-ra bí-dù i-bi zà-ge bé-a<sub>5</sub> {bi+n+dù+Ø} {bi+n+ak+Ø}

“他在墙上插入了这钉子，他在边缘涂了油”

(Edzard, SRU 31 6:16-18 = OS property sale formula)

在 Sargonic 和更早的文本中，元音 a-经常取代没有施动者的“被动式”动词的i-，特别是在与格-na-之前（见Å Westenholz, Jena[1975] 8）。P. Steinkeller 指出 a-是“Fara、前 Sargonic 时期文本的特征，Sargonic 时期尽管程度较轻但也是”，“a-出现在暗示施动者但不写出来的句子中”，在功能上与真正无施动者的句子的前缀 ba-不同（第三千年法律和行政文本[1992]35）。在前 sargonic 时期的 Lagaš 文本中，a-常见的形式是 ab-√ 或 an-√，其中-b-或-n-表示一个轨迹而不是一个施动者。但这绝不是一个严格的系统；a-出现在其他语境中，也出现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在功能上无法区分，i-至少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可能是方言特征。然而，重要的是，a-也是静态前缀 al-的组成部分（见后）。

人们可以推测，最小形式i+√ 的前缀i-（变体 e-）的最终来源是一个前置的/n/，用于作格或位格意义。例如，在前 sargonic 的 Lagaš 经济语料中，前置/n/通常不发音，i/e-√ 形式通常与施动者或位格的名词链有关，这类名词链在这之后的时期中会用前置/n/来标记在动词上。（相比之下，最小无施动者动词在该语料库中通常采用“ba-√”的形式）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作前缀的/i/读音会被写在另一个主要读音是/ni/的符号上，那是另一种动词的位格前缀（见后）。上述对动词前缀元素/i/使用的解释与传统的 Poebel-Falkenstein 对结合前缀i-的解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被 Thomsen 等人继承和扩展。在我看来，这是

对苏美尔语法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释只有少数几个方面在逐渐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在任何情况下,“结合前缀”这一术语,指前缀 mu-、bí-、ba-以及i-,现在应该作为一个无用的误称而被抛弃。

#### 4. 静态前缀 al-

由于构成限定动词需要一些前缀,所以在简单的无施动者动词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动词前缀,这些前缀似乎不受意义或句法的严格要求,因此很难翻译。前缀“ba-”经常作为这种限定动词的构成形式(特别是所谓的“ba-”的“被动式”用法),在这种语境中,它通常不翻译。

这种语言实际上有一个用于这种情况的特殊前缀 al-。由于 al-总是出现在无施动者的句子中,阿卡德语中对以 al-为特征的动词形式的翻译有时会采用阿卡德语的无施动者的静态形式(动词变位构成的形容词,通常是被动意义,例如 paris “被切开”)。因此 al-被称为苏美尔语的静态前缀。

由于 al-的主要功能是使没有任何其他前缀的动词成为限定动词,因此 al-应该在动词的结构中独立存在。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它与一个先行词同时出现,从而破坏了它原本的意义,使它变得不必要。这些非常罕见的例外包括否定式 nu-al-√ 或 nu-ul-√, 以及前瞻式 ul-√ 或 ù-ul-√。后一种省略形式表明 al-可能应该被分析为一个元素/l/加上一个假体元音/a/ (见上)。因为/n/和/l/在某些语境中交替出现——比较否定式的先行词 nu-的语素变体 la-和 li-, 或者过时的名词形式 nu- < lú“人”——静态前缀 al-有可能追溯到早期的前根位的位格前缀 n+√ > an-√, 它仅仅用来将存在于“这个”空间中的一个最小的动词定位,从而使它成为限定动词。从以下三个平行条目中可以看出,前缀 al-对动词形式增加的信息很少或没有,这三个条目来自 Ur III 经济文本,其中以静态 al-为特征的相关的限定动词随简单的非限定过去分词变化。

50 <sup>urudu</sup> ha-bù-da dúb-ba (UET 3, 311:1) {dúb+a}

46 <sup>urudu</sup> ha-bù-da dúb-ba (UET 3, 312:1)

180 <sup>urudu</sup> ha-bù-da al-dúb-ba (UET 3, 396:1) {al+dúb+Ø+a}

“(数量)个铜锄头,都锻打(?)过了”

其他例:

1/18 (bùr) 20 (sar) kiri<sub>6</sub> gú pa<sub>5</sub>-PAD al-gâl

“存在于沟渠岸上的(面积)的果园”(MVN 3, 13 OS)

inim-bi igi-ne-ne-ta al-til

“在他们面前这件事结束了”(Edzard, SRU 20:32-33 Sargonic)

1(bán) ku<sub>6</sub> al-šeĝ<sub>6</sub>-ĝá {al+šeĝ+Ø+a}

“1 ban 的烧好的鱼”(Limet, Textes No. 93:9 Ur III)

diĝir-ama diĝir-a-a ul-su<sub>8</sub>-ge-eš-a-ta {ù+(a)l+su<sub>8</sub>(g)+eš+a+ta}

“当母神们与父神们在场/支持”(Lugalbanda in Hurrum 160 OB)

## 5. 基本句法

苏美尔语基本上是一种主-宾-谓(SOV)语言。在无动词的名词性句中，主语通常在谓语之前。在一个动词性的句子或从句中，最可靠的规则是动词处于最后的位置，尽管在文学语境中基于诗意的许可允许有例外。在只有一个主语的不及物动词句中，词序是主语-动词(SV)。在一个以有受动者和施动者为特征的及物动词句中，尽管可以将受者放在施者之前来使受者成为主题，通常的语序还是施动者-受动者-动词(SOV)。间接宾语和状语短语通常位于最开始的主语或施动者名词链（如果存在的话）和动词之间，尽管这些短语也可以通过把它们放在句子的前面以主题化。

当分析句子时：每个动词性句子或从句**总是**包括一个主语或受动者。先识别主语或受动者。一句话**可能**包括一个施动者，仅在识别主语或受动者后再确认施动者是否存在。定位主语需假设及物动词是被动式。

## X. 维度前缀导论

一个句子的主语（或受动者）属于通格，在完成体动词链中标记为一种后缀，即在动词词根后面的代词元素。名词链的任何剩余的副词性格（状语性格）都可以通过一个前缀（位于动词词根之前的元素）在动词链中复现。链中存在的每个前缀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与格总是在从格之前出现，从格总是在作格之前出现，等等。见动词前缀链表以了解前缀的级序。

由于 Falkenstein 语法学派认为维度前缀不能在动词结构开头，必须总是在一系列结合前缀（一种术语，没有在此语法中分析）的其中一个之前，这些前缀也因此被广泛地称为维度中缀而不是维度前缀。Edzard 的《苏美尔语法》2003 中使用了中性术语“指示字符”，从而避免了这个问题。

动词的维度前缀的最完整形式是由一个代词性元素和一个格助词元素组成的，格助词元素对应于一个特定的名词链的先行头名词和格后置词。这种模式适用于与格前缀、随伴格前缀、具从格前缀和限定格前缀，因此这些前缀构成一个子集，后面统称为维度前缀。在 Foxvog 看来，复现位格、作格和限定位格的名词链的

前缀理论上只由代词性元素组成，它们代表了前缀的第二个子集，即后面称核心前缀（遵循 Jacobsen），描述它们更困难，因将此单独处理。

1. 维度前缀代词

可以出现在维度前缀中的代词性元素与 hamtu 施动者的前缀类似，至少在单数前缀中是这样的。

Sg	1	mu/m	Jagersma 2010 在一些语境中假设了声门闭塞音
	2	Ø/e/r	OB 之前未同化的-e-尚未被证实
	3p	n	
	3i	b	
Pl	1	?	预测是 me
	2	?	预测是 e-ne
	3p	ne	

第一和第二人称单数元素的几种形式根据句点和与它们一起出现的格前缀标记交替出现；这种变化将在限定位格的核心前缀进行适当的详细讨论。与作格代词性元素一样，根据本语法中遵循的音系学模式，上述元素中的某一些在处于动词前缀链的最开始时，需要一个预设的假体元音来使它们能够发音，即：

mu+da+tuš+Ø > mu-da-tuš“他和我坐一起”

e+da+ti(l)+Ø > e-da-ti“他和你住一起”

n+da+ti(l)+Ø > in-da-ti“他和他/她住在一起”

b+da+gub+Ø > ib-da-gub“他和它站在一起”

ne+da+ġen+Ø > ì-ne-da-ġen“他和他们一道来了”

2. 维度前缀句法

维度前缀在理论上把句子中一个或多个名词链内已经存在的信息复现或重复到动词链。一个代词性元素和后面的格助词元素分别指向一个特定的名词链的先行头名词（带任何修饰语）和最后一个格后置词。

nin lugal-da in-da-tuš“王后和王坐在一起”[lugal~in-][-da~da-]

naġar iri-šè ib-ši-ġen“木匠去了城里”[iri-ib-][-šè~ši-]

一个句子可能包含许多名词链，但是可以由全方位前缀（代词性元素和格助词标记）复现的数量和种类有限制。一个动词链（理论上）最多可以（同时）包含一

一个作格前缀、一个限定位格前缀、一个与格前缀和一个其他维度前缀。它也可以加前面的第二种（子集）ba-前缀。一个动词链不可以包含来自于随伴格、具从格、限定格的子集的（任意）两个前缀。具体限制见前缀链图。因此，句子(a)是合乎语法的，但句子(b)不是。句子(b)必须用(c)或(d)来表示。（尽管前缀-ni-可以代替缺少的第二个前缀）

(a) lugal-e nin-ra iri-a é ì-na-ni-in-dù

王给王后在城里造了房子。（作格[-e~in-]、与格[-ra~na-]、位格[-a~ni-]）

(b) \*lugal nin-da iri-šè in-da-ab-ši-ĝen (“\*”指假设或不符规则)

王和王后一起去了城市。（随伴格[-da~da-]/限定格[-šè~ši-]）

(c) lugal nin-da iri-šè in-da-ĝen

（同上）（随伴格[-da~da-]）

(d) lugal nin-da iri-šè ib-ši-ĝen

（同上）（限定格[-šè~ši-]）

于当一个随伴格、具从格或限定格元素被使用时，若没有一个代词性元素来给动词的意思提供方向性的细微差别，上面的限制并不总是适用。这样的例子通常解释为删除了特定的“已被理解的”代词性宾语，如下列(b)所示。但是，比较一下Gudea 王室铭文中的形式(c)，其中三个从格前缀的同音变体被依次使用，以给动词的意思一个压倒性的从格意义。

(a) im-è“他出现在(-m-)此地”{m+√+Ø}

(b) im-ta-è“他（从那儿来）出现在此地”(?) {m+<b>+ta+√+Ø}

(c) ma-da-ra-ta-è“他出现并向着我来！”{ma+\*ta+\*ta+ta+√+Ø}

最后一种形式不寻常，可能代表了对语言资源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但它显然仍是说得很好的苏美尔语，并代表了一个很好的迹象，即：特别地，da/ta/ši 格助词元素可以独立使用，在不涉及任何特定目标或对象的情况下，为动词结构添加更多不确定方向性的意思。

句子的名词链和动词中的标记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例如，前缀可以使一个已被理解的名词链代词化，尤指出现在较早时期的句子或从句中的名词链。例如在记叙文中，假设下面的(b)句直接跟在(a)句后面，lugal“王”将是(b)的已被理解的主语，只标记为动词的零主语代词(-Ø)，而空间前缀-b-ši-将代词性地指一个可理解的名词链 iri-šè“向着城市”。

(a) lugal iri-bi-ta ib-ta-è“王已从那个城市离开”{b+ta+√+Ø}

(b) a-na-aš ib-ši-gi<sub>4</sub>“为什么他回到了这里？”{b+ši+√+Ø}

此外，第三人称单数的限定位格前缀-ni-（后有讨论）具有广泛和普遍的指称用途，并且它经常复现非位格的名词链。在下面它恢复了与格宾语和限定位格宾语。

kur-gal-e sipa <sup>d</sup>ur-<sup>d</sup>namma-ra nam gal mu-ni-in-tar

伟大之山（指 Enlil）决定了指导者 Ur-Namma 的伟大命运。

(Ur-Namma Hymn B 37 OB)

e-bi íd-nun-ta gú-eden-na-šè íb-ta-ni-è

那座堤坝已经从王子运河延长到沙漠之缘。(Ent 28 ii 1-3 OS)

最后，由于在名词性和动词性复合结构中标记相同的意思是多余的，格后置词或维度前缀都可以出于文体或其他原因省略，而不会造成重要信息的损失：

lugal dumu-ni-da in-da-gub“王和他的儿子站在一起”（完整）

(a) lugal dumu-ni-da ì-gub（简化）

(b) lugal dumu-ni in-da-gub

例如，在 OS 拉加什的经济文本中，省略名词性后置词和作前缀的代词元素的做法尤为常见。例：

lâ-a-ne-ne nu-ta-zi“这还没从它们剩下的量里扣除”{lâ+a+(a)nene+(ta)}

(Nik I 271 4:1 OS)

dub daġal nu-ta-zi“它没有从宽碑上去除下来”

(Nik I 210 4:1 OS)

甚至可以在同一文本中找到替代的标记法。例：

PNN PN2 e-da-sig<sub>7</sub>“PNN 与 PN<sub>2</sub> 住一起”

(CT 50, 36 11:2-3 OS)

PNN PN2 kurušda-da e-da-sig<sub>7</sub>“PNN 与养肥牲畜的 PN<sub>2</sub> 住一起”

(CT 50, 36 14:1-3)

一个普遍的原则是，动词里的一个句子名词性部分已出现的任何信息的标记，或反之（未出现的），基本上是可选的，由特定说话人自行决定。因此，在苏美尔语是一种活语言的早期文本中，维度前缀在动词结构中较为少见。仅在后来，特别是在苏美尔语消亡之后，动词中广泛复现名词性信息才成为常态，而在古巴比伦学校的文学文本中，动词表现出最复杂的，且常是幻想的维度前缀序列。例如一个人可以遇到 OB 时期的加复现位格和限定位格的核心前缀的动词，如Šulgi R

66: <sup>d</sup>nin-líl-da ki ġišbun-na-ka zà-ge mu-dì-ni-íb-si-éš“在盛宴之地他们与 Ninlil{mu+n+da}一起填补角落”[-e~-b-][-a~-ni-]

### 3. 词汇注 1

#### 3.1 助动词

许多苏美尔人的复合动词是由一个头名词和两个助动词中的一个组成的: du<sub>11</sub>(g)“做”、a<sub>5</sub>(k)“做, 执行, 制作”。这是一种高效的构词法, 而且存在许多这样的复合动词。常见例:

al - du<sub>11</sub>“渴望”

inim - du<sub>11</sub>“说”(常含省略的受动者<inim>)

in - du<sub>11</sub>“冒犯”

kaš<sub>4</sub> - du<sub>11</sub>“执行跑动, 跑”

mí - du<sub>11</sub>“善待, 照顾, 培养”

silim(-ma) - du<sub>11</sub>“行礼, 打招呼”

še-er-ka-an - du<sub>11</sub>“搞装饰”

šu - du<sub>11</sub>“用手, 尽力, 行动”

šùd - du<sub>11</sub>“做祈祷”

u<sub>6</sub> - du<sub>11</sub>“好奇”

<sup>(giš)</sup>al - a<sub>5</sub>“锄”

en-nu-ùġ - a<sub>5</sub>“观察”

kíġ - a<sub>5</sub>“做工作”

si-im(-si-im) - a<sub>5</sub>“嗅, 闻味道”

#### 3.2 迂回动词

助动词 du<sub>11</sub>(g)和 a<sub>5</sub>(k)也常与普通复合动词连用, 构成新的迂回动词, 除了在文体上与较简单的表达方式不同外, 两者在意义上似乎很少有区别。动词的基础表达形式是 hamṭu 分词(见后)。如:

á - dúb	拍打翅膀	á-dúb - a <sub>5</sub>	执行拍打翅膀
bar - tam	选择	bar-tam - a <sub>5</sub>	执行选择
ir - si-im	闻气味	ir-si-im - a <sub>5</sub>	执行闻气味>闻到
ki - su-ub	摩擦土地>拜倒	ki-su-ub - a <sub>5</sub>	执行摩擦土地>跪倒
pa - è	再次花费	pa-è - a <sub>5</sub>	执行再次花费

šu - luh	洗手	šu-luh - a <sub>5</sub>	执行清理（如运河）
šu - tag	用手摸	šu-tag - a <sub>5</sub>	执行手摸>装饰

全部标记了的维度前缀序列复现存在或已被理解的副词性名词链。

一些维度前缀格助词元素单独用，可向动词添加无特定方向性的意义。

## XI 维度前缀——与格元素

### 1. 与格前缀范式

Sg	1	ma-	与我	
	2	-ra-	与你	
	3p	-na-	与他/她	
	3i	ba-	和它（们）（非人称）	
Pl	1	me-	与我们	仅证实于 OB
	2	-e-ne-	与你们	仅证实于 OB
	3p	-ne-	与他们（人称）	

单数形式与格前缀由一个代词性元素/m//r//n//b/结合了格助词元素/a/组成，/a/与位格后置词-a形式相同且可能是/a/的来源。第一、三人称复数形式由代词元素/m//n/结合格助词元素/e/组成，/e/形式上或来自限定位格后置词-e。这些与格前缀总写为一起的开音节，即单字；代词性元素和格助词元素不会分开写。对于复数前缀，-ne-在所有时期都证实存在；me-仅见于少数 OB 文本，它可能是基于第一人称单数 ma-和第三人称复数-ne-的模拟而创造；-e-ne-可能也是基于第二人称单数代词性元素-e-人为创造。Edzard 2003, 12.8.1.5 引用了至少一处第三人称复数-ne-a-而非-e-的实例。第一、第二人称复数前缀总体上少见。

当-ra-、-na-、-ne-的其中一个在前缀链的起始位时，必须前加假体元音/i/。（有的文本或方言是/a/、/e/）相反 ma-、me-、ba-可直接作链的起始位，无需假体元音。当与格前缀前面有元音结尾的其他前缀时无需假体元音。对比下例，含前加否定完成体 nu-“不”：

ma-an-šúm > nu-ma-an-šúm“他（没）把它给我”

ì-ra-an-šúm > nu-ra-an-šúm“他（没）把它给你”

ì-na-an-šúm > nu-na-an-šúm“他（没）把它给他/她”

ba-an-šúm > la-ba-an-šúm“他（没）把它给它们”{nu+ba > la-ba-}



\*me-en-šúm > \*nu-me-en-šúm“他（没）把它给我们”（假设的）

ì-ne-en-šúm > nu-ne-en-sum“他（没）把它给他们”

许多时期-na-、-ne-及限定位格前缀-ni-的/n/是双数个，尤其在起始位时，如 in-na-an-du<sub>11</sub>, in-ne-gub-ba-a, an-ne-šúm, ba-an-na-šúm, ki an-na-âg-âgâ-ni, na-an-ni-in-è等。这是正字法的特征，形态上不重要（多数学者的观点），在分析动词时应讨论。其他地方在语法上也见类似/n/的重复，但有时是/m/乃至/b/。如： inima-an-ni (AuOr 14, 163 1:2' Ur III) < inim-ma-ni“他的话”， šu-du<sub>8</sub>-an-ni (BibMes 1,20 rev. 3' OAkk) < šu-du<sub>8</sub>-a-ni“他的保证”， hé-na-lá-en-ne (TCS 1, 30:6 Ur III) < hé-na-lá-e-ne“让他们支付他吧！”，常见的íb-bé而非íb-e“他说”，或频繁使用的起始性前缀序列 nam-mu- < na-mu-。

## 2. 与格前缀句法

与格（在苏美尔语里）仅仅是指人的；仅用于指示人的词。与格宾语以后置词-ra（元音后是-r/-Ø）标记，在动词链也以相关前缀标记。若没有名词链，则维度前缀代表代词性的宾语。例：

lugal-e engar-ra še ì-na-an-šúm“王将大麦给农夫”

énsi-ke<sub>4</sub> lú-ne-er níg-ba ì-ne-en-šúm“管理者给了这人礼物”

dîgir-ĝu<sub>10</sub> nam-lugal ma-an-šúm“我的君权是神给予的”

nam-ti sù ì-ra-an-šúm“他给予你长生”

另外地，若与格宾语是非人称的，则名词链不用与格-ra 而用限定位格后置词-e，在动词链记第三人称单数前缀-ba。这个规则基本适用，但注意作为集合的名词是非人称的性，允许人称词作集合词使用，用-e 标记，用-ba 在动词链复现。例：

um-ma-bé ad gi<sub>4</sub>-gi<sub>4</sub> ba-an-šúm ab-ba-bé inim-inim-ma ba-an-šúm

对这老妇人他给了建议，对这老头他给了商量。

(Curse of Agade 29-30 OB)

有人推测，历史上-e 一般用于人称名词，在动词以前缀-ni-复现，而且动词链中的名词性后置词-ra 与人称与格代词系列是二次创新。（原文如此）见 T.

Jacobsen 在 JAOS 103 (1983) 195 note j 的评论与案例。

许多我们不会与与格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动词表现出这种人称/与格与非人称/限定位格的对比，如英语“to approach”或“to come/go to”一个人（与格）或一个地方或事物（限定位格）。因此，与格基本上是一个维度元素，就像限定位格一样；它在道德上的与格或受益格（为某人的利益做某事）可能是一个二次

发展。结果很可能是，与格和限定位格最终将最好解释为同一个基本格助词的人称与非人称形式，同一种类的运动反应或运动方向。以下是几个平行的人称与非人称的例子：

lugal-e érin-e še ba-an-šúm“王给了军队大麦”

šagina-ne-er kù-babbar ì-ne-en-šúm“他把银子给了将军们”

inim diġir-ra an-e ba-te“神的言语抵近天堂”

lugal-ra ì-na-te“它靠近王”

### 3. 前缀 ba-的其他用法

虽然 ba-这个前缀的最初功能可能是表示限定位格的目的，尤其是非人称的“与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获得了更多的用途。

它通常作为一种非特异性的从格标记“从……远离”，经常与适当的从格维度元素（-ta-和-ra-）共同出现，形成后面讨论的强调从格前缀序列 ba-ta-，ba-ra-和 ba-da- (< ba-ta-)。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从格序列最初是否源于副词 bar-ra 或 bar-ta“外面”，它们以缩写和重新解释的形式附在动词链的开头，就像“前瞻式预成前缀”（原文 prospective preformative）ù-一样，几乎可以肯定，ù-源自名词 u<sub>4</sub>“天，时间”或维度前缀 da“一边”，后者源自名词 dā“一边”。参见 Falkenstein, ZA 45 (1939) 180f 的讨论。从格动词 ba-常与实际的或比喻的动词一起出现，表示从言语情境中拿走、破坏或其他形式的空间或时间上的移除。例如，它通常与动词 ūš“死亡”的（无施动者）形式一起出现，如 ba-ūs“他死了”。与动词 de<sub>6</sub>/túm“带来”一起使用时，它有规律地与动词前缀 mu-“向此地”一起变化，以增加相反的方向的细微差别：mu-un-de<sub>6</sub>“他带来了”和 ba-an-de<sub>6</sub>“他带走了”。

ba-也用于替代假体元音前缀 i-，用于不明显的方向的意义。这个用法在无施动者的动词形式中常见，如 é ba-dù“房子被建造”，ba-gub“他站着”。许多学者将 ba-描述为被动语态或中间语态的指示。可参见 Jagersma 2010 §21 的“middle marker”。

最后应当指出，在双语的古巴比伦语法文本(OBGT)中，ba-始终等同于阿卡德语的动词中缀-t-，它有四种不同的含义，取决于语法上下文：三种变更方向的用法和一种与时态相关的用法：分离格（从格），被动，反身和完成态/体。由于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在一个语言区域（德语 Sprachbund）亲密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可想象的是，阿卡德语的抄写员有时可能会以类似于阿卡德语-t-中缀的方式使用明显至少部分对应的苏美尔语元素 ba-，特别是在负责创造或保存大部

分现存苏美尔文学文本的 OB 时期学校, 而我们反过来又以这些文本为基础来作我们的语法描述。

在语言历史的某个阶段, ba-在前缀链中的排列顺序一定发生了变化, 反映出它扩展出新的使用范围。虽然它与其他与格有相同的起源, 并因此可以推测其原本与其他与格前缀有相同的级序, 但它最终能够与第二/第三人称的人称与格前缀共同出现: ba-ra-, ba-na-, ba-ne-。它不会与自己一起出现, \*ba-ba-, 也不会适当的苏美尔语境中与第一人前缀一起出现, 即\*ba-ma-或\*ba-me-。古巴比伦语法文本的 du/ĝen 范式确实使用了几种 ba-me-形式, 这些形式并不寻常, 可能是人为的阿卡德语翻译。在任何情况下, 尽管其有“与格”起源, ba-必须被分配一个排在其他与格前缀之前的级序。

继 Falkenstein 之后, Thomsen 将 ba-归类为“接合前缀”, Foxvog 认为这一前缀分类反映了对动词前缀系统全面分析的不足。她对这一传统描述的这类的扩展讨论见§341-351。

#### 4. 前缀 ba-用法实例

##### A. ba-作限定位格目标的复现

a na<sub>8</sub>-na<sub>8</sub> nu-na-šúm-mu anše a na<sub>8</sub>-na<sub>8</sub> nu-ba-šúm-mu {anše+e}

他未曾给予他(-na-)饮用水, 他未曾给予驴(-e)饮用水。(Ukg 6 2:6'-9' OS)

anše sur<sub>x</sub>(ÉREN)-ra-ke<sub>4</sub> ba-su<sub>8</sub>-ge-éš {ba+su<sub>8</sub>(g)+(e)š}

他们(人们)被安置在驴队里。(Genouillac, TSA 13 5:4 OS)

énsi-ke<sub>4</sub> diĝir iri-na-ke<sub>4</sub> rá-zu im-ma-bé {m+ba+b+e+Ø}

统领者向他城市的神祇执行祈祷仪式。(Gudea, Cyl B 1:15 Ur III)

im siki-ba-ke<sub>4</sub> gù ba-dé [-e~ba-]

羊毛配给板被要求。(TCS 1, 149:3-4 Ur III letter order)

ká-silim-ma-bi gišal-e bí-in-ra [-e~bí-]

kur-kur-re silim-silim-bi ba-kúr [-e~ba-]

他用镐子敲打幸福之门, 所有的土地上它们全部的幸福都变得怀有敌意。

##### B. 从格 ba-

PN-e nam-érim-bi un-ku<sub>5</sub> ìr ba-an-túm-mu {ba+n+túm+e+Ø}

当(u-)PN 关于这个宣誓, 他应当带走这个奴隶。

(Falkenstein, NSGU 212:14 Ur III.这里-n-标记未完成体动词的宾语)

##### C. 无施动者动词搭配 ba-

mu lugal-la ba-pà“王室的誓约发出”  
mu lugal-la in-pà“他发出的王室誓约”  
udu ba-ur<sub>4</sub>“这羊被剃毛了”  
udu nu-ur<sub>4</sub>“这羊还没被剃毛”  
mu é ba-dù“庙建造的那年”  
mu lugal-e é mu-dù“王建造庙的那年”{mu+n+dù+Ø}  
10,8.0.0 še gur-saĝ+ĝál é-a ba-si  
en-ig-gal nu-bànda é-é-bar-dbìl-àga-mes-šè-dù-a ì-si {in+si+Ø}  
608 s.-gur 的大麦储存在房里；监工 Eniggal 把它放到 E.仓库。  
(Nik I 83 1:1-2 & 5:4-7 OS)

D. 总结

除了 ba-以外，与格前缀仅复现人称与格宾语，即由后置词-ra 标记的名词链。  
ba-复现“非人称的与格”，由限定位格后置词-e 标记的名词链。  
非与格 ba-也可用作从格，或假体 i-前缀的难以翻译的替代，尤其在无施动者的“被动”（或中间）语态的动词形式。

XII. 维度前缀——随伴格、限定格与具从格

这三个格前缀表现出较小的音系学区别，可以一起看作一个单元。详细级序见动词前缀链表。格元素-da-、-ta-、-ši-常与其前面的代表格元素的对象代词元素一起出现，通常是先行名词链的头名词。但它们每个又可以用于无代词元素的情况，对动词的意思添加状语的、方向的或维度的细微差别。从格前缀-ra-/ -ri-是仅用作副词性的（状语的）、不与代词元素搭配的具从格-ta-的发展。其他含义见前述副词性格后置词。

1. 代词元素范式

与-da-、-ta-、-ši-一同出现的代词元素包括：

Sg	1	mu-/?-	Jagersma 2010 §16.2.5 假设了声门闭塞音
	2	-e-/Ø-	OB 之前，-e-向前面的元音同化
	3p	-n-	OB 之前-n-常不写出
	3i	-b-	
Pl	1	?	预测是 me-

	2	?	建议是-e-ne-
	3p	-ne-	

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元素是通感元素（原文 ventive element），详见后文。如预期，代词元素-Ø-、-n-、-b-和-ne-要求前置假体元音，使其在初始位时易于发音。

			假体元音
mu-da-ġen	{mu+da+√+Ø}	他和我一起走	×
e-da-ġen-en	{e+da+√+(e)n}	我和你一起走	×
ì-da-ġen	{Ø+da+√+Ø}	他和你一起走	√
ib-da-ġen	{b+da+√+Ø}	他待着它一起走	√
nu-un-da-ġen	{nu+n+da+√+Ø}	他不和他一起走	×

## 2. 随伴格

随伴格前缀的通常形式是-da-。早期文本中它也与后面的-b-绑定出现于文字 -dab<sub>6</sub>(URUDU)-。在 OS 第三人称复数人称前缀-ne-da-“和它们”常写成一个符号 -neda(PI)-。（见于 Ur-Namma Code §9）-da-的同化形式包括-di-或-dì(TI)-，尤其在限定位格-ni-前；及-de-，要么在第二人称单数代词-e-前/后，要么在含元音/e/的动词前，如 Sargon 时期文本 Edzard, SRU 98 2:2 = 99 4:15 的 an-dè-e<sub>11</sub> (= an-da-e<sub>11</sub>)。

许多前缀次序 ba-da-的实例分析为可能作从格用的前缀 ba-加上因处于元音之间导致/t/浊化的具从格前缀-ta-: ba-da- < \*ba-ta-。

中缀-da-“与……一起，在……旁边”被确认由名词 da“一边”语法化衍生。名词与中缀的比较：

dub énsi-ka-bi da lú-gi-na-ka ì-ġâl

统治者的关于这个(-bi)的写字板是与 Lugina 一起的。（=在 Lugina 身边）

dub ba-ba-ti 720 še gur ur-mes-ra in-da-ġâl-la

Babati 的（关于）Ur-mes 身边的 720 gur 的大麦的写字板

标准的随伴格使用例：

ki šà húl-la <sup>d</sup>nin-líl-lá-šè

<sup>d</sup>en-líl <sup>d</sup>nin-líl-da mu-dì-ni-in-u<sub>5</sub> {mu+n+da+n+n+u<sub>5</sub>+Ø}

他让 Enlil 与 Ninlil 一起骑乘，往让 Ninlil 的内心喜悦的地方。（Šu-Suen 王室铭文，Civil JCS 21, 34 12:9-11 Ur III）

<sup>d</sup>a-nun-na diĝir šeš-zu-ne hé-me-da-húl-húl-le-eš

{hé+mu+e+da+húl-húl+e+š}

愿你的兄弟神 Anuna 为你感到极大高兴! (Ur-Ninurta B 46 OB)

-da-在其能动性 (原文 abilitative) 用法中意为“能够, to be able”:

sahar <sup>giš</sup>dupšik-e nu-mu-e-da-an-si-si

你不能用土填满进(-e)工作筐。(Hoe and Plow 12 OB)

eden ama ugu-ĝu<sub>10</sub> inim mu-e-dè-zu-un

在荒原, 你可以告知我的生母 (生下我的那位) (Dumuzi's Dream 13 OB)

### 3. 限定格

限定格前缀常写作-ši-。在 OS Lagaš文本中, 它在以/e/或/a/元音为特征的动词词根前受[ji]变为[e]的古式元音和谐系统支配, 像限定格后置词那样写作符号 ŠĒ。这种元音和谐也作用于起始位假体元音:

-šè-置于/e/或/a/词根前: e-šè-ĝen, e-šè-ĝar

-ši-置于/i/或/u/词根前: ì-ši-šid, ì-ši-gub

-ši-的基本含义是“动向, 趋向”一个终点:

ĝe<sub>26</sub>-e <sup>d</sup>nin-hur-saĝ-ĝá mu-e-ši-túm-mu-un a-na níĝ-ba-ĝu<sub>10</sub>

如果我把 Ninhursaĝa 带给你, 我的回报会是什么? (Enki and Ninhursaĝ 224 OB)

tukumx-bi mu-bé šu uru<sub>12</sub>-dè ĝèštu hé-em-ši-gub (ur<sub>3</sub>+e+d+e)[-e~-ši-]

如果他下定决心擦掉这些线 (Gudea 雕像 B 9:12-16 Ur III)

### 4. 具从格-ta-

作从格用时-ta-的基本含义是“空间或时间上的分离与移除”。特别地, 它有“从……地方离开”“从某区域/容器中出来”之意。时间上表示“当……时, 自从, 在 (某事发生的时间) 以后”。作工具格用时意为“借助于, 用”。

itu-ta u<sub>4</sub> 24 ba-ta-zal

从这个月 24 号过掉(passed away)起 (ArOr 27, 369 No. 17:7 Ur III, 标准的日期记录格式)

1 gu<sub>4</sub>-ĝiš á gúb-bì ab-ta-ku<sub>5</sub>

一头左角从它身上切下的轭牛 (Westenholz, OSP 1, 101 1:1-3 Sargon 时期)

10 anše apin 2 kù gín-kam du<sub>6</sub>-gíd-da ì-ta-uru<sub>4</sub>

他有花了 2 舍客勒银子找 10 头犁驴犁过的长丘。

具从格前缀通常是-ta-，早在前 Sargon 时期，当在-ni-前面时可以被同化成-ti-，同位词-te-也被证实。

ki-sur-ra iri-na-ka íb-te-bal

（如果）她从她城市的边缘领地昏倒(Code of Ur-Namma §17 Ur III)（原文如此）

## 5. 从格-ra-

-ta-常作-da-，尤其是在前缀 ba-后面时。在 Gudea 时期，当前面有以/a/结尾的与格前缀（包括 ba-）时-ta-也可变为-ra-，尽管这不是强制性的。

ma-\*ta-an-šúm > ma-ra-an-šúm“他把它转让给了我”

ì-ra-\*ta-an-šúm > ì-ra-ra-an-šúm“他把它转让给了你”

ì-na-\*ta-an-šúm > ì-na-ra-an-šúm“他把它转让给了她”

ba-\*ta-an-šúm > ba-ra-an-šúm“他把它转让给了他们”

例：

gu<sub>4</sub> ú-gu dé-a-zu gú-mu-ra-ra-ba-al {ga+mu+ra+\*ta+ba-al}

你丢掉的那个我将给你寻回的牛(NSGU 132:4-5)

u<sub>4</sub> 2 u<sub>4</sub> 3 nu-ma-da-ab-zal {nu+m+ba+\*ta+b+zal+Ø}

他们不会让 2 或 3 天过掉(Gudea Cyl A 23:2 Ur III)

这些形式里-ra-不关联代词元素，而仅向动词加从格（而非工具格）的含义。能感觉到-ra-可指从格前缀，区别于具从格。-ra-可与-ta-（及源自-ta-的-da-）一同出现以强调从格意义，一大半的证据表明三个形式可共用以额外强调。添加的一系列从格比较：

u<sub>4</sub> ki-šár-ra ma-ta-è {ma+ta+è+Ø}

日光为我出现在地平线上(Cyl A 4:22 Ur III)

u<sub>4</sub> ki-šár-ra ma-ra-ta-è-a diġir-zu <sup>d</sup>nin-ġiš-zi-da {mu+ra+ta+è+Ø+a}

u<sub>4</sub>-gin<sub>7</sub> ki-šár-ra ma-ra-da-ra-ta-è {mu+ra+\*ta+\*ta+ta+è+Ø}

为你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日光是你的神 Ninġišzida，像日光一样他为你从地平线上从那里显现出来。

最后的变化出现于 OB 文学作品，即-ra- > -re/ri-，几乎总是与词根 bal 结合使用，如结构 im-me-re-bal-bal“他翻过它们所有（这些山）”。词根 bal 应读/bel/

以解释不寻常的同化范式: {m+ba+\*ta+bel+bel} > \*im-ma-ra-bel-bel > im-me-re-bel-bel。对比 hur-saĝ 7-kam bé-re-bal“他翻过了第 7 座山”(变体 im-te-bal), 形态上仅与{ba+ra+bal}有些相当。另对比命令式 zú bur<sub>5</sub><sup>mušen</sup>-ra bal-e-eb (变体 bal-a-[...], bal-e-bí-ib)“避开蝗虫(或鸟)的牙齿!”, 及 ki-sur-ra iri-na-ka íb-te-bal“(若)她从她城市的边缘领地昏倒”。

从格-re/ri-须与第二人称单数限定位格前缀-ri-分清。

(具-) 从格前缀用于非特定的、副词性意义, 尤其更带强调的序列 ba-ta-, ba-ra- 或 ba-da- (< ba-ta-)“从……离开, 来自”, 常见于搭配表达破坏、粉碎、杀害、结束、喜好的动词。在这类语境我们可推断从格给动词加上了“完全地、彻底地”概念。

如动词链级序表所示, 限定格与具从格(或从格)前缀互斥, 它们不会一同出现在动词链中。一个句子可确定由标记限定格和具从格的两个名词链组成, 但只有其中一个可复现到名词链。例: lugal-e ugnim eden-ta iri-ni-šè íb-ši-in-túm“王带着军队从荒原到他的城市”

(Foxvog 称) 一些语法书说从格-ta 和限定格-šè仅用于非人称名词, 但用于人称名词的情况即使少见也是实际证实了的。

## 6. 词汇注 2——复数动词

一些动词呈现互补的一对词干, 取决于主语(受动者)是单数还是复数。这些动词称作复数动词。包括:

1) ti(l)“生活, 居住”

sg. ti(l)

pl. sig<sub>7</sub> (= se<sub>12</sub> or si<sub>12</sub>)

lu<sub>5</sub>(g)/lu<sub>5</sub>(k)“生活”指动物, 也使用相同的复数词干 sig<sub>7</sub>。

2) gub“站立”

sg. gub(DU)

pl. su<sub>8</sub>(g)(DUoverDU), šu<sub>4</sub>(g) (Gudea)

3) tuš“坐下, 定居”

sg. tuš

pl. durun(TUŠ), dūr-ru-un, durun<sub>x</sub>(TUŠ.TUŠ)(OS), dú(TU)-ru-n(a) (Gudea)

有 4 个动词表现互补的 marû (未完成体) 和 hamṭu (完成体) 和复数词干, 见未完成体有限动词。标准语法将 tuš当作这类动词, 遵循下列范式:



	hamṭu	marû
sg.	tuš	dûr (Edzard、Thomsen 读 durun)
pl.	durun	durun

即便晚期可能确实存在上述范式，但存在明确表明/dur/的含义而缺少后面/r/的书写，如-tuš-û-ne 或 tuš-û-bi，而非-dûr-ru-ne 或 dûr-ru-bi，至少表明了这些例子中 tuš用作单数 marû和 hamṭu 形式。Attinger 提议单数 marû可能读[su(f)]。

### 7. 总结

随伴格、具从格、限定位格前缀可与/不与代词元素共用：

ib-ta-ġen“他从此来”

ba-ta-ġen“他离开了”

从格-ra-仅见于任一与格前缀 ma-、-ra-、-na-、ba-之后。

前缀序列 ba-ta、ba-ra-及 ba-da-给动词添加强调的从格含义。

### XIII. 核心前缀——作格与限定位格

限定位格前缀占动词前缀链的倒数第二位，完成体(hamṭu)作格前缀在最后一位。见动词前缀链表。

限定位格前缀复现了限定位格或位格名词链，但这里认为它们与作格前缀有关，在作用上也相关。作格与限定位格前缀仅包括基础的代词元素，代表了形式上与与格、随伴格、具从格和限定位格前缀相当不同的子集，后面那些前缀包括了代词元素和格元素。因能表达位置的、方向的或“维度的”含义，它们（作格和限定位格前缀）可以宽泛地分为“维度前缀”，但由于它们也能用于标记必需的核心句法关系，此后将遵循 T. Jacobsen 的术语习惯，作独立的“核心前缀”子集。

限定位格的形态和用法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描述，（Foxvog 认为）Thomsen 的重述为从这些混沌中理出秩序做了小小的努力。以下是 Foxvog 基于被证实的资料提出的重述。

#### 1. 作格/限定位格前缀范式

对比标记完成体施动者的代词元素，格元素 da/ta/ši 的对象和与格\*a （和\*e），及限定位格前缀，分别是：

		作格	da/ta/ši	与格	限定位格	
Sg	1	Ø/?	mu	ma	mu	1. OB 时期是-e-, Ur III 是同

	2	Ø/e <sup>1</sup>	Ø/e <sup>1</sup>	ra	ri	化的-V-, 更早期是-Ø- 2. OB 是-n-, Ur III 常同化为-V- 或 变体 /j/(nu-ù-, bí-ì-, ba-a-, ba-e-), 更早期常作-Ø- 3. 同一种元素
	3p	n <sup>2</sup>	n <sup>2</sup>	na	ni	
	3i	b	b	ba	bi	
Pl	1	——	?	me	?	
	2	——	?	?	?	
	3p	n-√-š	ne <sup>3</sup>	ne <sup>3</sup>	ne <sup>3</sup>	

单数形式里 4 个范式分为两套基本模式，一套见于词干和辅音起始的维度的格（方位格）(da/ta/ši)元素前，另一套见于元音/a/、/u/、/i/前。与格助词的元音可能是位格标记/a/（见位格后置词）在历史上被重新解释、利用为人称与格元素。

关于限定位格中/u/、/i/来源与意义的解释：Falkenstein 模式指出/i/是限定位格后置词-e 的一种形式，mu-是不能再分析的“变位前缀”；T. Jacobsen 主张/u/、/i/都是格元素，且前一个是古体的与第一、二人称语素有关的元素；更简单的解释（实质是依赖于历史学猜测的一种假说）认为是与其他动词形态和句法的特点相协调。

Foxvog 认为，如作格和限定位格用同一个后置词-e 那样，限定位格前缀历史上仅是作格前缀在前缀链中的第二次使用。因此限定位格系列原本与作格系列相同，除了第一人称里辅音/m/、/r/取代声门闭塞音或零音素，和（未确定且可能是次要的）第二人称的/e/。在历史学起源上，明显见于第三人称范式的/u/、/i/作为中插元音（英语 anaptyctic vowels）用于隔开邻近的辅音的元素。易于接受的是，限定位格前缀本质上是辅音，回忆到作格前缀明显稳定的/n/、/b/元素，承载着 4 个语素：人称、性、数和格。

作格和限定位格所有可能的顺序组合见下。它们均理论上可能存在，多数经常出现，少数由于语义上不可能存在而难见。（如两个第一或第二人称标记同现“我关于我”“你就你而言”）

m+Ø > mu-	r+Ø > -ri-	n+Ø > -ni-	b+Ø > bí-
m+e > mu-e (me-)	r+e > -ri- (-re-?)	n+e > -ni- (-né-?)	b+e > bí-
m+n > mu-un-	r+n > -ri-in-	n+n > -ni-in-	b+n > bí-in-
m+b > mu-ub-	r+b > -ri-ib-	n+b > -ni-ib-	b+b > bí-ib-

如与格前缀-ra-、-na-和-ne-那样，限定位格前缀-ri-、-ni-和-ne-（=与格-ne-）需加假体元音使置于起始位。

$r+n+\sqrt{\phantom{x}} > \grave{i}-ri-in-\sqrt{\phantom{x}}$                        $nu+r+n+\sqrt{\phantom{x}} > nu-ri-in-\sqrt{\phantom{x}}$   
 $n+b+\sqrt{\phantom{x}} > \grave{i}-ni-ib-\sqrt{\phantom{x}}$                       但  $nu+n+b+\sqrt{\phantom{x}} > nu-ni-ib-\sqrt{\phantom{x}}$   
 $ne+n+\sqrt{\phantom{x}} > \grave{i}-ne-en-\sqrt{\phantom{x}}$                        $nu+ne+n+\sqrt{\phantom{x}} > nu-ne-en-\sqrt{\phantom{x}}$

与/m/相关的插入音是/u/的缘由已不可考。通感命令式的/m/的辅助元音也常是/u/而非更常见的/a/:  $de_6+m > de_6-um$ “把它带来这里!”对比类似的原因不明的差异: 物主词后缀形式的/u/与/i/, 第一人称单数- $\hat{g}u_{10}$  和第二人称单数-zu, 对第三人称单数-(a)ni 和-bi。

限定位格前缀形式的/u/与/i/来自非语素的辅助元音, 这个观点在相同的物主词后缀的元音删除模式上得到加强。如与格前缀形式里元音性的格元素\*a 前无需假体元音/u/、/i/那样, 单数物主词的/u/与/i/在元音语法元素紧跟其后时不出现。单数物主词+与格后置词与对应的单数与格前缀对比:

	物主词		位格			与格
1	- $\hat{g}u_{10}$	+	a	>	- $\hat{g}á$	ma-
2	-zu				-za	-ra-
3p	-(a)ni				-(a)-na	-na-
3i	-bi				-ba	ba-

这种删除现象表明/u/与/i/用作与物主词连接的中插音, 以使纯辅音性的信息承载者 $\hat{g}/\eta/$ 、/z/、/n/和/b/在辅音性格后置词-da、-ta、-šè前或在名词链结尾时允许发音。

对于物主词(所有格)后缀与作格和限定位格前缀在形式上和基本功能上相同, 尽管有音系差别的说法, Foxvog 表示肯定。/ġ/与/m/在苏美尔语的主要方言中互相替换, 舌颤音化/s/、/z/→/r/在其他许多语言的历史上也常见。

ki-en-gi ki-uri gú bí-i-zi {bi+e+zi+Ø}

为了苏美尔和阿卡德, 你“抬起了脖颈”(Iddin-Dagan B 29 OB)

$\hat{g}uruš-me-en sila-šè um-è-en šà mu-un-sìg$

我, 一个年轻人, 当我出去到街上时, 我的(mu-)心被捣碎了。(Man and His God 34 OB)

根据上述说法, 涉及物主词的构造也可以写作 gú-bi e-zi 和šà- $\hat{g}u_{10}$  in-sìg。相反地, 物主词的仅起一般的指示作用而非所有格含义的用法:

nam-ti-il níġ-gig-ga-né hé-na {hé+n+a<sub>5</sub>+Ø}

愿生活成为他的一件痛苦的事(对他而言是痛苦的事)。(Ur-Namma 28 2:13-14 Ur III)

usar ér-ĝu<sub>10</sub> nu-še<sub>8</sub>-še<sub>8</sub>

邻居不会哭出(关于)我的眼泪。(Lugalbanda and Hurrum 155 OB)

## 2. 暗含意义(原文 implications)

着眼于动词链内容的历时演进和后置词同为-e 的作格与限定位格的基础联系及功能,除了表达限定位格语素的简单式,还有基于推测的更高阶的理论。

它解释为何限定位格前缀似乎总是后接作格前缀。(多见于 OB 及以后,常写-n-(或-e-)和-b-)从历史上看,限定位格前缀仅是作格前缀在动词链里用了第二次,所以这两个元素总同时出现,而且在动词链的级序相邻。

若上述理论正确,它将是有力的判断工具。若限定位格元素的存在假定了后面作格元素的存在,那么在仅第三人称非人称作格元素-b-经常出现的时期(几乎都是 OB 前的时期)动词的限定位格前缀自身会成为一些种类的人称施动者的指示,即便没有人称序位的区别。故 bí-dù可能指“我建造在这里”{b+Ø+√},“你建造在这里”{b+\*e+√}和“他/她建造在这里”{b+\*n+√}。

/m/和/r/作第一和第二人称单数代词元素的辅音可解释为与格前缀 ma-, -ra-(me-)的发展。但与格前缀不和与格后置词-ra 有关。与格仅是人称格助词,若与格传达的是“为某人的利益做某事”的基本概念,再把前缀-ra-作为全人称次序与格后置词-ra 的对应,在口头信息交换时,公认作首位的第一~第二人称“我~你”的定位将影响第二人称单数前缀-ra-的选择与否。(即为“你”的利益还是为“我”的)

第一人称单数限定位格标记 mu-一定是来自作维度前缀 da/ta/ši 的第一人称单数宾语的 mu-, 和随后以“朝我的方向,到此地,向我”的基本含义用作纯方向的通感元素的发展的灵感。

## 3. 所谓的位格前缀-ni-

许多现有教程视位格前缀-ni-为与 mu-、-ri- (有的还有 bí-) 无关的前缀。它们将前缀-ni-分为不可细分的位格的-ni-和由/n/+限定位格中缀格标记/\*l/所得的限定位格的-ni-。

这里认为位格-ni-复现位格后置词-a, 而限定位格-ni-是不表示位格含义的核心前缀。这两个同音词在动词词干前都能缩作-n-, 就像在动词词干前核心前缀 bí- → -b-一样。调节这种缩减行为的因素尚不明确。

过去的学者不愿分析这个常复现位格名词链的 bi-, 仅把它当作-ni-在非人称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对应, 这有可能是由于将 bi-划入了 Poebel-Falkenstein 的“接合前缀”分类。芝加哥苏美尔学家称 bi-源自 \*ba+l, 即与格前缀+限定位格元素。前缀 -ri-同样源自 \*ra+l。但在这里, bi-和-ri-作为核心前缀不是与限定位格 mu-和 ni-平行的形式。

问题在于 bi-的重要的共现限制。含 bí-的动词链不能再加与格、随伴格、具从格和限定位格维度前缀, 而前缀-ni-可以。因此可以写 i-na-ni-in-dù “他为了他在这里建造”, 但不能写 \*i-na-bí-in-dù。这种限制为何存在 (以及从何而来) 是一个长久的问题。Foxvog 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特征, 是出现于文字记录前的动词链发展产物, 其过程已不可考。无论如何, 要想在动词链同时加第三人称单数限定位格前缀和前述 4 个前缀的一种, 这个限定位格前缀就只能是-ni-。因此-ni-既能复现人称名词也能复现非人称名词。由于位格名词链很常见, 且限定位格前缀-ni-和 bí-都可用于复现位格名词链, 过去的学者倾向于将-ni-看作一般的、无性的、通用的位格前缀。

概括来讲 bí-仅用于第三人称非人称名词, 含 bi-的动词链不能再向 bi-前面加维度前缀。-ni-用作第三人称单数人称或非人称名词, 含-ni-的动词链可再向-ni-前面加维度前缀。如果坚持代词元素-n-和-b-的对比根源上说是指示词而非语言晚期的严格的人称与非人称的差别, 这种显然易见的性的规则的违反行为就变得不是很麻烦了。

从 Ur III 晚期文本来看, 自代词元素-n-始终写出之后, 当预设的-b-和-n-用于表示位置定位而非施动者时, 偶尔能观察到-n-标记位格的维度 (方位格) 对象的趋势。这无疑是多数人认为的“位格前缀”-ni- → -n-的缘故, 因此也或许能解释相对应的复现限定位格的 bí-→复现位格的-b-的偏好。定位位置的-ni-和 bí-及-n-和-b-的用法有足够的 irregularity, 可能的话会使理论观点的证明变得十分困难。这里替代性的描述有简洁的优势, 语言上也比较优雅, 但终归只是少数观点。

#### 4. 核心前缀的句法与功能

在完成体动词形式里作格前缀一般表示施动者, 限定位格前缀一般复现限定位格和位格后置词, 这是因为位格元素/a/重新解释为作前缀的与格助词, 并且没有其他动词元素能复现位格意义。但正式的与格前缀 ba-通常复现由限定位格后置词标记的“非人称与格”对象, 因此不是所有的限定位格名词链都以限定位格前缀复现到动词上。

但若作格(-e)和限定位格(-e)后置词在历史上是相同的，且若限定位格前缀真的是作格前缀在动词链的第二次利用，那么作格是否能用于表达位格意义，或者限定位格能否表达作格意义？

Falkenstein 称在确定的例子里预设的-n-和-b-标记仅表达位格含义，它们排除了施动者的表达。他进一步假定限定位格-ni-或 bí-有时会不可预见地失去元音，变成-n-或-b-，看起来像作格元素。只看表面意义的话这种音系处理没有必要。如名词性后置词-e 既可标记施动者也可表达空间的含义（在旁边，在上面），为何动词链的作格前缀不能表达空间含义？无疑的是它们表达施动者的情况远远多于表达位格含义，但这可能归因于无施动者的类似被动语态的句子有些不太常见，或者是避免用于空间感觉的表达以最大限度减小歧义。

有一种常被怀疑的作格前缀的特殊用法：看似无施动者的句子的动词含-n-或-b-标记，且搭配未复现的位格名词链。

za-pa-âg-gû<sub>10</sub> kur-kur-ra hé-en-dul [-ra~-en-]

让我的动乱覆盖所有外国的土地(Sumerian Letters A 2:10 OB)

ní me-lám an kù-ge íb-ús [-ge~íb-]

极佳的美景衬托圣洁的天空(Ur-Ninurta B 30 OB)

im-zu abzu-ba hé-éb-gi<sub>4</sub> [-ba~-éb-]

让你的黏土（？）回到（属于）它的深渊里！（Agade 的诅咒 231 OB）

u<sub>4</sub> ki-en-gi-ra ba-e-zal-la kur-ré hé-eb-zal [-ra~-e-][-ré~-eb-]

让经过了苏美尔的风暴再经过外国的土地（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486 OB，此处/e/ < /n/）

相反，限定位格前缀-ni-、bí-等经常表达位格含义“在里面，在……地点，在附近，在上面”等：

sig<sub>4</sub> kul-ab<sub>4</sub><sup>ki</sup>-a-ka gîri bí-in-gub [-ka~bí-]

他踏上了 Kulaba 的砌砖。（Enmerkar 和 Aratta 的主 299 OB）

éš-dam-ma ba-ni-in-ku<sub>4</sub> [-ma~-ni-]

她使她（自己）进了酒馆。（Inana 和 Bilulu 98 OB）

它也能标记施动者。但既然这样表示在同一个动词作格元素出现了第二次，那么这种用法是句子的第二个施动者出现的一种指示，指示使初始施动者导致事件发生的一个工具性的施动者。结果是使役构造。

ûg-e ú nir-gâl bí-gu<sub>7</sub> {b+Ø+√+Ø}[-e~bí-]

高贵的食物通过我(-Ø-)被人们(bí-)吃了。=我让人们吃了高贵的食物。

(Genouillac TCL XV 12:75 OB)

ù-mu-ni-gu<sub>7</sub> ù-mu-ni-naĝ

当(ù-)我(-Ø-)已让他(-ni-)吃掉它，当我已让他喝掉它（省略受动者<ú>“食物”和<a>“水”及类似的）（Dumuzi 和 Enkimdu 61 OB）

工具性施动者的存在并未得到多数认可，因为苏美尔语常用位格后置词代替人称名词+限定位格。例如，将上面第一个句子用 lú“男人，人”代替非人称集合名词 ùĝ，则理论上人称等价的句子是：

lú-ra ú nir-ĝál ì-ni-gu<sub>7</sub>

高贵的食物被我给这人吃了。=我让这人吃高贵的食物。

单独的与格可表达第二个施动者：

énsi-ke<sub>4</sub> en-ig-gal nu-bànda mu-na-gíd

统治者使它（田地）由(nu-bànda-\*ra = -na-)监工 Eniggal 测量。

复数工具性施动者则被很好地说明出来，见下面两个 OS 文本。第一个列出个体劳动者的名字和建造的运河长度，表达灌溉工作总结的动词带第三人称复数人称与格标记-ne-。第二个列出了非人称的无名工人的帮派，按大小和工头排列，工作总结的动词带第三人称集合非人称与格标记 ba-。

šu-níĝin 2 éš 2 gi e aša<sub>5</sub> ambar-ra šul-me nu-bànda e-ne-dù

{V+ne+n+dù+Ø}

总计 2 cord 和 2 rod 的沟渠。沼泽田。监工 Šulme 让他们(-ne-)建造。

(DP 657 5:1-4; cf. 617 8:5, 622 10:3, etc.)

šu-níĝin 30 nindan 2 gi e aša<sub>5</sub> gār-mud en-ig-gal nu-bànda šeš-tuš-a

e-ma-dù {Vm+ba+n+dù+Ø}

合计 30 nindan 2 rod 沟渠，Garmud 田，监工 Eniggal 让(-\*e)š.帮派建造。(DP 652 5:1ff.)

其他限定位格的案例：

ma-a-ra ĝiš ma-an-du<sub>11</sub> ne mu-un-su-ub

（我的配偶）与我交媾，（他的）嘴唇擦在我(mu-)身上(Inana and An B 17 OB, Emesal ma-a-ra = Emegir ĝá-a-ra)

á zi-da-za <sup>d</sup>utu iri-è {V+ri+Ø+è+Ø}

我将让 Utu（太阳）给你出现在你的右侧(Eannatum 1 7:6-8 OS)

<sup>d</sup>nin-hur-saĝ-ra du<sub>10</sub> zi-da-na mu-ni-tuš {mu+n+n+tuš+Ø}

她(Inanna)让 Ninhursaĝ坐在她坚定的膝盖上(Ean 1 iv 24-26 OS)

šu ha-mu-ne-bar-re {ha+mu+ne+bar+e+Ø}

让他(-Ø-)放走他们吧! (TCS 1, 240:9 Ur III) (šu - bar 搭配限定位格间接宾语, 这里是-ne-)

## 5. 总结

可以推断出作格/限定位格是原始的、高度通用的格助词, 根据它紧跟动词的位置推断, 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动词前缀链的格助词。剩下的动词链前缀可能是这样发展: 离动词越远, 加入的时间越新, 所传递信息在句法上的性质越不重要。作为第二近的副词性标记, 限定位格前缀成为最好的(?)一般间接格助词, 一个语言学上“较少标记”的格助词; 它实际上可以复现其他任何副词性后置词, 在晚期还常表达位格意义。

## XIV. 通感元素

在预成前缀后面、其他前缀前面的是通感元素的级序。这个元素的基础形式是/m/, 等同于第一人称单/复数与格前缀 ma-和 me-, 第一人称单数限定位格 mu-, 以及像 mu-da-gub“他和我一起站立”里面作格助词-da-、-ta-和-ši-的第一人称单数宾语代词 mu-的代词元素/m/。由于通感元素与上述的 m-和 mu-元素在形式上等同, 因此它们不能共现。通感元素仅搭配其他的动词维度与核心前缀。

用作第一人称的人称元素时, 其基本含义是“向着说话者的方向”“向此地, 向我”。它还有一个更一般化的含义“展现在眼前, 映入眼帘, 涌现, 浮现”, 此时的用法很“习语化”, 它对句意的贡献也尚未确定, 以至于现代阅读者常不翻译它们。

尽管在部分闪语族语言学家中尚存争议, 苏美尔语的通感元素很难说没被阿卡德语借入到通感后缀-(a)m/-(ni)m, 后者表达第一人称单数(与格)的“向着我”, 一般化“这里, 上面, 向前”, 在习语用法里也常不翻译。对比出现在其他阿卡德语与格后缀(如-šum“向他”, 对比宾格-šu“他”)的构词后缀/m/, 它在形态上是否也是借入到阿卡德语的也存争议。

### 1. 通感元素的形式与种类

苏美尔语的通感元素有两个同义异形体: /m/和/mu/。/m/紧跟动词词干前面, 在前缀 ba-、bi-后面(即代词元素/b/+元音的后面), 也在维度前缀元素 da/ta/ši 后面(即它们不加前置代词元素, 仅表达副词性意义时)。它仅以/m/形式出现



时需加假体元音，否则不能置于动词链的起始位。ba-和 bi-在前面是/m/时同化为-ma-和-mi-。

m+ġen+Ø > im-ġen“他来到这里”

m+ta+ġen+Ø > im-ta-ġen“他离开了”

m+ba+ġen+Ø > im-ma-ġen“他离开了”

m+b+n+ġar+Ø > im-mi-in-ġar“他把它安装在这里(in)”

但是：nu+m+ġen+Ø > nu-um-ġen“他没来这里”

其他情况用/mu/。在限定位格-ni-或-ri-前面可同化为 mi-，在与格-ra-或-na-前面可同化为 ma-。

m+Ø+ġar+Ø > mu-ġar“我把它设置了”

m+e+ġar+Ø > mu-e-ġar 或 me-ġar (OB)“你把它设置了”

m+n+ġar+Ø > mu-un-ġar“他把它设置了”

m+n+n+ġar+Ø > mu-ni-in-ġar 或 mi-ni-in-ġar(-ni-)“他把它设置在这当中”

m+n+da+ġen+Ø > mu-un-da-ġen“他和她一起来到这里”

m+ra+n+šúm+Ø > mu-ra-an-šúm 或 ma-ra-an-šúm“他把它给你”

m+r+n+šúm+Ø > mu-ri-in-šúm 或 mi-ri-in-šúm“他借助你给予了它”

m+ne+n+šúm+Ø > mu-ne-en-šúm“他把它给了他们”

类似的音位规则也见于命令式，即前缀切换到后缀位置的形式。

这里的音位规则：

在其前面时 M > (V)m-	√		
	da		
	ta		
	ši		
	ba	同化 →	(V)m-ma
	bi		(V)m-mi
在其前面时 M > mu-	Ø	据 Jagersma 2010，也可能是?	
	e	OB 变体：m+e > me-	
	n		
	b		

	ra/ri	=/r/+任何元音
	na/ni/ne	=/n/+任何元音

许多学者（如 Thomsen）仍称-m-与 mu-是两种不同的前缀，一些学者称 im-ma-是一个单独的前缀整体。

## 2. 正字法与用法

2.1 动词前面或维度前缀 da/ta/ši 前面加 mu-ub-是少见但被证实的用法：ùĝ saĝ-gíg-ga u<sub>8</sub>-gin<sub>7</sub> lu-a u<sub>6</sub> du<sub>10</sub> hu-mu-ub-du<sub>8</sub>（变体-du、-du<sub>11</sub>）“黑头的人们，众多如母羊，在我的指引下送出满意的赞美（行为）”也有(V)m-加在动词前面或维度前缀前面且动词链中期望的概括形式-b-丢失的案例。问题是(V)m-是否吸收了/b/，如 m+b+√ > mm+√ > im-√。（见 Attinger 1993, §178a）但除非把这个 im-√ 设定为长辅音 im:-√，否则难以解释两种 M 用一个音系学形态；然而长辅音不会表现在拼写上，这个问题因此无从解答。im-√ 动词形式最早从 Gudea 铭文才开始出现。或许在 OS 时期/mu/也起/(V)m/的作用。

2.2 更古时的文本常见/mm/形同化：m+bi > Vm-mi 或 m+ba > Vm-ma-，但仅写作单个/m/。Šulgi 赞歌 D 219/335 (Ur III)与 Gudea Cyl A 6:23/7:23 和 Cyl A 6:16/7:13-14 (Ur III)的对比：

A1. níĝ ki-en-gi-ra ba-a-gu-la kur-ra ga-àm-mi-íb-gu-ul {ba+n+gul+Ø+a}

我将在外国的地盘破坏在苏美尔这里已被破坏的那些东西。

A2. níĝ ki-en-gi-ra ba-a-gu-la kur-ra i-mi-in-gu-ul (= im-mi-)

他将在外国的地盘破坏了在苏美尔这里已被破坏的那些东西。

B1. šu-nir ki-áĝ-ni ù-mu-na-dím mu-zu ù-mi-sar (= um-mi-)

当你为他塑造成他钟爱的样式而且把你的名字写在它上面

B2. šu-nir ki-áĝ-ni mu-na-dím mu-ni im-mi-sar

他塑造成他钟爱的样式而且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C1. é-níĝ-GA-<ra>-za kišib ù-mi-kúr ĝiš ù-ma-ta-ĝar (= um-mi-, um-ma-)

当你去除了你储藏室的密封件，从它里面拿出木头放着

C2. é-níĝ-GA-ra-na kišib bí-kúr ĝiš im-ma-ta-ĝar

他去除了你储藏室的密封件，从里面拿出木头放着

2.3 与格-ra-或-na-前面的 mu- > ma-同化是选择性且难以预测的。

sig-ta<sup>giš</sup> ha-lu-úb<sup>giš</sup> NE-ha-an mu-ra-ta-è-dè {m+ra+ta+è(d)+e+Ø}

上面 *halub* 和 *nehan* 树的木头会为你呈现

igi-nim-ta<sup>giš</sup>eren<sup>giš</sup>šū-úr-me<sup>giš</sup>za-ba-lum ní-bi-a *ma-ra*-an-tùmu  
{m+ra+n+tùm+e+Ø}

下面雪松、柏树和桧树会把它呈现给你

kur<sup>giš</sup>esig-a-ka<sup>giš</sup>esig *ma-ra*-ni-tùmu {m+ra+n+n+tùm+e+Ø}

乌木山里的乌木也会拿来给你(Gudea Cyl A 12:3-7)

2.4 有建议称, Gudea 铭文首先得到证实的前缀序列 mi-ni-不仅是 mu-ni- (OB 的 mu-ri- > mi-ri-和 mu-ra- > ma-ra-) 的同化形式, 还可能是其他种类的同化。(Attinger 1993 §177)但 P. Delnero 称它们是同类的。

自从第二人称施动者标记-e-在 Ur III 时期第二次发展, 可能是类推了阿卡德语主语代词的范式, 有理由假设通感元素 mu- + -e-的用法可以按 mu- + -n-/-b-的用法类推。OB 的许多文本中常见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体 me- < m(u)-e-, 这是副本里的标准写法, 如: inim ga-mu-e-da-ab-du<sub>11</sub>“我将说些关于你的话”, 变体 ga-me-da-ab-du<sub>11</sub>(Lugalbanda 106)

OB 抄写学校的文本常见通感元素动词前缀序列的例外、新词或反常用法。这些异常形式在 Ur III 建立新正字法习惯时的经济和行政文件也常见。

### 3. 通感元素的作用

仅在少数语境起第一人称参考的作用, 其他地方意义或多或少不明确。

A. 搭配与格前缀时 ma-、me-总是标记第一人称

ma+n+šúm+Ø > ma-an-šúm“他把它给了我”

šúm+me+b > šúm-me-eb“把它给我们!” (OB 命令式)

注意将真的与格前缀与下列情况区分: (a)经 m+ba > -m-ma-同化的中缀-ma-, 早期文本仅写一个/m/, 如i-ma-、nu-ma-、hé-ma- < im-ma-、nu-um-ma-、hé-em-ma-等; (b)含第二人称单数元素-e-的 me- (mu-e-的一个变体), 如 mu-e-gar 或 me-gar“你设置了它”。仅少数第一人称复数与格 me-被证实, 含神话“Inana 的降落”提到的上述的命令式。OB 的文本也证实了 me-可以是 mu-e-的一个变体。

B. 当紧跟一个维度(方位格)元素 da/ta/ši 前面或作格前缀前面时可能指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性宾语或限定位格前缀。大多数时候不会这样出现。

m+da+gub+Ø > mu-da-gub“他和我一起站着”

m+n+šúm+Ø > mu-un-šúm“他让我给出它(不常见); 他在这里给出它(常见)”

C. 有明确的代词性宾语时紧跟一个维度前缀前面, 此时不会表示第一人称参考。

$m+ra+n+\check{s}um+\emptyset > mu-ra-an-\check{s}um$ “他把它交出来给你”

$m+e+da+\emptyset+d\dot{u}+\emptyset > mu-e-da-d\dot{u}$ “我和你一起建成了它”

D. 搭配确定的动作动词时, 常表达“到这里, 在这里”, 常搭配从格 *ba-*前缀。

$m+\hat{g}en+\emptyset > im-\hat{g}en$ “他来到这里” (通感)

$ba+\hat{g}en+\emptyset > ba-\hat{g}en$ “他离开了” (从格)

→  $m+ba+\hat{g}en+\emptyset > im-ma-\hat{g}en$ “他离开了这里” (通感+从格)

$m+n+de_6+\emptyset > mu-un-de_6$ “他把它带进来了”

$ba+n+de_6+\emptyset > ba-an-de_6$ “他提走了它”

相比状态动词, 动作或行为动词更常搭配通感元素, 与其基本的方向特性相一致。

状态动词加通感元素可表达方向的细微差别, 如:  $\hat{g}al$ “存在”→ $\hat{g}al$ +通感元素“生产”;  $zu$ “知道”→ $zu$ +通感元素“认出, 使学习”

Ur III 行政文本的简练语言里, 含施动者信息的动词常用通感元素, 无施动者动词倾向于加“被动态”的 *ba* 或中性 *i-*前缀。对比加施动者的  $mu-d\dot{u}$  { $m+n+d\dot{u}+\emptyset$ }“他建造了它”与无施动者的  $ba-d\dot{u}$ “它被建造”。

E. 人称的与格前缀似乎会吸收通感元素, 如  $mu-ra-$ 、 $mu-na-$ 、 $mu-ne-$ , 阿卡德语的通感元素也如此:  $iddina\check{s}um < iddin-am-\check{s}um$ “他给他 (另一人) 了”

F. 通感元素会有目的地添加细微差别, 可能指“到达要求的或最终的点, 到完成的点”。

$ur-lum-ma \acute{e}nsi umma^{ki} en-an-na-t\acute{u}m-me e ki-sur-ra {}^d nin-\hat{g}ir-su-ka-\check{s}\acute{e}$   
 $mu-gaz$  { $m+n+gaz+\emptyset$ }

Enanatum 打了 Umma 的统领 Urlumma, 一直到 Ninĝirsu 的边界沟渠。(En I 29 10:6-11:2 OS)

G. 当前缀链含需要以假体元音起始的元素时, 可以用通感元素代替 */i/*, 以向句意提供指向性色彩。

$mu-na-an-\check{s}um$ “他向他 (另一人) 分发了它”, 不用  $i-na-an-\check{s}um$

$mu-ni-in-\hat{g}ar$ “他在这里甚至了它”, 不用  $i-ni-in-\hat{g}ar$

H. 其他情况中通感元素是一种修辞手法, 翻译上与未修饰的句子有十分小的差别。下面是含动词  $<inim>$   $du_{11}$ “说”的句子, 通感元素难以翻译。

$e ki-sur-ra {}^d nin-\hat{g}ir-su-ka e ki-sur-ra {}^d nan\check{s}e \hat{g}a-kam i-mi-du_{11}$   
{ $Vm+b+n+du_{11}+\emptyset$ }

他声称: “Ninĝirsu 和 Nanše 的边界大坝是我的!” (Ent 28-29 4:24-28 OS)

an-ta-sur-ra ġâ-kam ki-sur-ra-ġu<sub>10</sub> bí-du<sub>11</sub> {b+n+du<sub>11</sub>+Ø}

他宣称: “Antasurra 是我的, 它是我的边界领地!” (Ukg 6 4:7'-9' OS)

下面赞歌的文段中第二个动词重复了第一个, 且加上通感元素表示意义的细微差别, 难以翻译。

lugal nam ġi<sub>4</sub>-rí-íb-tar<sup>ar</sup> nam-du<sub>10</sub> ġú-mu-rí-íb-tar<sup>ar</sup> {ġa+(mu+)r+b+tar}

王啊, 我将裁定关于你的命运, 我将裁定 (一个) 关于你的良运 (Šulgi D 384 Ur III)

许多平行文本可以证明通感元素可以向动词添加轻微的方向性的细微语义差别, 确定的翻译仍然困难。对比一段记叙文的前后句:

á mu-gur le-um za-ġin šu im-mi-du<sub>8</sub> {Vm+b+n+du<sub>8</sub>+Ø}

他 (战士) 弯出 (他的) 胳膊, 拿出一块石质的写字板 (Gudea Cyl A 5:3 Ur III)

á mu-gur le-um za-ġin šu bí-du<sub>8</sub>-a {b+n+du<sub>8</sub>+Ø+a}

那弯出 (他的) 胳膊并且拿出一块石质写字板的人 (战士) (Gudea Cyl A 6:3f.)

#### 4. 总结

通感元素主要有两种上下文相关的用法:

维度/核心前缀的第一人称的人称代词性宾语;

方向助词, 意即“向此地”“上, 外, 前”。

#### XV. 关系从句——名词化后缀-a

动词的后缀-a 以这几种名称为人所知: “名词化”“分词化”或“关系化”助词。它们被 Thomsen 称为“次级后缀” (S483-491; 512-518)。Edzard 2003 根据语法语境辨认了不同意义的-a 后缀。现今学术界称之为名词化后缀。简单讲-a 在大多数情况下构建限定或非限定的关系从句。

##### 1. 正字法

Gudea 时期, 分词 ki áġ+a“心爱的”常写作 ki áġ, 但 OB 时期抄写员常写 ki áġ-ġá 或 ki áġ-a。早期学者解释成给符号增加含末尾/a/音的一种新音值, 称长值, 如 áġa←áġ、aka←ak。这就是基于阿卡德语符号表证实的长值提出的“悬挂元音”

(德语 überhängender Vokal) 理论。无论使用这些“长值”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是通用习惯, 除非专门用来澄清含义, 否则一般避免使用。问题在于正字法而非语法, 且与早期文本经常不写出它的行为密切相关; 如第三人称单数物主词 (所有

格) 后缀-(a)ni 或属格后置词-ak 的/a/, 即 lugal-ni“他的王”或 é lagaš<sup>ki</sup>-ka“在 Lagash 的庙里”

在晚期正字法里后缀-a 会隐藏后面的位格后置词-a。如时间从句 {u<sub>4</sub> é Vn+dù+Ø+a+a}“在他建造房子的那天”可写作 u<sub>4</sub> é in-dù-a, 而非完全体的 u<sub>4</sub> é in-dù-a-a。这种缩略写法难以判断出位格-a 是否省略到相对性后缀-a, 或两个后缀的结合是否发长元音, 毕竟元音的音长不会写出。

当分析构型时注意不要误解名词化-a 与物主词后缀的-(a)ni 的/a/。物主词后缀的/a/仅在辅音后面出现。因此 é dù-a-ni {é dù+a+(a)ni}“他的建好的房子”的/a/应理解为名词化后缀, 而不是物主词后缀的辅助元音。

## 2. 一般句法规则

后缀-a 占据整个动词链的最后一位, 意即置于情态后缀-(e)d-后面, 和在主语及命令式施动者的代词性后缀后面。单独的-a 偶见于平行从句, 表示从属的全部一系列内容而非这些内容里单独的动词。Thomsen 称-a 是句法助词而非语素性的标记。这个后缀的基本功能是将限定的基本陈述句转为相对或次级的小句。可以是限定的:

lugal-e é in-dù > lugal lú é in-dù-a

王建造了房子→国王, 那个建造了房子的人

也可以是非限定的:

é ba-dù > é dù-a

房屋被建造→那个造出来的房子

关系从句代替同位的名词, 占据额外的一个名词链, 置于头名词(和任何形容词)与后面的物主词、指示词、人称性、单复数和格助词之间。换句话说, 关系从句作为一种“次级的形容词”嵌入了名词链。下面(a)表示将作为关系从句嵌入名词链的原句, (b)表示接受嵌入的名词链, (c)是构造好的名词链:

(a) lugal-e é mah in-dù“王建造了这高耸的庙宇”

(b) é mah-bi-ta“从那高耸的庙里”

(c) é mah [lugal-e <é mah> dù-a] -bi-ta > é mah lugal-e dù-a-bi-ta  
“从王建造的高耸的庙里”

注意原句的受动者应删去以避免冗余。当主句的头名词是关系从句的施动者时, 关系从句的施动者会换为关系代词, 见后文。

更复杂的句子中受扩展名词链的头名词难以辨别，甚至在部分习语表达中略去，但基本句法类似。

一个句子所含的名词链可以表示主语（通格）、施动者、间接宾语或状语（副词性）短语，它们每一种都可以用关系从句。含并列的关系从句的句子里-a 常仅置于最后一个动词，如 á mu-gur le-um za-gîn šu bí-du<sub>8</sub>-a“他，那弯出（他的）胳膊并且拿出一块石质写字板的人”关系从句的动词可以是有限的，即前后缀完好的，也可以是非有限的，即大多数前后缀均删去，实质上作为一种助词的。

### 3. 非有限关系从句

#### 3.1 修饰主语和受动者（通格）

1) -a 搭配非有限动词词干的最简单用法是构成较短的关系从句，可译为（英语的）形容词性的过去（被动式）分词。

é šub-ba“房子，倒塌了的那个”→“倒塌了的房子”

é dù-a“房子，被建造了的那个”→“被建造的房子”

inim du<sub>11</sub>-ga“言语，被说出了的那个”→“说过的话”{du<sub>11</sub>(g)+a}

这些“分词”有一部分是本身有时或一般就含有-a 后缀的形容词，如 kal(a)g+a > kal-ga“强大的”，du<sub>10</sub>(g)+a > du<sub>10</sub>-ga“好”，sa<sub>6</sub>(g)+a > sa<sub>6</sub>-ga“令人高兴”。单一形容词与含-a 后缀的形容词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J. Krecher 称含后缀-a 的形容词的含义比无后缀的更加“坚定/确定”，如 lú du<sub>10</sub>-ga“（正在谈论的）那个好人”对比 lú du<sub>10</sub>“（通常的）一个好人”

2) 非有限动词除了否定先行词 nu-“不”以外一般没有其他前缀，也不能带上施动者标记。关系从句可以包含表达施动者的名词链。

lú-e é in-dù > é lú-e dù-a

这人造了房子→被这人建造的房子

下面的构造称作“Mesanepada 构造”：

mes an+e pà(d)+a > Mes-an-né-pà-da“被 An 选中的高尚青年”

Gudea 和早 Lagash 时期王室铭文在王室尊号上也使用 Mesanepada 构造。这里非单独的属格表示了暗含的施动者。

énsi á šúm-ma<sup>d</sup> nin-gîr-su-ka

被由 Ninġirsu 给予力量的统领者

3) Mesanepada 构造指明确表达了施动者的非限定从句。关系从句也可以加提供其他信息的名词链。

é iri-a dù-a“被建在城里的房子”

lú úri<sup>ki</sup>-šè êen-na“那个要去 Ur 的人”

nîg šu-ta šub-ba“从手中掉落的东西”

é ur<sub>5</sub>-gin<sub>7</sub> dí-m-ma“做成像这种式样的房子”

4) 非限定未完成体动词词干加情态后缀-(e)d-（可宽泛地称“不定式”）也可构造关系从句。

kù-babbar šúm-mu-dè {√+e+d+e} > kù-babbar šúm-mu-da {√+e+d+a}

去(-e)给出银子

将交出的银子

这样构成的关系从句可以搭配系动词：

kù-babbar-bi kù-babbar šúm-mu-dam {√+e+d+a+m}

那个银子就是将要交出的银子。

删去关系从句的冗余的头名词，可得：

kù-babbar-bi šúm-mu-dam

那个银子就是要交出的。

### 3.2 修饰施动者或间接宾语

1) 修饰施动者的从句是有限的，但存在非有限的案例（见 Thomsen §515, 517d）

en-e a huš in-gi<sub>4</sub> > en a huš gi<sub>4</sub>-a

主让激流往回走→折回激流的那位主(Gudea Cyl A 8:15 Ur III)

2) 注意先行构造的关系从句中施动者标记的省略。所有表达作格和维度间接宾语的从句中，与基本句相关的副词性格助词略去。对比人称性与格宾语从句与对应的陈述句：

lú-ra kù-babbar ba-na-šúm > lú kù-babbar šúm-ma

银子已经给了这个男人→（那位被）给过银子的男人

3) 物主词后缀可用来表示“所有者”是从句的施动者。

lú-ra kù-babbar ì-na-an-šúm > lú kù-babbar šúm-ma-ni

他把银子给了这人→他（那个）被给予银子的人=那个他给了银子的人

下面是 Gudea 柱廊记载的属格的习语相关用法，在上下文里“所有者”是被隐含的施动者。

lú é dù-a-ke<sub>4</sub> {dù+a+ak+e}



由这个造好的房子所属的人=由造了这个房子的人(Cyl A 20:24)

lú é dù-a-ra {dù+a+ak+ra}

为这个造好的房子所属的人=为造了这个房子的人(Cyl A 15:13)

#### 4. 有限从句

有限从句里动词词缀不会删去, 由它构成的名词链更加复杂, 传递更清楚的信息, 相比非有限从句有更广泛的应用。见 F. Karahashi, "Relative Clauses in Sumerian Revisited," AV Black (2011) 167-171。

##### 4.1 简单限定性从句

当有共同的主语或施动者的两个陈述句结合时, 若一个作主句, 则另一个将作限制性关系从句。一些案例中实质的关系代词, 即常作人称名词的 lú“男人, 人”、非人称名词 níĝ“东西”, 用于关系从句以避免表示主语或施动者的头名词在新名词链里重复。假设下面两个句子:

(1) lugal úri<sup>ki</sup>-šè ì-ĝen“王去了 Ur”

(2) lugal-e é in-dù“王造了庙”

互相构造限制性从句, 得:

(a) lugal [lú é in-dù-a] úri<sup>ki</sup>-šè ì-ĝen

造了庙的那个王去了 Ur。

(b) lugal [lú úri<sup>ki</sup>-šè ì-ĝen-na] é in-dù

去了 Ur 的那个王造了庙。

这些新句子都构造了新的名词链, 都含作为头名词 lugal 的同位语的关系从句。现在, 所有名词链都须以格助词结尾, 这样构造一个代表主句动词 ì-ĝen 主语的新名词链要用通格。

(c) [lugal lú é+Ø n+dù+Ø+a] + Ø úri<sup>ki</sup>-šè V+ĝen+Ø [Ø~Ø]

构造一个代表主句动词 in-dù 施动者的新名词链, 要用作格。

(d) [lugal lú úri<sup>ki</sup>+šè V+ĝen+Ø+a] + e é+Ø n+dù+Ø [-e~n][Ø~Ø]

注意(a)中 lugal 的作格后置词-e 在构造关系从句时略去, (b)中新名词链末尾的作格略去, 换为关系化助词-a。(c)的嵌套小句还可以简化, 删去关系代词和作格前缀, 仅剩“过去分词”, 如 lugal <sup>giš</sup>mes abzu-a dù-a“那位在深渊里栽种 mes 树的王”(Enki 与世界的秩序 4 OB)

##### 4.2 时间与因果从句

有限关系构造常与特殊的头名词和格后置词一起构建时间与因果关系从句。它们的结构与合并了限制性关系从句的名词链相比稍有不同。这里整个句子都是相关化的，作新句子头名词的同位语。这类从句不省略内置的格助词，而且无需关系代词。

1) 下面是时间从句里关系句与头名词和格助词标准的结合方式。

u<sub>4</sub> 句子+a+a“在……的那一天，当……时”

u<sub>4</sub> 句子+a+ta“从……时开始，……时之后，自从”

u<sub>4</sub> 句子+a+gin<sub>7</sub>“像……的那天，当……时候，在……期间”

mu 句子+a+a“在……那年”

eger 句子+a+ta“在……时之后 {时间}；从/在……后面 {位置}”

en-na 句子+a+šè“直到，到……时候就 {时间}；达到……（范围），在范围内 {位置}”

例：

PN u<sub>4</sub> nam-gala-šè in-ku<sub>4</sub>-ra-a {Vn+ku<sub>4</sub>(r)+Ø+a+a}

（对于）PN，在他进入庆典牧师的职位那天(Fish Cat. 412:2 Ur III)

u<sub>4</sub> <sup>d</sup>inanna-ke<sub>4</sub> igi nam-ti-la-ka-ni mu-un-ši-bar-ra-a

当 Inanna 向他扩展了她的生命之眼 (Gudea 铭文 C 2:11-13 Ur III)

en-na i-ĝen-na-aš {V+ĝen+Ø+a+šè}

直到他到来之前(Grégoire, AAS p. 36 Ur III)

注意头名词 u<sub>4</sub>“一天”和 eger“后面”在习语中常略去，导致难以辨识：

úri<sup>ki</sup>-šè im-ĝen-na-ta é in-dù“他来 Ur 之后造了庙”

晚期文本还常倾向于将上述省略形式与“位格后置词-a→关系化后缀-a”一同使用，导致结构难辨。

iri-šè im-ĝen-na é-gal-la-ni in-dù

他来到了这个城市时，造了他的宫殿。

实际结构：u<sub>4</sub> iri-šè im-ĝen-a-a é-gal-la-ni in-dù

2) 含下列头名词和格助词组合的名词化句子可作属格结构的 rectum，构造因果从句。

bar 句子+a+ak+šè/a“因为，为了；而不是”

mu 句子+a+(ak+)šè“因为，针对”

nam 句子+a+ak+šè“基于……理由，由于”

例：

bar lugal <sup>d</sup>en-líl-le á šúm-ma ì-me-a ì-zu-a-ke<sub>4</sub>-eš {Vn+zu+Ø+a+ak+šè}

因为他们（这些人）知道他是被 Enlil 赐予力量的王（Utuhegal 编年史 54 Ur III）

bar še-bi nu-da-sù-sù-da-ka {nu+n+da+sud-sud+Ø+a+ak+a}

因为他不能让这些（大量的）大麦长得茂盛(Ent 28-29 2:27 OS)

（注意-da-的使能用法）

mu sipa zi ba-ra-ab-è-a-šè sila dağal ki-a-ne-di gâl-la-ba ér gig ì-še<sub>8</sub>-še<sub>8</sub>

因为它（命运）已让忠诚的牧师离去，在（曾经）跳舞的宽阔街道上，苦的泪水洒了出去。（Ur-Namma A 18-19 OB）

nam é-kur ki-âg-gâ-ni ba-hul-a-šè

出于他钟爱的 Ekur 庙已经被破坏(Curse of Agade 151 OB)

3) 像时间从句的 u<sub>4</sub> 或 eger 那样，bar、mu 或 nam 也常省略，仅余后缀表达因果关系。这使得序列-a-ke<sub>4</sub>-eš 可看作副词性后缀“因为”。

ur-sağ ug<sub>5</sub>-ga ì-me-ša-ke<sub>4</sub>-eš {V+me+(e)š+a+ak+šè}

因为他们是被杀掉的英雄(Gudea Cyl A 26:15 Ur III)

1 2/3 ma-na 1/2 gín kù-babbar PN-e PN<sub>2</sub>-ra in-da-tuku-a-ke<sub>4</sub>-eš

因为 PN 有(欠)了 PN<sub>2</sub> 的 1 又 2/3 迈纳 1/2 舍客勒银子(的债)(NSGU 117:2-5 Ur III)

## 5. 时间或因果含义的副词化表达

任何上述头名词和副词性格助词的组合均可作副词性短语。例如时间短语的句子 u<sub>4</sub>-da udu e-hâd siki-bi é-gal-la a-ba-de<sub>6</sub>“无论何时，绵羊都是纯正的，它的毛都被取进了宫里”(Ukg 6 1:18'-19' OS)注意下面例子的属格构造里，物主词（代词）可以取代 rectum。

u<sub>4</sub>-da“在那天，在那时，当……时，无论何时，如果”

u<sub>4</sub>-ba“当时”

u<sub>4</sub>-bi-ta“从那时开始，此后，后来”

eger é-gâ-šè“在我房子后面 {位置} ”

eger-ğ<sub>u</sub><sub>10</sub>-šè“在我身后，在我死后”

eger-a-na“在他后面”

eger numun-na-šè“在播种后”

en-na zú-si-šè“直到剪羊毛的季节”(TCS 1, 282:3)

bar lugal-za-ke<sub>4</sub>-eš“由于你的王”

bar-ĝu<sub>10</sub>-a“为了我”

bar-zu-šè“因为你”

bar-bi-ta“因为这个”

mu-bi-šè“因此”（阿卡德语 \**ana šum* > *aššum*）

mu ur-gi<sub>7</sub>-ra-šè“给（喂食）这些狗的（死动物）”

mu ú-gu dé-a-šè“因为它已经迷路了”(Limet, TSU 86 Ur III)

nam-bi-šè“因此，所以”

nam-iri-na-šè“为了他城市的利益”（OS 人名）

nam é dù-da lugal-la-na-šè“为了将由王建造的房子”(Gudea Cyl A 17:7)

ĝá-ke<sub>4</sub>-éš-hé-ti“让他为了我活着！”（Ur III 人名，含省略的 <nam>, MVN 11, 163:13）

方式副词和位置的副词化表达见名词、形容词和副词。

## 6. 其他从属用法

tukum-bi 或 tukum 是主要的从属连词，意为“如果”。

少见的后缀 -a-ka-nam“由于”可引导因果从句：

ku<sub>6</sub> ĝá-ĝar-ra-šè nu-mu-túm-a-ka-nam. šubur nu-bànda gú-ne-ne-a  
e-ne-ĝar

因为他们（渔夫）没有就分配的鱼（的数量）缴纳（钱），监工 Šubur“把它放在他们的脖子上”（=要求他们因此担责）（省略了头名词，可能是 <nam>, Bauer, AWL 183 2:2ff. OS）

少见的后缀 -na-an-na“除非，除了”（阿卡德语 *balum*）：

PN-na-an-na lú nu-ù-da-nú-a {nu+n+da+nú+Ø+a}

除了 PN 以外没人和她发生性关系(NSGU 24:10'-11' Ur III)

在 Thomsen (§484)所称“虚拟语气”用法中，从句会依据含说话、命令、会意的动词的主句构建。下面是可能使用阿卡德语虚拟语气后缀 -u 的誓言片段。

kù-babbar mu-na-an-šúm-a, nam-érim-bi in-ku<sub>5</sub>

他给了他银子，他发誓（=发了那个意思的誓言）

bar lugal den-líl-le á šúm-ma ì-me-a, ì-zu-a-ke<sub>4</sub>-eš

因为他们（这些人）知道他是被 Enlil 赋予力量的王（Utuhegal 的编年史 54 Ur III）

## 7. 总结

名词化后缀-a 构造关系从句。

关系从句总是嵌入名词链，修饰头名词，它作为次级的“形容词”回答问题“哪一种？”

## XVI. 预成式，预成前缀（情态前缀）

预成式也称作情态前缀(Civil, Thomsen)、情态 prefix（专用词缀？）(Jacobsen) 或情态指示词(Edzard)。后面几种新说法指这类前缀的子集：表达义务、必要、同意或能力等意义，而前者旧说法“预成式”指这类前缀的级序：总是在动词链的第一位，其前面不能再有前缀。这种最外侧的级序位置表明它在历史上是最后加入动词链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前缀不复现名词链的任何信息。由于不是所有的这类前缀都能称作“情态前缀”，传统说法在这里仍然使用。

### 1. 否定前缀 nu- (la-, li-)“不”

nu-可作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的否定。除 ba-或 bí-前变为 la-或 li-以外，其他所有情况写作 nu-：nu+ba > la-ba-、nu+bi > li-bí-

Thomsen 称 nu 的一种用法是“附属系动词的否定对应”，但这类缩略形式应当解释为去掉/m/的否定有限系动词更好，如{kù nu+m+Ø} > kù \*nu-um > kù nu“它不是银子（做的）”对比这些系动词的恳求语气：hé-em 或 hé-àm“随它去吧！”它们也可以没有末尾/m/，即 hé-a 或 hé。在 OB，nu-偶尔用作动词词干“不是”，如 in-nu“他不是”。详见系动词。

### 2. 愿望与断言（积极与消极）

#### 2.1 早期观点

传统的语法解释称下面的属于情态前缀：

hé- (ha-, hu-)“希求式，肯定式”

ga- (gi<sub>4</sub>-, gú-)“鼓励式，肯定式”

na-“禁止式、否定希求式”

na-“肯定式、意志式、否定疑问句”

ba-ra-“绝对否定式、否决式（原文 Vetitive）”

显然 hé-与 ha-是同素异形体，最早出现于前 Sargon 时期，在 OB 又出现了置于前缀 mu-前面的异形体 hu-。类似地 ga-从 Ur III 开始也有 gi<sub>4</sub>- (bí-前) 和 gú- (mu-前) 的形式。

理解这些前缀常遭遇许多问题。旧说法中 ga-是第一人称鼓励式“让我”和断言式/肯定式“我应当”，ba-ra-是它的否定形式。但 ba-ra-其实可以用于其他人称。类似地，hé-严格来讲是第三人称希求式“让他”和断言式/肯定式“他的确将要”，na-是其否定形式，但这两者也能用于其他人称。由于 Emesal 方言所有人称只用一种 dè- (同化变体 da- and du<sub>5</sub>) 而不用 hé-，因此 hé-可能是用于所有人称的，第一人称 ga-是后期发展而来。这是动词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式的历史演进现象。

根据词干是 marû还是 hamṭu，这些前缀的含义有差别。进入 marû词干则意为愿望，进入 hamṭu 词干则意为断言。由于 marû与 hamṭu 是动词体的区分，这种现象可以如下面这样解释。愿望的概念用于未完成体动词意味着说话者希望某事发生，但事件的完成过程还看不到；他没有能力让这件事一定发生，所以只能表达愿望。愿望的概念用于完成体动词意味着说话者不仅希望某事发生，还能看到事件的完成过程，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这样，他的“愿望”相当于现实，动词用断言式/肯定式以表达事件肯定会发生。下面是来自 M. Civil 资料总结的假定的程序。

	愿望			
	未完成体 marû		完成体 hamṭu	
	不确定，依他人意志		确定。依说话者意志	
	1	3 (和 1+2)	1	3 (和 1+2)
积极	ga-	hé-	ga-	hé-
	让我 但愿我将	让他 希望他将	我将肯定会 我的确做了	他将肯定会 他的确做了
消极	ba-ra-	na-	ba-ra-	完成体的 na- 是肯定式
	我/他或许不、应该不、禁止、 (若……) 将不		我/你/他将肯定不 会、没做过	

2.2 新观点

M. Civil 批判“情态前缀”“随动词体的不同而变化”的观点。他认为若如此，道义性情态词将倾向于用未完成体；人们将难以要求某人已经完成某事或令某事过去。

他据此基于情态的“道义”与“认知”两方面提出“预成式”(preformative)概念。道义情态/义务情态指“动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表达说话者对他自己或他人的愿望，即如“他不得不、应该，让我们，我将，希望他能，它将要，做/不要做（命令式）”这类含义。认知情态/认识情态指“说话者关于他世界的知识/了解、信念和意见”，表达如“他是、可能是、一定是；他能；如果他是，即便他是”这类含义。更多见 F.R. Palmer,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1986) 18f. 和其他各处。Civil 的观点已经加入了下面的新表述。

### 3. 分类

#### 3.1 希求式 hé

##### a) 道义用法

###### (1) 表达义务，“某人应当做某事”

na-de<sub>5</sub> ab-ba níĝ kal-kal-la-àm gú-zu hé-em-ši-ĝál

老人的建议十分珍贵，你应该把你自己交给它！（Shurppak 的指令 13 OB）

###### (2) 表达希望，“让/希望它能发生”

gú<sup>giš</sup> má gíd-da íd-da-zu ú gíd-da hé-em-mú

让长的草在你拖了船的河岸上生长吧！（Agade 的咒骂 264 OB）

##### b) 认知用法：取决于邻接的从句。相当于“虚拟语气”：若 X 是真的

###### (1) 在第一个从句

še nam-sukkal-e hé-du<sub>7</sub> èn-bi tar-re-dam

不管这个大麦适不适合 sukkal 机关，它都要被检查。(Sauren, Genf No. 249:7-9 Ur III)

a-rá hé-bí-šid zà-bi-šè nu-e-zu

如果乘法表被你背诵掉{hé+bi+e+šd+Ø}，你会不知道它最后的部分！（对白 1, 57 OB）

###### (2) 在多个从句之间：反事实的状况或一系列的可能性

lú umma<sup>ki</sup> hé lú kur-ra hé<sup>d</sup> en-líl-le hé-ha-lam-me

不管他是 Umma 人还是外地人，愿 Enlil 干掉他吧！（Entemena 28-29 6:17-20 OS）

lú-še lugal-ĝu<sub>10</sub> hé-me-a, saĝ-ki huš-a-ni hé-me-a

但愿那人是我的王，但愿那是他愤怒的额头！（Gilgamesh 与 Akka 71-72 OB）

(3) 在最后一个从句：描述结果

dub-sar gal-zu <sup>d</sup>nisaba-ka-me-en

ġéštu-ga šu hu-mu-ni-du<sub>7</sub>-àm

因为我是 Nisaba 有学问的抄写员，所以我在智力上是完美的(Šulgi A 19, 21 OB)

3.2 禁止式、否定希求式（道义）na-

指“请勿，不得，禁止”

túg dan<sub>2</sub>-dan<sub>2</sub>-na-zu na-an-mu<sub>4</sub>-mu<sub>4</sub>-un

你不得穿你打理好了的衣服！（否定建议）（Gilgamesh 与 Enkidu 71-72 OB）

á-ġu<sub>10</sub> ga-sù-sù á-ġu<sub>10</sub> na-an-gig-ge

我要伸展我的胳膊，但愿我的胳膊别搞痛了！（否定意愿）（Lugalbanda II 170 OB）

3.3 否决式（认知）ba-ra-

指“不能，不应当，禁止”

否决式置于条件主句后，作认识情态 hé-的否定。

PN dam šà-ga-na-ke<sub>4</sub> ha-ba-du<sub>12</sub>-du<sub>12</sub>

ba-ra-ba-dù-dè bí-du<sub>11</sub> {bara+ba+n+dù+e+d+e(n)}

他声称：“让 PN 以自己的意愿嫁给一个配偶。我不会妨碍她。”（Edzard, SRU 85 r. 2'ff. Sargon 时期）

mu-lugal ur-lum-ma-ra lú ba-ra-ba-dù

王的誓言：没有人应当因 Urlumma 而拘留！（ITT 4, 7001:3f. Ur III）

3.4 鼓励式 ga-

ga-借助第一人称复数主语后缀-en-dè-en 可变为复数前缀。Civil 称鼓励式一般常接完成体词干，但复数可能接未完成体词干。Michalowski 证明了鼓励式表现了分裂作格（原文 split-ergative）的受动者标记，可解释词根前根位的-n-或-b-标记（不是所有情况）。前根位的-n-或-b-因此主要表示（宾格性的）直接宾语或位格间接宾语。

1/2 ġín kù-babbar é-zi-ġu<sub>10</sub> ha-na-ab-šúm-mu

ġá-e ù-ġen ga-na-ab-šúm {hé+na+b+šúm+e+Ø}



让他把 1/2 舍客勒银子给 Eziġu! 当他过来时, 我自己会交给他这个。(Sollberger, TCS 1, 269:4-7 Ur III)对比 marû 词干+ha-与 hamtu 词干+ga-及各形式中分裂作格的受动者标记-b-。

30 gû ésir àh ésir àh tár-kul-la-ke<sub>4</sub> ba-ab-dah-e ġá-e ga-na-ab-su

他应当将 30 talent 的干沥青(-b-)加到(ba- = -e)锚泊处的沥青里。我自己会向他偿付它们(-b-)。(TCS 3, 355:1-4 Ur III)

kur-ra ga-an-ku<sub>4</sub> mu-ġu<sub>10</sub> ga-an-ġar [-a~-n-]

我想走进大山里, 我想在那里建立我的名声! (Gilgamesh 和 Huwawa 5 OB)

eger dub-me-ka a-na-àm ga-ab-sar-en-dè-en

什么是我们应当写在我们写字板的背面的? (对白 3, 1 OB) Civil 称这是“咨询/审议”的用法。

ga-可构建冻结的名词化动词形式, 如 ga-ab-√ (OS 是 gáb-√) 或 ga-an-√, “依次用作及物和不及物动词的 nomina agentis (代理名词?)”。(Civil, JAOS 88, 10)前根位的-b-在这些分裂作格的构造里的作用已经明朗, 它标记第三人称的非人称受动者, 如 ga-ab-sa<sub>10</sub>“我要买它!”→“购买者”。ga-an-√ 结构里-n-的意义较为模糊。若 ga-an-√ 仅适用于不及物动词, 则它至少在部分场合表示地点, 如 ga-an-tuš“我将住在这里”→“租户, 住宿者”(阿卡德语 *waššābu*)——若它指受动者则只能表达“我将让他活着”, 从阿卡德语翻译来看不合适。ga-√ 结构的分析较简单, 如 ga-tī“我将活着!”→“还愿礼物”。详见 G. Selz, RA 87 (1993) 29-45。

### 3.5 肯定式 na-

Civil 称这是“间接引语”标记, 用于: (a)神话或叙事诗的公开文本; (b)某些种类直接引语的引言; (c)结构û-na-a-du<sub>11</sub> … na-bé-a (见下)。传统语法辨别出两种 na-的预成式: 禁止式“愿他不”和相对的肯定式“他将一定”。Jacobsen 称这里的肯定式 na-为“假定意志”, 译作“他决心/决定去”。Thomsen 称 na + marû = 禁止式, 即便有例外。W. Heimpel 认为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意义, na-都应当看作表达“否定反问句”的前缀, 近似“他不是吗?”“不是这样吗?”

uru<sup>ki</sup> na-nam uru<sup>ki</sup> na-nam me-bi na-pà-dè

城市不是在这里(吗), 城市不是在这里(吗), 不是揭示了神赐的力量(吗)? (Nanše A 1 OB)

en-e kur lú ti-la-šè ġéštu-ga-ni na-an-gub

主将他的注意力指向了那个还活着的人的大山 (Gilgamesh 和 Huwawa 1 OB)

ì-ne-eš lú lú-ù-ra a-na na-an-du<sub>11</sub>

现在, 一个人(决定)对另一个人说了什么? (Enmerkar 和 Aratta 的主 394 OB)

### 3.6 前瞻式 ù- (a-, i-)“当……时, ……之后”

由名词 u<sub>4</sub>“一天, 时间”语法化得来的 ù-用于时间从句时意为“当……时”(u<sub>4</sub> ...-a) 或“……之后”(u<sub>4</sub> ...-ta)。当不与后面的辅音前缀(un-, ub-, um-)连用时, 作前瞻式写作 ù-, 在动词前缀 ba-或 bí-前同化为 a-或 ì-: u+ba > a-ba-, u+bi > ì-bí-。

(比较表否定的 nu-的类似形式) ù-常见于表达事件已经或将要发生于后面主句事件之前的从句。

dumu úku-rá-ke<sub>4</sub> ur<sub>5</sub> SAĜxHA-na ù-a<sub>5</sub> ku<sub>6</sub>-bi lú nu-ba-dab<sub>6</sub>-kar-ré  
{u+n+ak+Ø}

当一个穷人的儿子做了鱼塘的借出(贷款?)时, 不应当有人取走它的鱼! (Ukg 6 3:6'-9' OS, -dab<sub>6</sub>-是-da-ab-在 OS 时的写法)

这个句子在功能上等同于 u<sub>4</sub> ... -a 时间从句: u<sub>4</sub> dumu úku-rá-ke<sub>4</sub> ur<sub>5</sub> SAĜxHA-na in-ak-a-a。实际上 ù-与基于 u<sub>4</sub> 的时间副词同现于一个句子里的情况不常见。早期的一个例子: u<sub>4</sub>-da udu e-hád siki-bi é-gal-la a-ba-de<sub>6</sub>“无论何时(字面: 当……的那一天)绵羊都是纯血的, (因此)它的羊毛被取走到宫里……” (ù-被后面 ba-同化)

最后, ù-偶尔用于“礼节性的”命令式, 多见于下列结构: (PN na-bé-a) PN<sub>2</sub>-ra ù-na-a-du<sub>11</sub> {u+na+e+du<sub>11</sub>}“ (PN 说的话), 去说给 PN<sub>2</sub> 吧! ”

3.7 对位式 (原文 contrapunctive) ši- (ša-, šè-, šu-)“因此, 所以, 相应地”该预成式可以被任何后面的元音同化, 它很早就被证实, 但相对少见而且仍然需要根据上下文判断其含义。根据 OB 出现的文本, 它似乎指一件事作为前一件事的结果发生。

na-rú-a mu-bi lú-a nu mu-bé ši-e

en men lum-ma nam-ti íd-piriĝ-ed-en-na

这雕像的名字不是人的, 相应地它的名字是说“主(Ninĝirsu), Lumma 的王冠, 是狮子坪运河的生命”(Ean 1, rev. 10:23-29 OS)

ì-ge-en aratta<sup>ki</sup> ur adda sar-gin<sub>7</sub> šu-ta im-ta-ri

ĝá-e u<sub>4</sub>-ba ša-ba-na-gúr-e-dè-en

在她(Inana)应当推开 Aratta 那件事里, 它仿佛是一条跑向腐肉的狗, 我在那时应当因此不得不服从于他! (?) (Enmerkar 和 Aratta 的主 290f. OB)

3.8 挫折式 nu-uš- (Emesal né-eš- / ni-iš-)“如果……就好了，即便如此”

这很有可能是否定与对位式的合并 \*nu-éš > nu-uš, 迄今较少被证实, 数量有限。  
它指无法实现的愿望(Jacobsen)或反问句如“为什么不”(Civil)

nu-uš-ma-ab-bé-en {<inim> nuš+ma+b+e+n}

如果你能告诉我就好了/为什么你不能告诉我 (Gilgamesh Enkidu 与地下 246 OB)

šu-zu nu-uš-bí-in-tuku bar-zu né-eš-mi-in-ġál {nuš+m+b+n+ġál}

要是我能牵着你的手，要是我能让你的身体在这里(Cohen, Eršemma p. 94:36f.)

3.9 连接式 -n-ga-“和，也，此外；接着，结果”

此前缀划入预成式是由于它总是位于所有前缀之前且添加第二层含义。但它可能也在真正的预成式后面出现，因此被称作次级预成式或单独称一种在预成式与通感元素之间的前缀。

早期当前根式/n/还未进入动词结构时，-n-ga-可仅写作-ga-，如 OS Lagaš的 e-ga-（元音和谐）在 OB 及其后期写作(i)n-ga-或(i)m-ga-。类似代词性元素-n-那样，-n-ga-不能在动词结构起始位，需加假体元音。

-n-ga-用于连接两个或更多有相同主语或施动者的句子，也可与阿卡德语借词û连用表达“要么……要么……”“既不……也不……”

sipa-zi ġù-dé-a gal mu-zu gal ì-ga-túm-mu {V+(n)ga+túm+e+Ø}

正直的牧师 Gudea 知道伟大的事物，也创造伟大的事物(Gudea, Cyl A 7:9-10 Ur III)

alaġ-e ù kù nu za-ġìn nu-ga-àm {nu+m+Ø} {nu+(n)ga+m+Ø}

这雕塑既不是银子（做的），也不是青金石（做的）。(Gudea, Statue B 7:49 Ur III)

#### 4. 总结

否定式 nu- (la-, li-)“不”

希求式 hé- (ha-, hu-)“愿他，他应当，无论”

鼓励式 ga- (ġi4-, ġú-)“希望我，我应当”

禁止式 na-“希望他不”

肯定式 na-“他应该（他不应该吗？）”

否决式 ba-ra-“不能，不得”

前瞻式ù- (a-, i-)“当……, ……之后”

对位式ši- (ša-, šu-)“所以, 因此”

挫折式 nu-uš-“要是……就好了”

连接式(i)n-ga-“和, 也, 此外”

## XVII. 命令式

### 1. 基本特征

这里的命令式可看作是动词陈述结构根本性的**转换**, 动词前缀链整体移到后缀位, 取代任何后缀。级序仍保持不变, 如 ba-an-du<sub>12</sub>“他娶了她” > du<sub>12</sub>-ba-an“娶了她吧!”

命令式不搭配预成式(含次级预成式-n-ga-)。由于命令式与预成式结构互斥, 命令式的转换程序会将预成式的级序指定为叙述目的。基于上述限制, 命令式不能被否定, 因为否定也要用预成式。否定命令(“不要!”)只能用第二人称陈述句搭配否定预成式 na-或 ba-ra-“你不应, 不得”

命令式表达命令, 即说话者想象一个人将肯定完成一件事, 而非一个依外界情况可能或不能实现的愿望, 因此使用完成体词干。词干重复表明主语或受动者的复数或动词意义的强调。

命令式固有第二人称单数的形式, 无需明确的第二人称主语或施动者标记。它可以加第二人称复数主语标记-nzen 于转换后的词缀链末尾。此复数标记写作 -zé-en, 在需要/n/ /b/ /m/元素时写作-Vn-zé-en、-Vb-zé-en 或-Vm-zé-en。这些变体的精确的形态上的重要性不总是十分清楚。

关于命令式的主语/宾语现象, P. Michalowski (JCS 32 (1980) 86ff.)有一个新的分析, 即苏美尔语分裂作格性(原文 split ergativity)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命令式、“劝告式”表现出“主宾格”的标记体系, 像 marû陈述句结构, 而非 hamṭu 陈述句的作通格体系, 并且第三人称单数代词-n-或-b-标记宾语而非施动者, 即便第二人称施动者已经由“宾语”标记所暗示。因此 zi-ga-ab“让它起来!”的-b-标记直接宾语; 相应的人称形式是 zi-ga-an“让他起来!”——这个假说有吸引力, 但它必须着重主张大量提过的 OB 文本中-n-与-b-的选择方式不一致, 这还没有被充分证实, 见 Edzard, 2003, p. 90f.的批判。Edzard 对-n/b-代词的资料有不同解释, 称“分裂作格性”不是苏美尔语的什么问题。

主语/受动者标记不能进入命令式结构, 受动者/宾语仅以第三人称单数-n-或-b-元素表示。第三人称复数元素-ne-理论上可以加入但尚未被证实。因此可以说“娶

她！”但不可能用命令式说“与我结婚！”对非第三人称单数受动者必须使用希求式(hé-)或鼓励式(ga-)结构，如“让他与我结婚！”

## 2. 最小命令式（所有案例均取自真实文本）

最基础、最常见的命令式结构很短，仅 hamtu 词根后加元音，通常是/a/，极少见/e/。因为命令式是一种限定动词形式，确定了时间和位置，所以可看作是必须加插入元音前缀使动词限定化的最小陈述形式的转换；故 tuš-a“坐！”{tuš+V}对应的无施动者陈述形式是i-tuš“他坐下”{V+tuš+Ø}。末尾-a 被解释为：命令式标记（旧观点），“接合前缀”i-的发展（较新观点），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是体的语素(M. Yoshikawa, ZA 69 [1979] 161ff.)这里最小命令式没有受动者/直接宾语的标记。因此一般表达不及物含义。

ġen-na（少见ġen-né）“走/去！”

zi-ga“起来！”{zi(g)+a}

silim-ma“你好/保重！”

šêġ-ġá“下（雨）！”

tuš-a“坐！”

e<sub>11</sub>-dê“下来！”(Dumuzi & Geštinana 4ff.) {e<sub>11</sub>(d)+e}

末尾元音的选择某种程度上讲归因于地理上的方言。Nippur 版 OB 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双语的 du/ġen 语法范例 OBGT VII (MSL IV 89-99)第 19 行表明

ġen-na = a-[lik]“走！”而 Ur 版(UET 7, 101+)表明ġen-né = a-lik。Ur 版也省略了 Nippur 版中以 an-和 al-前缀起始的动词结构的 6 个节段。作为大量保藏 OB 文学文本的发掘地，Nippur 位于苏美尔的北缘，Ur 在南部的中心地带。/a/作为词首假体元音的使用在 Nippur 和其他阿卡德人控制的北方城市更加常见，由于大量源文本来自 Nippur，即苏美尔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及主要的古巴比伦(OB)抄写学校所在地，因此难怪首选的命令式的被后缀化元音从统计学上看应该是/a/。命令式常仅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性元素-n-或-b-标记受动者（宾语），元音/a/（少见/e/）也用于分隔词根与后面的辅音元素。下面/a/置于词干和后面末尾的“宾语”元素/b/-之间。

zi-ga-ab“让它起来！”{zi(g)+b}

zi-ra-ab“擦掉它！”{zir+b}

húl-la-ab“让他们高兴！”{húl+b}

en-nu-ùġ ak-ab“执行监视！”(?) {a<sub>5</sub>(k)+b}

bal-e-eb“让他们避开！”{bal+b}

其他情况无需加音，遵循正常的前缀链音位序列。

ġar-bí-ib“把它放在这里！”{ġar+b+b}

sar-bí-ib“让它逃离这里！”{sar+b+b}

命令式不总是会公开标记受动者，即便受动者在句法上可能存在。

gul-a“破坏它！”~ gul-la-ab

de<sub>6</sub>-a“拿来它！”~ de<sub>6</sub>-ab

du<sub>11</sub>-ga-na“把它告诉他！”~ <inim> du<sub>11</sub>-ga-na-ab

di-ġu<sub>10</sub> ku<sub>5</sub>-dè“判决我的案子！”~ ku<sub>5</sub>(d)-dè-eb (谚语 9 E 4)

### 3. 通感命令式

仅有通感元素的命令式  $\sqrt{+m}$  对应陈述形式是  $m+\sqrt{>im-\sqrt{}}$ 。通感命令式有 3 种： $\sqrt{-um}$ （少见）、 $\sqrt{-àm}$ （更常见）或  $\sqrt{-ù}$ （最常见）。最后一种丢弃了鼻辅音，曾被过于简单地解释为“命令式后缀-a 或-e 的变体”。

切换到后缀的通感元素的元音并未与陈述形式 mu-的/u/一致，而采用/i/连接辅音元素/m/，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àm$  是 OB 时期的习惯，可能是“命令式后缀”-a 的新义，取代了插入元音，即  $\sqrt{+a+m}$  而非  $\sqrt{+Vm}$ ，可能是受到了阿卡德语通感后缀-am 的影响。

下面的最小通感命令式里均无受动者标记。一种解释称动词链的概括性元素基本上是可选的。另一种解释称至少一些末尾/m/标记实际上是{m+b}的吸收，即部分学者称陈述式的  $im-\sqrt{}$  实际表示  $Vm+b+\sqrt{}$ ，正字法上难以区分于纯粹表示  $Vm+\sqrt{}$  的  $im-\sqrt{}$ 。

túm-ù-um“把他带进来！”(ZA 97, 4:10)期望形式：túm-mu-un

de<sub>6</sub>-um“把它带这里来！”期望形式：de<sub>6</sub>-mu-ub

zu-àm“学完它！”期望形式：zu-mu-ub

te-(e)-àm“到那儿去！”

ġen-ù“来这里！”（少见）；ġen-nu“来这里！”（少见）

ġe<sub>26</sub>-nu“来这里！”（常见）旧写法：ġá-nu

ġe<sub>26</sub>-nu-um-zé-en“来这里！”（复数）此处/m/在复数后缀前重现

gi<sub>4</sub>-ù“回到这里来！”

ù-sá kul-ù“睡觉，这里快点！”

é gál-lu“打开房子！”期望形式：gál-mu-ub

i-lu gar-ù“发出哀号！”期望形式：gar-mu-ub

sud-rá-âg zi-bu-ù“升起灯光！”Emesal 方言：zi(g)-gu-u(m)

未确定的如 ur<sub>11</sub>-ru“犁（田）！”句法要求受动者标记-b 但这里没有。无法判断是略去/m/的最小命令式{ur<sub>11</sub>+V+m}，还是同化了尾元音的简单的最小命令式{ur<sub>11</sub>+V}。另见 <sup>túg</sup>bar-dul<sub>5</sub> tuk<sub>5</sub>-ù“织你的 bar 衣服！”（冬与夏 211）这两种情况词根都有元音/u/，通感元素在语义上似乎不成立，除非是添加了细微差别“完全，到底”。

对比下列明确表示受动者的通感结构，尽管它们对-n-与-b-的选择不总是正确的。像 ba-或 bí-那样，在 mu-前面的所有尾音（这里指 Auslaut）都取消，这是因为可丢失的尾音不会在其他辅音前面出现。

túm-mu-un“把他带进来！”{túm+m+n}

túm-mu-un-zé-en“把她们带这里来！”{túm+m+n+zen}

gi<sub>4</sub>-mu-un“叫他回到这里！”{gi<sub>4</sub>+m+n}

è-mu-na-ra-ab-zé-en“让它们向他那里去！”{è(d)+m+na+ra+b+zen}

šu ba-mu-u<sub>8</sub>“把我（的手）放开（那上面）！”{ba(r)+m+n}

mu lugal pà-mu-ni-ib“让他(-ni-)发王室誓言！”{pà(d)+m+n+b}

íl-mu-ub“把它举起来！”{íl+m+b} (SP 22, 183)

在 OB 及更晚期的文本，词根后常见过剩的元音，甚至没有合理解释，这有可能是对插入音的适用情况的误解，也有可能是对最小命令式中-a 或-e 的不当应用。

húl-húl-la-mu-un-da

为你感到非常高兴！(Inana E 19 OB)注意 hamṭu 叠词（重复）

zú bur<sub>5</sub><sup>mušen</sup>-ra bal-e-bí-ib（变体 bal-a-[ ], bal-e-eb）

避开蝗虫/鸟的牙喙那里！（农夫的指示 66 OB）

šubur-a-ni kur-ta e<sub>11</sub>-dè-mu-na-ab

让他的仆人为他从地下世界里出来！（Gilgameš Enkidu 和地下世界 240 OB）

对比最小命令式 kur-šè e<sub>11</sub>-dè（Dumuzi 与 Geshtinana 4-10），注意除非“仆人”是非人称名词，否则有性的错误，即-n-应当为-b-。

在仔细写成的文本里，词根后插入元音的有无可表示不同含义，尤其主要在接后面的-ma-元素时。如第一人称单数与格前缀 ma-可不加假体元音启始一个陈述式那样（ma-an-šúm“他把它给了我”），第一人称单数与格命令式在词干和-ma-

之间没有假体元音，任何与格前缀前面也都没有尾音。当后缀化的-ma-表示与格命令式-Vm-ma- < m+ba 的简化写法时，词根和后缀链之间会加插入元音，即 m+ba > im-ma-，此时尾音也会出现。下面前 3 个是第一人称单数与格 ma-，后 3 个是通感形式加 ba-。

é-ĝu<sub>10</sub> dù-ma {dù+ma}

为了我，建造我的庙吧！ (Biga, Fs. Klein 30 1:12 古阿卡德时期)

10 gín kù-babbar šúm-ma-ab {šúm+ma+b}

给我 10 舍客勒银子！ (Falkenstein, NSGU 20:7 Ur III)

tukum-bi šu mu-ri-bar-re mu-zu du<sub>11</sub>-ma-ab {du<sub>11</sub>(g)+ma+b}

如果我放了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谚语 5 D 5 OB)

ki-tuš du<sub>10</sub>-ga-ma-ni-ib {du<sub>10</sub>(g)+Vm+ba+n+b}

让 (你的) 住宅宜人！ (Gudea Cyl A 3:1 Ur III)

im-ma-al gú id-da-ke<sub>4</sub> i-bi-zu ĝar-ra-am-ma {ĝar+Vm+ba}

将你的视线放在河岸的野牛上 (Kramer, Eretz-Israel 16, 142\*:30 OB Emesal)

ĝen-àm-ma = at-la-kam“ (单数) 走吧！ ”{ĝen+Vm+ba}

ĝen-àm-ma-zé-en = at-la-ka-nim“ (复数) 走吧！ ”{ĝen+Vm+ba+(n)zen}

(OBGT VII 10 & 105, Ur 版)

文本常出现抄写错误。下面的句子有 4 个副本写正确的第一人称单数与格前缀 (在从格-ra-后)，一个副本写成读音相近的{m+ba}错误形式：

ní-zu ba-ma-ra (变体 ba-àm-ma-ra) {ba+ma+\*ta, 变体 ba+Vm+ba+\*ta}

把你的恐惧送我！ (Gilgameš与 Huwawa A 版 144, 含从格-ra-)

对于 Vm+ba，比较前缀 ba-作从格，且不含通感元素和辅助元音的例子：

dug-gin<sub>7</sub> gaz-ba“像陶罐那样碎成片！”无施动者动词

é-zu de<sub>6</sub>-ba“带走你的房子！”未指示受动者

du<sub>12</sub>-ba-an“娶她！”指示了受动者

dab<sub>5</sub>-dab<sub>5</sub>-ba-ab“把它们都带走！”复数重复 (叠词) +受动者

#### 4. 位格构造

当代词元素/n/、/ni/、/b/或/bi/的一个不用于标记命令式的受动者 (直接宾语) 或第二施动者时，它可标记地点，一般复现位格或限定位格后置词。

##### 4.1 √+b 与 √+bi



下面/b/和/bi/不太明显:

ġen-nu dumu-ġu<sub>10</sub> ki-ta-ġu<sub>10</sub>-šè tuš-a-ab {tuš+a+b}

——阿卡德语 *alka mārī tišab ina šapliya*

我的孩子，来这里，坐我下方！（Examenstext A 3 新亚述时期）

lú-kúr iri gibil-a al-dúr-ru-ne-eš ki-tuš-bi-ta sar-bí-ib {bí- = -ta}

把敌人从他们新城市的住处赶走！（信件集 B 5:11-12 OB）

对比下面的平行文本。第一句鼓励式动词的前根位-b-复现限定位格后置词，第二句命令式的后缀-bi 复现被后缀-zu 略去的限定位格后置词。

šà-ge guru<sub>7</sub>-ġe<sub>26</sub> an-ta ga-ab-ġi<sub>4</sub> {ga+b+ġi<sub>4</sub>}

šà-ge guru<sub>7</sub>-a-zu an-ta ġi<sub>4</sub>-bi {ġi<sub>4</sub>+\*b}

让我下到我内心渴望的任何地方去！去你内心渴望的任何地方去！Lugalbanda II 176/193 OB)

-bi 与上一句的前缀-b-是相同作用，但没有直接写 ġi<sub>4</sub>-ib。ġi<sub>4</sub>-ib 这样的写法存在但少见。对比下面不完整的 OB 语法文本 Ni4143, 9'-10':

é ġú ġi<sub>4</sub>-ib =阿卡德语 *bi-ta-[am ...]*“把房子还回河岸！”(?)

ġú ga-ab-ġi<sub>4</sub> =阿卡德语 *am-ša/ta<sup>?</sup> [...]*“我将把它还回河岸！”(?)

进一步的问题是它们为什么写 BI 而非常见于陈述式的 BÍ——可能是避免 BÍ 符号被读作 dè 或 ne 读音。下面第一个使役动词命令式用-b-标记受动者，第二个不及物动词命令式用-bi 复现位格后置词：

u<sub>4</sub> ġig-ga u<sub>4</sub> gaba-zu zi-ga-ab u<sub>4</sub> é-za ġi<sub>4</sub>-bi

痛苦的风暴，风暴使你的前浪扬起，风暴返回到你的房子！（对苏美尔和 Ur 的悲叹 483）

对比农夫的指示第 83 行的 Nippur 版和 C<sub>3</sub> 版，对第二行的 3 个变体语素分析尚不明确。

šid-bi du<sub>6</sub>-ul-(la-)ab zar-re-éš nú-a-ab (变体 nú-bí-[ib?])

šid-bi du<sub>6</sub>-lá              zar-re-éš nú-bi

给它装足够的数量(?)，放下那几捆(谷子)！

也许 OB 抄写员保留-b 以指示受动者，而-bi 特别地指示位置。-bi 的使用未必不是为了读音和谐，即/ġibi/比/ġib/更易接受。这种正字法现象偶见于 OB 语法文本，见 OBGT VI 56/105 (MSL IV 81-82):

ġar-bi = 阿卡德语 *šukun* “放置！”

bí-ġar = 阿卡德语 (*taškun*) “你放置了”

OBGT VI 56-57 (MSL IV 81) 的相近的形式：

ġar-bi = *šukun* “放（置）！”

ġar-ni = (——)

OBGT 没有给出这里 -bi 和 -ni 与阿卡德语的宾格后缀或使役中缀语法的对应。如果 OBGT 编辑者意识到了阿卡德语的动词形态没有 -ni、-bi 这样表达确切位置的语法范畴，那么就能说通。比较最小命令式 ġar-ra 与对应的阿卡德语 *šukun* “放（置）！”注意其他地方的 ġar 命令式结构中插入元音得到了正确使用。在这方面 √-bi 和 √-ni 结构也是不规则的。

#### 4.2 √+n 和 √+ni

/n/ 标记受动者（直接宾语）的 √-mu-un 结构没有正字法或分析上的难度，类似地 √-ni-ib 的 /ni/ 清楚地表达了位置或第二施动者。但 √-ni 存在问题，事实上 OB 及更早期很少出现用 /n/ 标记位置的 √-Vn 结构。

过去由于认为 -i 是一种不会变为命令式后缀 -a 的“接合前缀”，√-ni 常读 √-i，因此 √-i 也不表示位格。

对于耕牛之歌 143/144 的  $gu_4 \hat{g}en-a \hat{g}en-a^{gi\check{s}} \check{s}udun-a \acute{g}u \hat{g}ar-ni$  “去吧牛们，去，脖子放进牛轭里！”M. Civil 承认 -ni 可能是位格前缀，但仍读 ġar-i，将 -i 视为限定位格“中缀”并符号化为 -\*I-。但这里缺少标记宾语的 -ib，并且正常形式应该是 ġar-ra-ni-ib，其中预置了插入元音。因此不能否定 -n- 或 -ni- 如在陈述式动词链那样复现位格。

可见 /n/ 的丢失是常见现象，在 Ur III 文本偶见被替代为 -i，见  $nu-\acute{u}-gi-i < nu-un-gi-in$  “他没有核实这个” (NSGU 213:22,28-30)； $ab-gi-i$  “他核实了” (PBS 9, 86:7 apud Edzard, SRU p. 123)； $\acute{i}r nu-me-i (< nu-me-en) b\acute{i}-du_{11}-ga$  “他宣告我不是奴隶” (NSGU 34:11) Ur III 时期也常见中间 /n/ 的省略，见  $\acute{u}-g\acute{i}d-da b\acute{i}-i-m\acute{u}$  “他让长的草生长在那里” (Šulgi D 338)； $tum-ma-al^{ki}-e pa bi-i-\acute{e}$  (变体  $b\acute{i}-in-\acute{e}$ ) “他造得很华丽(?) 的 Tummal” (Tummal 题记) 最初对应作格  $in-\sqrt{\quad}$  的前缀  $i-\sqrt{\quad}$  直到 Ur III 之前都普遍存在。ġar-i 可能是位格结构的正字法创新：ġar+n > /ġarin/，将 /n/ 略去并加弥补的长元音 /ġari:/。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直接识别这些在词根与后缀 -ni 之间使用插入元音的稀有 OB 文本。

$l\acute{u} \check{s}e-numun \hat{g}ar-ra-za igi-zu \hat{g}ar-ni$  (变体  $\hat{g}ar-ra-ni$ )

把你的眼睛盯在(-a)摆出大麦种子的那人上 (农夫的指示 49 OB)

<sup>d</sup>šāra dumu ki-â<sup>g</sup> <sup>d</sup>inana-gin<sub>7</sub> ti zú-zu-a u<sub>4</sub>-gin<sub>7</sub> è-ni (变体è-a-ni)

像 Inana 钟爱的儿子 Šara 那样射出你像日光一样的倒钩箭! (Lugalbanda 和 Enmerkar 142-143 OB)

<sup>d</sup>ézinu ní-za <sup>g</sup>éštu a<sub>5</sub>-ni (变体<sup>g</sup>éštu-ga-a-ni)

Ezinu, 注意(-a)你自己! (羊与谷物 163 OB)

(有一个反常的音节变体/<sup>g</sup>éštug ani/ [neʃtug ani]强烈主张 a<sub>5</sub>-i读法)

上面的-ni 大概率表达位格间接宾语, 但没有期望的插入元音。

下面的 √-ni 例子均是 OB 时期, 接直接宾语的及物动词和使役动词, 全部丢失末尾/b/和插入元音/a/:

<sup>d</sup>ur-<sup>d</sup>nin-urta <sup>giš</sup>šudun gú-ba <sup>g</sup>ar-ni

把牛轭放在它们的脖子上(-a), Ur-Ninurta! (Ur-Ninurta A 43)

ù-na-a-du<sub>11</sub> silim-ma-<sup>g</sup>u<sub>10</sub> šu-ni-šè <sup>g</sup>ar-ni

把我的问候信件放到她的手里(-šè)! (Ludingira 的口信 7)

še guru<sub>7</sub>-e <sup>g</sup>ar-ni

把大麦放到谷堆上面(-e)! (OBGT III 25, MSL IV 69)

im nam-ti-la-ke<sub>4</sub> du-rí-šè nu-kúr-ru mu-bi gub-ni

让他的名字保持在生命的泥板上(-e), 绝不被改动! (Rim-Sin B 52 = Haya 赞歌)

下面 2 个 OB 例子是不及物动词加位格间接宾语, 尾音被抑制。

igi di<sup>g</sup>ir-za-ka sa<sub>6</sub>-ni {sa<sub>6</sub>(g)+ni}

令你在你的神的目光里(-a)感到高兴! (抄写员和他任性的儿子 176, cf. 181)

gaba kù-<sup>g</sup>á-a u<sub>4</sub>-gin<sub>7</sub> è-ni {è(d)+ni}

像曙光那样出来, 到我的胸膛上(-a)! (Enmerkar 和 Aratta 的主 102)

对比类似的不及物动词è(d)在位格语境中加后缀-bi, 伴随及物动词命令式:

nin<sub>9</sub> du<sub>6</sub>-da è-bi, du<sub>6</sub>-da igi il-la-[ni-íb(?)] {du<sub>6</sub>(d)+a}{è(d)+bi}

姐妹, 出去到小山上, 向小山上抬起你的视线! (Dumuzi 的梦 76, 78 OB)

## 5. 总结

不可否定的是, √-bi 和 √-ni 都表示间接宾语, 主要指位格, 在 OB 时期这个命令式取代了少见或未证实的 √-b 和 √-n 的这种用法。要强调这种现象仅出现于

OB 文本：√-ni 结构的后根位（原文 postradical）加音近乎完全缺失，及及物动词末尾标记受动者/直接宾语的/n/或/b/的缺失，如ġar-ra-ni-ib。需注意的是可能的动词尾音的-ni 前抑制，似乎在音位上-ni 与 mu-或 bí-有类似作用。这些都暗示√-bi 和√-ni 是创新，尤其是对于不合语法的语言早期句法环境而言。可以类比限定动词命令式加-dè后缀（见后），即情态元素/d/受制于动词链尾的删减程序而采用异形体/de/以明确表达。

Attinger, NABU 2004/75 和 Jagersma, NABU 2006/93 均称表达位置的√-bi 和√-ni 结构证明：陈述式的（限定-）位格标记 bí-、-ni-和第一人称单数 mu-的基本形式就是/bi/、/ni/、/mu/，而非/b/、/n/、/m/+插入元音（即这里的立场）。若这些元素的基本形式确实是前者那样，那么词根前缩为/b/、/n/、/m/的理论可能正确，证明了 Falkenstein 的早期提案。

然而由于缺乏早期文本证据，且所有时期的命令式的案例都很少，上述理论说服力不强。Ur III 晚期文本和 OB 学校文本的新词常导致对早期口语的分析的偏曲。命令式是限定陈述完成体动词的前缀链转到后缀位置的结构，其固有第二人称单数的结构，复数需加/(n)zen/后缀。

命令式与鼓励式和限定未完成体结构类似，有“分裂作格性”，即/n/或/b/可表达“宾格”直接宾语。

最简单的命令式仅有后缀-a，通感命令式仅有-u、-um 或-àm。

## XVIII. 未完成体限定动词

完成体动词描述说话者看到整个事件完成，翻译成英语一般是过去时，有时更合适的翻译是将来时（如 Ean 1 16:24）。未完成体动词描述未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动作，不关注开始或结束的时间点，英语常翻译为现在时和将来时，有时是过去进行时。实际上，对于一般的限定动词，完成体的英译是过去时，未完成体的英译按上下文是现在时或将来时。但用作将来式助词的语素/ed/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

苏美尔语的未完成体动词以两种适当方式与完成体动词区分：词干形态的不同，和核心代词性元素（施动者-受动者/主语）词缀格式的不同。

晚期阿卡德人抄写员将完成体和未完成体动词分别称 hamṭu“快”和 marû“肥”。M. Civil 称苏美尔语也有这种说法：lugud“短”与 gíd“长”，指通过修改完成体词干使产生的“未完成体”在字面上更长。见文 The Forerunners of Marû and Hamṭu in

Old Babylonian 于 Riches Hidden in Secret Places (Winona Lake, 2002)和 Thomsen §231。

### 1. 未完成体词干

完成体词干是最基础的、未标记的形式，常见于词汇表。仅有的修饰方法是重复，表达非人称主语/受动者的复数，也可表达词干含义的强调或单纯的重复。此即所谓 **hamṭu 叠词**或**复数叠词**。

据 M. Yoshikawa 称，未完成体词干的构建有 4 种方法，对应 4 个种类。

#### 1) 词缀类 (M. Yoshikawa, J. Krecher, T. Jacobsen 和此处)

这是最常见的一类。向完成体词根加后缀-e 即可。Krecher 称-e 源于重要的苏美尔语助动词 du<sub>11</sub>(g)“去做”的未完成体形式。详见 Thomsen §225-226。

dù → dù-e/dù-ù“建造”

šúm → šúm-e/šúm-mu“给”

gíd → gíd-e/gíd-i“拉伸，拉动”

注意 Edzard、Thomsen、Jagersma 和其他许多人认为这-e 是第三人称单数未完成体的代词性后缀而非构成元素。他们因此认为这一大类动词没有特殊的 marû词干，即规则动词。这些是老式的、传统的 Poebel-Falkenstein 学派观点，见 Edzard 2003, p. 83f。

#### 2) 叠词类 (重复类)

第二常见的动词。既可以指简单的重复/叠词，也可以指 Thomsen §227 所称“部分重复”，即重复时规则地略去词干的末尾辅音。这种省略不会出现在 hamṭu 叠词上。详见 Thomsen §228。

ġar → ġá-ġá“设置，放置”

gi<sub>4</sub> → gi<sub>4</sub>-gi<sub>4</sub>“返回”

naġ → na<sub>8</sub>-na<sub>8</sub>“喝” (na<sub>8</sub> 和 naġ是同一个字)

zi(g) → zi-zi“升起”

zu → zu-zu“知道”

不管是 hamṭu 叠词还是 marû叠词，尾辅音的省略都不完全。一些动词只会重复部分音节。详见 Edzard 2003, 12.6.2。

bi-iz → bi-bi-zé“滴下”{biz+biz+e}

bi-ir → bi-ib-re“播撒开”{bir+bir+e}

gùn → gú-ug-nu“使丰富多彩”{gùn+gùn+e}

te-en → te-en-te“冷却，使冷静”{ten+ten}

hal → ha-al-ha“分摊”{hal+hal}

有的叠词类 marû词干有时可能不用叠词而改用-e 词缀，这可能表明了 marû构造方法呈现规则化的趋势。

### 3) 替代类

有 3 个动词: è(d)、te(ĝ)/ti 和 ri(g)属此类。据传它们的 hamṭu 形式短，而 marû形式较长，当后面有元音时（如 marû后缀-e）会添加末尾辅音。但 ri 与 de<sub>5</sub>(g)互相混淆，且不属于这一类（见 W. Sallaberger, AV Klein [2005] 233 n. 6）te 与 ti 可以互相调和，比如可以读作 teĝ<sub>3</sub>与 teĝ<sub>4</sub>（见 ePSD 词典网站）但存在这样的例子: šu ba-an-ti-iš (MVN 2, 100 rev. 17 Ur III)。这种分类如今受到怀疑。

### 4) 互补动词类

此类含 4 个动词，它们的 marû词干与 hamṭu 词干完全不同，主要出现于单数。这些词干可根据体和数的区别而有不同。见复数动词 tuš/durun 的描述。

a) 4 词干动词: ĝen/du“来，去”

	hamṭu	marû	
sg.	ĝen	du	均写作 DU 字
pl.	re <sub>7</sub> /ere/	su <sub>8</sub> (b)	均写作 DU&DU 或 DU.DU 字 OS 有 er <sub>14</sub> (DU.DU), Ur III 有 er 写法

b) 3 词干动词: de<sub>6</sub>/túm“带来”

	hamṭu	marû	
sg.	de <sub>6</sub> /túm	tùm	de <sub>6</sub> 和 túm 均写作 DU 字
pl.	lah <sub>4</sub> 、lah <sub>5</sub>	lah <sub>4</sub> 、lah <sub>5</sub>	lah <sub>4</sub> 写作 DU&DU, lah <sub>5</sub> 写作 DU.DU

P. Steinkeller 在 AOAT 325 (2004) 557-576 指出有 2 种“带来”，仅在单数区分: (1) 指人或动物可以把自己移过来（德语 mit sich führen, geleiten），对应 hamṭu 单数 túm、marû单数 tùm、复数 lah<sub>4/5</sub>；(2) 对象需要搬运来（德语 liefern），对应 hamṭu 单数 de<sub>6</sub>、marû单数 tùm。在 OB 时变为 túm/tùm 是 hamṭu, túm-mu 是 marû。见 mi-ni-in-tùm-uš“他们把它带来到那里了”（鸟与鱼 7）。详见 V. Meyer-Laurin, ZA 100 (2010) 1-14，称 OB 文本的这个情况是"weitaus komplexer", 待后续研究。注意 Emesal 方言词根 ga(-ga)和 ir。(M. Jaques, AV Attinger [2012] 193ff.)

c) 双词干动词: du<sub>11</sub>(g)/e“做”

	hamtu	marû	
sg.	du <sub>11</sub> (g)	e	marû分词 (和不定式) 用特殊词干 di(d)
pl.	e	e	

d) 双词干动词ûš/ug<sub>7</sub>“死去”

	hamtu	marû	
sg.	ûš	ug <sub>7</sub> /ug <sub>5</sub>	ûš和 ug <sub>7</sub> 均写 TIL 字 OB 时期 ug <sub>7</sub> 用于所有语境上(Attinger, NABU 2011, p. 6f.)
pl.	ug <sub>7</sub> /ug <sub>5</sub>	ug <sub>7</sub> /ug <sub>5</sub>	

## 2. 未完成体代词范式

回看完成体(hamtû)动词的主语/受动者和施动者范式:

主语和受动者的名词链用通格, 它会在完成体动词链上标记为对应的代词性元素, 结合人称、数和性。

Sg.	1	-(e)n	我
	2	-(e)n	你
	3	-∅	他/她/它
Pl.	1	-(e)nden	我们
	2	-(e)nzen	你们
	3p	-(e)š	他们 (人称)
	3i	√ - √ (重复/叠词)	它们 (非人称)

施动者名词链用作格, 由后置词-e 标记, 它也会在完成体动词链上标记为对应的代词性元素。

Sg/Pl.	1	-∅/?	我, 由我
	2	-e-	你, 由你
	3p	-n-	他/她, 由他/她
	3i	-b-	它 (们), 由它 (们)
Pl.	1	——	
	2	——	
	3p	-n-√-(e)š	他们, 由他们

无施动者的未完成体动词会使用对应完成体的主语/受动者范式后缀。例：

en-na ba-ug<sub>5</sub>-ge-a {ba+ug<sub>5</sub>+e+Ø+a}

到他应当死去时(Enki & Ninhursag 221 OB)

du<sub>6</sub>-du<sub>6</sub> ki a nu-e<sub>11</sub>-da a ma-ra-e<sub>11</sub>-dè {nu+e<sub>11</sub>(d)+Ø+a}{mu+ra+e<sub>11</sub>(d)+e+Ø}

在小山当中，（之前）水还没有流下（的地方），水会为你而流淌。(Gudea Cyl A 11:14-15 Ur III)

u<sub>4</sub> im-šú-šú igi im-lá-e šà-ka-tab ì-zu-zu {Vm+šú-šú+Ø}

白天正被遮蔽，视野在减退，饥饿为人所知。（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305 OB)

未完成体动词的施动者后缀除第三人称复数-(e)ne 取代-n-√-(e)š外，与表达完成体主语的相同。

Sg.	1	-(e)n	我	这里认为/(e)/是辅音末尾的词根后的插入元音。可以同化到词根的元音。
	2	-(e)n	你	
	3	-Ø	他/她/它	
Pl.	1	-(e)nden	我们	
	2	-(e)nzen	你们	
	3p	-(e)ne	他们（人称）	

故未完成体结构的“施动者标记”从完成体动词的前缀位置移到后缀位置。“受动者标记”会从完成体动词的后缀位置移到前缀位置。许多学者称这个代词转移是一种“分裂作格性”的论证，即限定未完成体动词用主宾格配列而非完成体形式的作通格配列，之前的受动者是“宾格”“直接宾语”，施动者是“主格”“主语”。见 Michalowski,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32 (1980),86-103, Thomsen § 42, Attinger 1993, 150-52 和 Edzard's objections in 2003, 12.7.5。注意名词链的施动者/受动者标记体系未变。

P. Attinger 提供了 marû受动者（直接宾语）的全范式。

Sg/Pl.	1	-(e)n-	我	即/e/、/V/或/n/
	2	-(e)n-	你	
	3p	-n-	他/她	
	3i	-b-	它（们）	
Pl.	1	——	我们	可能是 me-
	2	——	你们	



	3p	-ne-	他们	
--	----	------	----	--

这里第一/二人称单数完成体后缀-(e)n 会移到前缀位置，完成体施动者前缀-n-和-b-用于表示未完成体的直接宾语。据 Attinger 分析（没有被广泛接受），第一、第二人称单数形式既可以是-n-（难以与第三人称单数作格-n-区分），也可以是-e-或同化元音。难以解释这些第一、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尤其 OB 时期之前的文本。实际上有时文本中也能看到仅第三人称单数-n-或-b-前缀被替换为-e-前缀。早期苏美尔语母语者偶尔在完成体不写表达施动者的-n-，只有表示直接宾语的非人称的-b-标记。牢记在 OB 时期和苏美尔语口语消亡前，大多数动词链的格标记都是可选的。例如 Ur III 早期 Gudea 文本的未完成体宾语标记不一致：

标记：an-dùl daĝal-me ĝissu-zu-šè ní ga-ma-ši-ib-te {ga+m+ba+ši+b+te}  
 你是(-me-en)一把宽大的雨伞，在你的遮阴下我将开始恢复精神。(Cyl A 3 14-15)

aša<sub>5</sub> gal-gal-e šu ma-ra-ab-il-e {mu+ra+b+il+e+Ø}

e pa<sub>5</sub>-e gú-bi ma-ra-ab-zi-zi {mu+ra+b+zi-zi+Ø}

所有极好的田将向你举手，圩堤和壕沟都将为你呈现它们的岸。(Cyl A 11:12-13)

未标记：ĝiš-hur é-a-na ma-ra-pà-pà-dè {mu+ra+(b)+pàd-pàd+e+Ø}

他会揭露所有他的庙的规划给你(Cyl A 7:6)

<sup>d</sup>nin-ĝir-su é-zu ma-ra-dù-e {mu+ra+(b)+dù+e+n}

Ningirsu，我会为你造你的庙(Cyl A 8:18)

连续文本中宾语标记的不一致：

é u<sub>4</sub>-dè ma-ra-dù-e {mu+ra+(b)+dù+e+Ø}

ĝi<sub>6</sub>-e ma-ra-ab-mú-mú {mu+ra+ab+mú-mú}

白天会为你造庙，夜晚会为你让它长大(Cyl A 12:1-2)

ur-saĝ ma-a-du<sub>11</sub> šu zi ga-mu-ra-ab-ĝar {ga+mu+ra+b+ĝar}

<sup>D</sup>nin-ĝir-su é-zu ga-mu-ra-dù {ga+mu+ra+(b)+dù}

me šu ga-mu-ra-ab-du<sub>7</sub> {ga+mu+ra+b+du<sub>7</sub>}

英雄，你已经告诉过我；我会为你付出真诚的手。Ningirsu，我会为你造你的庙。我会为你让我变得完美。(Cyl A 2:13-14)

其他宾语标记，见于早期行政文本：

10.0.0 še sig<sub>5</sub> gur-lugal PN-ra hé-na-ab-šúm-mu {hé+na+b+šúm+e+Ø}

让他给 PN 10 个王室 gur 的好大麦(-b-)。(TCS 1 7:5-7 Ur III)

mu-túm-e-a mu lugal-bi in-pà {mu+(n)+túm+e+Ø+a}

他由王的名字发誓他会把他(-n-)带来(MVN 7, 526:4-5 Ur III)

OB 文本例:

e-ne-ne en ġipar-ra bí-in-huġ-e-ne {b+n+huġ+e+(e)ne}

ereš-diġir máš-a im-mi-in-dab<sub>5</sub>-bé-ne {Vm+b+n+dab<sub>5</sub>+e+(e)ne}

gudu<sub>4</sub> hi-li-a bí-in-gub-bu-ne {b+n+gub+e+(e)ne}

他们在 Gipar (bí-)安置了高级祭司(-n-);他们选了女祭司(-n-), 不过是女婴(-bí-);  
他们有一个处于 (他) 壮年的牧师(-n-)在那里供职。(Hendursaga A 73-75)

lú mu-sar-ra-ba šu bí-íb-uru<sub>12</sub>-a mu-ni bí-íb-sar-re-a {b+b+ûr+e+Ø+a}  
{b+b+sar+e+Ø+a}[-a~bí-]

所有应该用手扫除 (=擦掉) 这个铭文且把他 (自己) 的名字写在它上面的人  
(Anam 2:32-35 = RIM E4.4.6.2)

### 3. 问题和抄写错误

OB 文学文本常出现变体或有问题的动词结构, 存在不同解释的可能性, 使确切的翻译难以作出。下面的例子中第一人称单数未完成体宾语用 mu-e(n)-, 难以确定是第一人称单数标记用在第一人称复数上, 还是基于第一人称单数与格前缀 me-的第一人称复数直接宾语代词 me-的误解写法, 还是-e-仅指表达完成动作的第二施动者的第二人称单数施动者标记。

me-en-dè: <sup>giš</sup>nimbar-gin<sub>7</sub> šu nu-du<sub>11</sub>-ga-me a-na-aš mu-e-gul-gul-lu-ne

<sup>giš</sup>má gibil-gin<sub>7</sub> sa-bíl-lá nu-ak-me a-na-aš mu-e-zé-er-zé-er-re-ne

我们——为何你(-e-)令他们(-e-ne)像棕榈一样击杀 (我们), 鄙视我们没有向它上面放一个手? ( ? )

为何你(-e-)令他们(-e-ne)像新船一样歼灭 (我们), 蔑视我们没有 (用沥青) 厚涂 ( ? ) 它? (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241-242 OB)

下面同一文本的案例, 似乎第一人称复数宾语写作 me-。

[gu]-ti-um<sup>ki</sup> lú ha-lam-ma-ke<sub>4</sub> me-zé-er-zé-re-ne {me+zé(r)-zé(r)+ene}

Gutim, 破坏者, 在抹除我们! (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230)

小心区分表示宾语的前根位-n-与复现位格的-n-, 尤见于 OB 文本。

kur-ra ga-an-ku<sub>4</sub> mu-ĝu<sub>10</sub> ga-an-ĝar {kur+a ga+n+ku<sub>4</sub>}

我会走进(-n-)大山，在那里(-n-)建立我的名声。(Gilgamesh 和 Huwawa 7 OB)  
OB 文本中第三人称单数宾语标记-n-与-b-的选择常明显出错。下面-n-若不是表达未提到的位置“这里”，则是原本非人称的-b-明显错写为-n-。

za-e é-ubur-ra ma-ra-an-dù-ù-ne {mu+ra+n+dù+e+(e)ne}

为了你他们会建造一个挤奶房(-n-)。(羊与谷物 136 OB)

有一些错误具有合乎逻辑的解释。下面句子使用非人称-b-，是因为宾语  
“Urnamma 王”已经死去，成为非人称的、无生命的尸体。

ur-<sup>d</sup>namma bára gal kur-ra-ke<sub>4</sub> mu-ni-ib-tuš-ù-ne

他们把 Ur-Namma 就位于地下世界的大台上。(Urnamma A 136 OB)

下面是来自 Nippur 的 Ur III 晚期文本，两个 marû 动词表面上都有语法错误，  
第一个动词的前根位用了-n-而非-b-，第二个动词前根位标记缺失：

10 gín kù-babbar itu mìn-èš-ta u<sub>4</sub>-5-àm zal-la

Lugal-hé-ĝál in-lá-e-a bí-in-du<sub>11</sub>

tukumbi nu-l[á], 20 še [gur-lugal] i-áĝ-e-a mu lugal in-pà

Lugalheĝal 宣称，当 Mineš 月已经过去 5 天时，他将称出 10 舍客勒的银子。  
他叫了王的名字，说如果他（这个王）不偿付，他将量走 20 王室 gur 的大麦。  
(Grégoire, AAS 78:5-6 Ur III)

OB 文本的错误不仅出现在 marû 动词宾语标记体系的性的区分上，还出现在施  
动者标记方式上。下面第一个动词仅缺表达第三人称单数人称宾语的前根位-n-；  
第二个动词的前根位是-e-，其作用难以解释。这个-e-可能是第二人称单数施动  
者前缀，重复了施动者后缀-en，也可能是表达位置的-n-的同语素异形体。

ĝá-e <sup>d</sup>nin-hur-saĝ-ĝá mu-e-ši-túm-mu-un a-na-àm níĝ-ba-ĝu<sub>10</sub>

{m+e+ši+n+túm+en}

za-e <sup>d</sup>nin-hur-saĝ-ĝá mu-e-túm-mu-un-nam {m+e+túm+en+am}

我：若我把 Ninhursaĝa 给你带到这里来，我的报偿将会是什么？

你：若你的确把 Ninhursaĝa 带到这里……(Enki 和 Ninhursaĝa 224/226 OB)

#### 4. 限定未完成体动词搭配情态元素/d/后缀

/d/即所谓/ed/-语素，加入未完成体结构可向 marû 词干添加情态的细微差别，即  
可能性（能够、可能做）、必要性（必须、需要做）或义务性（应该、应当、要  
被做）的概念。T. Jacobsen 提出它可以进一步传达出“预行动”的意思，表示未

来的情况，即“即将开始”；Edzard 等其他学者将其描述为“将来式”。详见后面分词和不定式，及/d/搭配非限定动词结构的作用。

OB 时期搭配限定动词的/d/的含义有时尚不明确。下面是早期的例子：

tukum-bi u<sub>4</sub>-da-ta PN ù dumu-ĝu<sub>10</sub>-ne ha-ba-zàh-dè-eš  
{hé+ba+zàh+e+d+eš}

假如今天过后 PN 和我的孩子可能跑出去(ITT V 9594:2-3, Falkenstein ZA 55 (1963) 68 Ur III)

u<sub>4</sub> PN ba-úš-e-da-a {ba+úš+e+d+a+a}

无论（在将来）PN 在何时会死(Falkenstein, NSGU 7:15 Ur III)

1 máš gú-na šeš-kal-la mu nu-da-su-su-da-šè šu bar-re  
{nu+n+da+su-su+d+a+šè}{bar+e+d}

Šeškalla 的一头税用羊，因为他不必偿还，所以将被释放。(Oppenheim, Eames Collection Bab 9:1ff. Ur III)

mu lugal u<sub>4</sub> ba-zàh-dè-na-ĝá NIR-da hé-a bí-in-du<sub>11</sub>  
{ba+zàh+e+d+en+a+ĝu<sub>10</sub>+a}

“通过王的名誉，在我可能逃跑的那天，愿它成为重犯”他称。(BE 3/1, 1:4-6 Ur III)

u<sub>4</sub> temen-ĝu<sub>10</sub> ma-si-gi<sub>4</sub>-na é-ĝu<sub>10</sub> u<sub>4</sub> šu-zi ma-ši-tùmu-da  
{ma+ši+tùm+e+d+Ø+a}

你应当打下基础（木钉）的那天，（就是）公正的手被为我带到我房子的那天  
(Gudea Cyl. A 11:18-19 Ur III)

alaĝ-gin<sub>7</sub> kùš-kùš-a dé-a-meš ì-sè-ge-dè-en-dè-en {V+sè(g)+e+d+enden}

我们要被搞得像倒入模具的雕塑一样吗？（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229）

## 5. 限定未完成体动词搭配末尾/de/

搭配后缀-dè的限定未完成体动词是老问题。在非限定动词上的这个后缀容易理解为“情态元素/d/+限定位格-e”，因为非限定动词结构遵循名词链的构造规则，以格标记（或系动词）结尾。但限定动词没有名词链结构，因此有末尾/e/元素的疑问。

特定情况下能找到异常形式的有道理的来源。下面是 OB 销售合同中没有争议的结构：

u<sub>4</sub>-kúr-šè lú lú-ù nu-un-gi<sub>4</sub>-gi<sub>4</sub>-dè mu lugal-bi in-pà-dè-eš

在未来一个人不应当（向法庭）宣告裁决另一个人，起他们发誓的那个效果的王室誓言(JCS 20, 44:20-22 Nippur, Rim-Sin 25)

这里 nu-un-gi<sub>4</sub>-gi<sub>4</sub>-dè可能是这两种形式的不适当合并：(1) 含限定位格-e 的否定不定式 nu-gi<sub>4</sub>-gi<sub>4</sub>-dè“不宣告裁决”，不严密地取决于所说的动词；(2) 对应主句代词性-bi 的名词化限定动词 nu-un-gi<sub>4</sub>-gi<sub>4</sub>-da“一个人将不宣告裁决另一个人”其他案例更难解释。

最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取决于/d/元素的音位配列。当/d/没有后加一些元音元素(如主语代词)时，即是限定动词链的最后一个元素时，会被略去（详见分词和不定式）。故在以末尾零后缀(-Ø)标记了第三人称单数主语或施动者的限定未完成体动词结构中，先前紧接的/d/元素会略去，这样就无法清楚地指明动词情态语素的出现。类比普遍存在的不定式ġā-ġā-dè“放置”，后缀-dè偶尔置于限定动词链末尾，作/d/元素的异形体。当末尾/e/原本用作限定位格后置词，按定义不能出现在限定动词链时，在异常结构里会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故以前给这个末尾/e/分配新的语素功能的企图是没有必要的。它本质上无含义，仅让/d/元素变得明显易读。这可能是 OB 的创新。

比较下列 OB 时期杀人案判决文本(Jacobsen, *Analecta Biblica* 12, 130ff.)第 41 行的动词读 al-gaz-e，除非是限定动词 al-gaz-e 和不定式 gaz-e-dè的合并。平行结构的末尾第三人称复数主语标记/(e)š/已经使/d/变得可读。

munus-e a-na bí-in-ak-e al-gaz-e-d[è] bí-in-eš {al+gaz+e+d+Ø}

“这个女人做了什么要应当杀掉她的事”他们称。(lines 40-41)

nita 3-a-bi ù munus-bi igi <sup>giš</sup>gu-za PN-šè ì-gaz-e-dè-eš {V+gaz+e+d+(e)š}  
bí-in-e-eš

“那 3 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应当被在 PN 的椅子前处决”他称。(lines 32-34)

PNN al-gaz-e-dè-eš {al+gaz+e+d+(e)š}

PNN 都要被杀掉(lines 55-59)

其他案例：

kù mu-[un]-na-ba-e šu nu-um-ma-gíd-i-dè {nu+m+ba+gíd+e+d+Ø}

（神 Numušda）给他银子，但他将不接受(Marriage of Mardu 77 OB)

iz-zi im-ma-ab-kal-la-ge-dè {Vm+ba+b+kalag+e+d+Ø}

他不得不强化这面（租的房子的）墙(Chiera, PBS 8/1, 102 r 8f. OB)

mu nu-sar-dè in-na-ab-sar {nu+sar+e+d+Ø}

有人为他写的、不应该写出的一个名字 (Ur-Namma 法典结语 g10a、OB 抄本) 被排除出这个讨论的是 Ur III 和更早的动词结构, 它们常丢去第一/二人称单数主语/施动者后缀-en 末尾的/n/, 如Šulgi X 137: na-ba-an-kúš-ù-dè-e“愿你不要对这个产生厌倦”, 平行文本Šulgi D 393: nam-ba-kúš-ù-dè-en。另例:

PN dam šà-ga-na-ke<sub>4</sub> ha-ba-du<sub>12</sub>-du<sub>12</sub>  
ba-ra-ba-dù-dè bí-du<sub>11</sub> {bara+ba+n+dù+e+d+e(n)}

“让 PN 根据自己的意愿嫁给一个配偶, 我将不会妨碍她”他称。(Edzard, SRU 85 r. 2'ff. Sargon 时期)

6. 总结

未完成体结构的 4 种构造方式:

(1) 附加-e; (2) 重复/叠词 (含可丢失的尾音的缺失); (3) 含附加末尾辅音的替补词干——未确定; (4) 替换成不同的、互补的词干

未完成体限定及物动词和使役动词, 及命令式和鼓励式, 表明了“分裂作格性”, 体现在“主宾格”的代词配列上。施动者 (此时是主格主语) 在词干后, 受动者 (此时是宾格宾语) 在前根位。对应的名词链的作格和通格助词不受影响。

XIX. 分词和不定式

1. 理论上的注意事项

下面前两节是牛津 1992 年苏美尔语语法讨论小组会议立场文件的一部分。

1.1 分词和所谓“不定式”的基本构造

非限定动词形式以前缀缺失 (除表否定的预成式 nu-) 的方式区分于限定动词形式。但这种差别不是绝对的, 因为就命令式转换而言动词可以在起始位, 还由于 OB 时期有少见的所谓“无前缀限定动词”构造。

分词 (动词性形容词) 和“不定式”在结构上相关联。它们的关系可描述为动词的体的差别、情态后缀/d/及名词化后缀-a 的有无。对比词干 ba“分配”, 这里搭配虚拟受动者 níĝ“东西”, 用于展示词形变化。这里 ba-e 代表任何 marû词干, 包括叠词和替代词干。

形式	无/a/	加/a/	含义
hamṭu 分词	níĝ ba	níĝ ba-a	分配东西
marû分词	níĝ ba-e	níĝ ba-e-a	正在分配东西

marû分词+/d/	nîg ba-e-d	nîg ba-e-d-a	需要分配的东西
------------	------------	--------------	---------

nîg ba——不强调做事的过程，即表示事件恒久不变、规则性和持久，或者有固有终点的进程（将完成的事件，telic event）。这种形式是名词性复合词的基本形式，如 nîg-ba“分配的东西→一部分，赠品”，ki-ûr“成阶梯的地方→沿岸阶地”，sa-pâr“细绳撒布者→网”，an-dûl“天空遮蔽者→天蓬”，或者表示职业如 dub-sar“泥板书写者→抄写员”，za-dím“石头创造者→玉石匠”，má-gíd“纤夫”，或作定语如 á-tuku“有力量→强大的”，nîg-tuku“有东西→富有”nîg-nu-tuku“没有东西→穷的”，nir-gál“贵族一样的→权威的”。见 Gudea Cyl. A 6:26: ur-saĝ nîg-ba-e ki áĝ-ra“向喜爱礼物的英雄”，即他的性格上对礼物的喜爱可能是恒定不变的。若加名词性后缀-a 则是常说的“过去（主动或被动）分词”：ki áĝ-a“被爱的东西”nîg ba-e——关乎事件的过程、持续性、重复或潜在性，即没有固有终点的进程（未完成的事件，atelic event）。这种未完成体形式可能是作基础结构表达职业，如 ad-gi<sub>4</sub>-gi<sub>4</sub>“回复意见的人→顾问”，maš-šu-gíd-gíd“伸出手给孩子的人→占卜者”。另见定语如 gal-di“做事很有礼节的人”，nin<sub>9</sub> mul-mul“永远容光焕发的姐妹”，u<sub>4</sub> iri gul-gul“四处移动破坏城市的风暴”。这种形式可称作“现在分词”。加入-a 后缀可使分词含义更确定或仅使格式相对化。

nîg ba-e-d——的/d/可添加情态含义，主要是必要性（必须，需要做）、义务（应该）或目的（为了，为的是做）。它可能有非现实的、有前提的含义差异。Jacobsen 观察到它还能传达“预行动”含义，表示未来“即将开始”的情况。Edzard (1967) 描述之为“Tempuszeichen par excellence”，他最后的陈述称之为将来式指示词，至少是在限定不及物动词的场合。但若/d/表达将来时态，则这个用法可能是二次发展出的。由于 marû 词干已经表示了现在或将来的动作，/d/的使用就显得多余。/d/的意思尚不明确（见后），尤其是在 OB 文本里。含限定位格标记的结构 ba+e+d+e → ba-e-d，一般被称为苏美尔语不定式，/d/也可看作是这样的用法，但如今的分析中要牢记：这是有情态含义的 marû 分词。术语“不定式”用在这里表示含后缀/d/的非限定结构只是图方便。

苏美尔语的一个基本公理是，合法的苏美尔语动词的句子或从句在基本层次上必须有一个主语/受动者和一个动词。“不定式”构造实际上是一种动词性从句，由一个主语/受动者和作修饰的分词的动词复合体 √(marû)+d 组成，置于名词链的头名词和形容词的位置；有时两部分会被头名词的修饰成分或副词性成分分开。此动词复合体必须总是以格标记（或标记格的系动词）结尾，除非这个链被其他链嵌入：要么是被定语的形容词性从句，要么是被属格构造的 regens 链。通常简

单“不定式”的格助词是限定位格-e。分析这个作通格语言的“不定式”构造时，可在“及物”的语境中将词干翻译成被动的含义。

除了适用于非限定形式外，不管说“分词”还是“不定式”，根据名词链的构建规则，应牢记名词化后缀-a 表达相关性的作用。-a 生成定语性关系短语或从句，占据新的扩展名词链的主要或第二个形容词的级序空位。若句子 é in-dù“他造了房子”的限定动词被相关化，则生成的从句 é in-dù-a 可用作新名词链的头名词或定语，如 {é in-dù-a}-bi-šè“向那个他建造的房子”。再代入一个非限定过去分词或“现在分词+情态/d/”得 {é dù-a}-bi-šè“向那个被建好的房子”，{é dù-e-da}-bi-šè“向那个将要被建造的房子”

为了简化“不定式”的分析，可以识读出两种“不定式”基本结构，一个有相关化的 -a 后缀，另一个没有：

(a) kù šúm-mu-dè“要(-e)必须给予银子”{šúm+e+d+e}

(b) kù šúm-mu-da“不得不给出的银子”{šúm+e+d+a}

在(a)的“不定式”中 šúm+e+d 作定语修饰成分，通常是一种动名词，即有情态细微差别的现在分词，近似“应该被给出的银子”。末尾-e 即限定位格助词，连接“不定式”构造和句子后部，无论是比如接所说动词的不严密的间接宾语，还是接更独立的副词性（状语）成分。此-e 常在形式及含义上起类似英语不定式“to”的作用。

在(b)中 šúm+e+d 被相关化，此形式出现于例如在未完成体代词接合（见后）中搭配物主代词，或系动词句子如 kù-bi (kù) šúm-mu-dam“那个银子是要被给出的”。

有时分词或“不定式”有名词化后缀-a 的形式与没有名词化后缀-a 的形式在意义上的差异难以鉴别。这个问题可类比到一些情况下简单形容词有-a 后缀与无-a 后缀的意义区别，如 lú-du<sub>10</sub>-ga 与 lú-du<sub>10</sub>。(J. Krecher 1978)

## 1.2 /d/元素的音位转换（原文 phonotaxis）

情态/d/后缀的最新综述是 Edzard 2003 p. 132，称传统上所谓的/ed/语素有 4 个同素异形体：

a) [ed] 于 C 后、V 前

b) [(e)d] 于 V 后、V 前

c) [e(d)] 于 C 后“末尾位”

d) [(e)(d)] 于 V 后“末尾位”如结构 gi<sub>4</sub>-gi<sub>4</sub>



Edzard 对/d/的分析与此处不同的是, Edzard 跟随 Falkenstein, 不接受 Yoshikawa 所称的构建 marû词干的后缀-e 的存在。他认为[e]与元素/d/有关联, 是/ed/元素的组成部分。这种旧式分析局部地导致早期学者推断出, 有一大类词根, 即所谓“规则动词”或“标准形动词”, 不区分出 marû词干。是/ed/元素的加入使这类词根变成 marû分词或“不定式”。基于此观点对照未完成体限定动词的 Poebel-Falkenstein-Edzard 分析, 如 ib-šûm-e“他会给出它”, 后缀-e 是 3 个语素的合并: Vb+šûm+e {第三人称单数+施动者+将来式} 而 Yoshikawa 体系(和此语法的分析) 认为是 Vb+šûm+e+Ø, /Ø/代表 2 个语素: 第三人称单数+施动者, -e 只代表 {未完成体(marû)} 。

前述的音位配列类似于属格助词/ak/的情况。[k]在下列情况删去: a) 在辅音前(物主代词及 CV 式音节的格助词); b) 词边界(#)前, 这里指预想的属格链的末尾的前面; c) 通格助词-Ø前, -Ø在音位上相当于词边界。[k]在元音前保留。可以做一个彻底的分析, 在理论上阐明/d/在非-(a)ni 和-(a)nene 的 CV 音节物主代词前, 和 CV 音节格助词前略去。作为一个名词链内的定语短语, 分词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后加物主/指示代词和格助词。Edzard 的分析假设的插入元音[e]平行于属格/ak/的[a]。但现在这里我们假定 Yoshikawa 的以/e/构建 marû词干方式的存在, 及情态元素实际上就只是/d/。对照 OS 时期的“不定式”hal-hal-dè (Westenholz, OSP 2, 44 2:2), 在表面上反驳了词根尾辅音和/d/元素之间的任何插入元音的存在。详见 G. Steiner 于《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40 (1981) 21-41 的讨论。

为了讨论, 若同时支持/d/的音系学略去理论和 Yoshikawa 的 marû构造理论, 就会得到不合适的结果, 即许多苏美尔语“不定式”不显示/d/元素, 也即实际上没有任何明确的“不定式”音系学标记(比如 Edzard 的上述(d)异形体)。该语言允许属格结构这类平行的省略, 如 ama dumu {ama dumu+ak+Ø}“这个孩子的母亲”。另一方面, 持 Edzard 的“基本元素是/ed/”观点的学者必须也持观点: 以用 Yoshikawa 的-e 后缀构建的、区别于含情态/ed/的“不定式”的 marû词干为基础的 marû分词不存在。换言之, 所有类 ba-e 形式的 marû分词反而会分析成 ba+e(d)。这样最终会导致问题: 怎样翻译所有/ed/结构使结果具有任意意义上的一致性。这可能就是为何 Edzard 选择“将来式”这种普通含义而非其他情态含义来描述/ed/语素。

下面总结了上述所有的省略体系与按名词链规则使用的 marû分词(“不定式”)及名词化后缀-a 的结合情况。

a) ba-e-d 在物主代词和格助词之前:

1 单+通格  $ba+e+d+\hat{g}u_{10}+\emptyset > ba-e-\hat{g}u_{10}$

2 单+位格  $ba+e+d+zu+a > ba-e-za$

3 单人+位格  $ba+e+d+(a)ni+a > ba-e-da-na$

3 单非+位格  $ba+e+d+bi+a > ba-e-ba$

b)  $ba-e-d$  在格助词或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前:

通格  $ba+e+d+\emptyset > ba-e$

作格/限定位格  $ba+e+d+e > ba-e-d\grave{e}$

位格  $ba+e+d+a > ba-e-da$

随伴格  $ba+e+d+da > ba-e-da$

限定格  $ba+e+d+\check{s}\grave{e} > ba-e-\check{s}\grave{e}$

属格  $ba+e+d+ak > ba-e-da$  (预期的属格)

3 单系动词  $ba+e+d+Vm > ba-e-dam$

c)  $ba-e-d$  加名词化- $a$  和名词链元素

词边界  $ba+e+d+a+\# > ba-e-da$  (属格 *regens*)

位格  $ba+e+d+a+a > ba-e-da(-a)$  (位格常省略)

3 单系动词  $ba+e+d+a+m > ba-e-dam$

代词+格助词  $ba+e+d+a+(a)ni+e > ba-e-da-n\acute{e}$  (代词接合)

注意系动词结构  $ba-e-dam$  有 2 种来源。注意依照省略体系,  $ba-e-da$  还有其他的语素来源:

位格  $ba+e+d+a > ba-e-da$

随伴格  $ba+e+d+da > ba-e-da$

属格  $ba+e+d+ak > ba-e-da$  (预期的属格)

- $a$ +词边界  $ba+e+d+a+\# > ba-e-da$  (属格 *regens*)

- $a$ +位格  $ba+e+d+a+a > ba-e-da$  (位格常省略)

序列/ $ba-e-da$ /的这些多种可能的源头导致了过去的一些“不定式的”/ $ede$ /与/ $eda$ /形式的区分问题。

紧接的例子中没有含有音位配列上省略的/ $d$ /的动词结构的参考文本, 避免对基本资料产生困扰; 章节结尾有展示。

2. 有关“不定式”或分词的正字法特性

/ $d$ /后缀“不定式”搭配看起来不像是已知的  $mar\hat{u}$  词干的动词并不罕见。

kuše-sír é-ba-an 2-a *kéš-re<sub>6</sub>-dè* {kéš(e)dr+e+d+e}

去把凉鞋系成两双(PDT 361:4-5 Ur III)

60 sa gi ki PN-ta a-ša *kéš-e-dè* maš-maš-e šu ba-ti

Mašmaš从PN处收到60捆芦苇来系上一块田地(Nik II 182:1-4 Ur III)

324 sa gi ka íd-da íd damar-dsuen é gá-ra *kéš-dè* {gar+a+Ø}

在Amar-Suen的Ka'ida河的324捆芦苇去系上建好的房子(Kang, SACT II 161:1-4 Ur III)

第一个表现“不定式”的完整（全部）结构；第二个表现了稍微简化的完整结构；第三个是缩略写法。对比Ur III之前文本的写法 *dù-dè* (Gudea 铭文) 和后期标准化的完整写法 *dù-ù-dè*。其他词根，特别是含/u/元音的表现了同样的 *marû* 词干不完整、缩略过的写法趋势，尤见于早期文本。例如“饲喂（动物）”在OS或Ur III时期一般写 *gu<sub>7</sub>-dè*，如 *še-numun še anše gu<sub>7</sub>-dè* “种子大麦和喂驴子的大麦”(Bauer, AWL 21:2 OS)；*gu<sub>4</sub>-gu<sub>10</sub> gu<sub>7</sub>-dè hé-na-ab-šúm-mu* “让他把我的牛给他去喂”(Sollberger, TCS 1, 3330 rev. 1'-3' Ur III)可猜测出口语上支持了这些加长元音的情况需要含-e后缀的 *marû* 词干。书面语上/d/元素的出现似是 *marû* 词干的充分指示。如M. Powell的建议，(Fs. Diakonoff (1982) 317)“末尾是元音的动词词干的‘不定式’极少完整写出，这是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去避免疑惑。”

有时母语符号列表证明我们对符号“值”的选择的正当性，即表现了构造要求的加长的 *marû* 词干，所需要的同器官发出的末尾元音(德语überhängender Vokal)。一个“不定式”的例子可以看到：*uru<sub>12</sub>-dè* “使平整”，*hamṭu* 词干的字相同但仅读 *ūr*。许多/u/元音动词表现出这个特性，如 *kūr/kúru* “改变”，*ku<sub>5</sub>/kudr/kur<sub>5</sub>/kuru<sub>5</sub>* “切开”，*tuk/tuku* “拥有”，*ur<sub>11</sub>/uru<sub>4</sub>* “犁地”。其他情况没有这种正当理由，但这种现象仍发生，对比Gilgameš和Aga 58: *dím-ma-ni hé-sùh(u) galga-ni hé-bir-re* “为使他的推论将变得令人迷惑，他的判断没有条理（他的判断没有条理，这样他的推论将使人迷惑）”

更成问题的是常见的 *AK-dè* “去做”，M. Powell 假设它是“不定式”：同素异形体 *kè*(AK)+情态/d/。P. Attinger 于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95, 46ff. & 208ff. 提议为同素异形体/k/+情态/ed/。这些解释支持{AK+e+d+e} > *kè-dè*，即严格的 *marû* 词干加/d/和限定位格。注意AK符号的音值/意义 *kè*证实于OB的原始Ea符号表，变体写法 *ke<sub>4</sub>-dè*见于Garšana文本(Jagersma 2010 §28.7)

最后，存在难有简明的正字法解释的 hamṭu 词干“不定式”的案例。从早期文本至少可推断出缩略的、“语素字素的”或“助记的”写法在某些场合有效，此时写出的是 hamṭu 词根，但对应的 marû词干由读者自备。比较Šu-Sîn 和 Utuheġal 的下面两个王室铭文的限定结构：

lú mu-sar-ra-ba šu bí-íb-ùr-ùr-a mu-ni bí-íb-sar-re-a (CDLI P432280:219'-222')

lú mu-sar-ra-na šu bí-ín-ùr-a mu-ni bí-íb-sar-a (CDLI P216798:5-7)

一个应当擦除这个/他的铭文且应当在它上面写他名字的人

### 3. 有关“不定式”或分词的句法特性

常遇到缺失主语/受动者头名词或必需的施动者的分词或“不定式”构造。其中许多情况下可以假设一个被省略的名词，典型如<lú>或<nîġ>，以理解这类结构。

<lú> <nîġ> húl-húl-le-me-en <lú> <nîġ> du<sub>10</sub>-du<sub>10</sub>-ge-me-en

<lú> giri<sub>17</sub>-zal nam-nun-na u<sub>4</sub> zal-zal-le-me-en

让所有（事物）高兴的（人）是我，让所有（事物）感到愉快的（人）是我，让所有的日子过得壮丽和盛大的（人）是我(Šulgi B 175-176 Ur III)

比较没有省略施/受动者的平行文本：

<sup>d</sup>šul-gi lú nîġ lu-lu-me-en

Shulgi，使事物（变得）众多的人是我(Šulgi A 55 Ur III)

其他例：

mu nu-ġál-la-ka {nu+ġál+a+ak+a}

mu hé-ġál-la

在（事物）不存在的 {=缺乏的} 一年

（事物）真正存在的 {=充裕的} 一年 (Edzard, SRU No. 54 2:15/18 古阿卡德时期)

húl-húl-le-ġá du<sub>10</sub>-du<sub>10</sub>-ge-ġá {dùġ-dùġ+e+ġu<sub>10</sub>+a}

关于我导致（人们）非常高兴及使（事物）令人愉快(Šulgi E 33 Ur III)

lá-a-ne-ne nu-ta-zi {lá+a+(a)nene(+ta)}

从他们的剩余（物品）看它还没有被扣除(Nik I 271 4:1 OS)

当 marû分词作属格构造的 regens 时，rectum 表示分词的内含的主语/受动者：

ùnu-dè du<sub>q</sub>-du<sub>q</sub> <sup>dug</sup>šakir-ra-ka-na u<sub>4</sub> im-di-ni-ib-zal-e

放牛郎把他的日子花在搅乳器的搅拌上 (Enki 和世界秩序 30 OB)

zi-zi šú-šú tigi za-za-am-za-am-ma-ka ki bí-zu-zu-a

关于我怎样总是知道 tigi 和 zamzam 乐器升调和降调的地方(Šulgi E 34 Ur III)

主语/受动者、间接宾语、施动者可代词化, 由分词构造以物主代词的形式表示:

é-gal-la-na níĝ-gu<sub>7</sub> la-ba-na-ĝál tuš-ù-bi nu-ub-du<sub>7</sub> {tuš+e+bi+Ø}

他宫殿里没有给他吃的东西, 住在这里面不合适(Lament over Sumer and Ur 307 OB)

60 še gur ki dumu In-si-na<sup>ki</sup>-ke<sub>4</sub>-ne-ta ù še tuku-ni {tuk+e+(a)ni+Ø}

60 gur 来自 Isin 公民的大麦和被他持有的大麦(TCS 1, 198:3-5 Ur III)

#### 4. 代词接合

指 hamṭu 或 marû 分词接合物主代词的结构。这种结构构成时间关系从句的简化形式。常见于 OB 文学文本, 尤其是 marû 形式。有两种构造范式, 一是 hamṭu 词干+名词化-a 后缀, 二是 marû 词干+情态/d/扩展+名词化-a 后缀, 均再加代词性后缀。详见 Edzard 2003, p. 137-142 和 Thomsen §519-521。

hamṭu: 1 单 ku<sub>4</sub>-ra-ĝu<sub>10</sub>(-ne) {kur<sub>q</sub>+a+ĝu<sub>10</sub>+ne}

2 单 ku<sub>4</sub>-ra-zu(-ne) {kur<sub>q</sub>+a+zu+ne}

3 单人 ku<sub>4</sub>-ra-ni {kur<sub>q</sub>+a+(a)ni}

3 单非 ku<sub>4</sub>-ra-bi {kur<sub>q</sub>+a+bi}

1 复 ku<sub>4</sub>-ra-me\* {kur<sub>q</sub>+a+me}

2 复 —

3 复 ku<sub>4</sub>-ra-ne-ne {kur<sub>q</sub>+a+(a)nene}

marû: 1 单 ku<sub>4</sub>-ku<sub>4</sub>-da-ĝu<sub>10</sub>-ne {kur<sub>q</sub>+kur<sub>q</sub>+d+a+ĝu<sub>10</sub>+ne}

2 单 ku<sub>4</sub>-ku<sub>4</sub>-da-zu-ne {kur<sub>q</sub>+kur<sub>q</sub>+d+a+zu+ne}

3 单人 ku<sub>4</sub>-ku<sub>4</sub>-da-ni {kur<sub>q</sub>+kur<sub>q</sub>+d+a+(a)ni}

3 单非 ku<sub>4</sub>-ku<sub>4</sub>-da-bi {kur<sub>q</sub>+kur<sub>q</sub>+d+a+bi}

1 复 —

2 复 ku<sub>4</sub>-ku<sub>4</sub>-da-en-zé-en\*\* {kur<sub>q</sub>+kur<sub>q</sub>+d+a+enzen}

3 复 —

\*此形式未由 Edzard 证实，对比可能的形式 *šu nu-du<sub>11</sub>-ga-me, sa-bíl-lá nu-ak(a)-me*“尽管我们还没有触摸它”“尽管我们还没有抹平它”(LSUr 241-242 OB)

\*\*此形式未由 Edzard 证实，见 Michalowski, JCS 30 (1978) 115:4，这可能是 OB 的人为创造。

第一和第二人称单数的末尾后缀曾读-dè，与随伴格-da 相联系。(Thomsen 如此) Edzard 2003 随 J. Krecher 读-ne，作位格含义，这是基于少数 Emesal 语境的变体-né而得。C. Wilcke 在 RAI 53 (2010) 29-32 确认该-ne 是指示词后缀-ne。Jagersma 2010 §20.2 称之为“老式的位置上的格标记……无疑与位置前缀[ni]同源”“一个僵化的格标记”。对比状语表达 *dili-zu-ne*“你单独，由你自己”常读作 *dili-zu-dè* (?)

在第三人称单数事件里起状语作用时物主词后缀普遍隐藏了限定位格后置词。第一和第二人称-ne 后缀或起相同作用。这样 *hamtu* 形式或可译为“当某人做某事时/与某人做某事同时”，*marû*形式常译为现在-将来时态，偶尔添加像义务性或必要性之类的情态含义，即“当某人做、必须/不得不做、即将做某事”。

PN *ti-la-né šu ba-ti* {tíl+a+(a)ni+e}

PN，当他还活着时，接受它（买价）(BIN 8, 352 2:1-3 OS)

*umma<sup>ki</sup> e-bé bal-e-da-bé* {bal+e+d+a+bi+e}

无论 Umma 可能在何时跨过这道沟(Ean 1 rev. 5:37-38 OS)

še *gur<sub>10</sub>-gur<sub>10</sub>-ru-da-zu-dè* {gur<sub>10</sub>-gur<sub>10</sub>+e+d+a+zu+dè}

当你必须收割大麦时(Farmer's Instructions 74 OB)

就限定位格后置词而言，比较下面 OB Nisaba 赞歌的阿卡德语注释中介词 *ina* “在……里”的使用：

*é-engur-ra ki tuš-a-né : a-gu-ur i-na wa-[ša]-bi-šu*

*abzu eridu<sup>ki</sup>-ga dù-dù-a-né : ap-sa-am e-ri-du i-na e-pe-ši-i-šu*

*hal-an-kù šà kúš-ù-da-né : i-na ha-al-la-an-ku i-na mi-it-lu-ki-šu*

当他(Enki)入座 Engur 寺时

当他已经建立 Eridu 所有的深渊时

当他将要在 Halanku 仔细考虑时(Nisaba A 40-42)

OB 文学文本有许多新词（新义？），导致异常形式的出现，使创建一般化的范式受到困难。下面的代词接合与限定动词结构共现，导致从句出现不明确的时间差别：

eger-bi-šè ug-àm saĝ-bi-šè piriĝ-àm

ug-e piriĝ im-sar-re

piriĝ-e ug [im]-sar-re

ug-e piriĝ im-[sar]-re-da-bé

piriĝ-e ug im-[sar]-re-da-bé

u<sub>4</sub> nu-um-zal ĝi<sub>6</sub>-[u<sub>3</sub>-na] nu-ru-gu<sub>2</sub>

在后面的的是 *ug* 狮子，在前面的是 *piriĝ* 狮子

*piriĝ* 狮子在后面追 *ug* 狮子，*ug* 狮子在后面追 *piriĝ* 狮子

当 *piriĝ* 狮子在后面追 *ug* 狮子时，当 *ug* 狮子在后面追 *piriĝ* 狮子时

白天没有消逝，半夜（黑夜）尚未反抗（？）（Enmerkar 和 Ensuhgirana 82-87 OB）

下面 hamtu 和 marû 形式结合成偶见的混合形式：

tu-tu-a-zu ha-ra-gub-bu-ne {tu(d)-tu(d)+a+zu+e}

让他们在你诞生时与你站在一起（Enki 和 Ninmah 36 OB）

## 5. 限定动词的代词性后缀

可与代词接合构造相比的是一类加物主代词后缀的限定动词结构。常难以做到文体差别的确定翻译。如：

u<sub>4</sub> ba-zàh-dè-na-ĝá NIR-da hé-a bí-in-du<sub>11</sub> {ba+zàh+e+d+en+a+ĝu<sub>10</sub>+a}

“在我应当逃离的那天，愿它是个重罪”他声称（BE 3/1, 1:4-6 Ur III）

PN še hé-ĝál bí-du<sub>11</sub>-ga-ĝu<sub>10</sub> hé-na-ab-šúm-mu {b+Ø+dug<sub>4</sub>+a+ĝu<sub>10</sub>+e?}

让他（把大麦）给 PN，基于我已命令的“让这里有大麦！”（Sollberger, TCS 1, No. 115:2-6 Ur III）

<sup>d</sup>en-líl sipa saĝ-gi<sub>6</sub>-ga-ke<sub>4</sub> a-na bí-in-ak-a-bi

Enlil, “黑头人”的牧师，这（就是）他们对他们做的事（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72 OB）

## 6. 词汇注 3——多重支配动词

有时许多动词表现支配（间接宾语的格的选择偏好）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受到了阿卡德语句法的影响。常见的例子有：si“倒入(-a)”、ra“打在……上(-e)”、siġ“撞到……上(-e/a)，击打，重击”等。下面 3 组例子中，(a)表示正常的支配，(b)表示变成工具格含义方向的支配，(c)表示不合法的两个格助词的合并。

(a) li<sup>giš</sup>û-sikil kur-ra-kam izi-a bí-si-si

Juniper, 山里的纯洁的植物，他一遍又一遍把它充填到火焰里(Gudea Cyl A 8:10 Ur III)

(b) <sup>giš</sup>ig-bi mah-àm ul-la mi-ni-in-si

它的高耸的门，他用(-a)鲜花填满(Ur-Namma B 26 Ur III)

(c) GÁNA šuku sur<sub>x</sub>(ÉREN)-ra, GÁNA gig-ga, a-e íb-si

工人自给自足的田地，一个小麦田，已经用(-e)水充满 (ITT 2 3116 = FAOS 19 Gir16 古阿卡德信件)

(a) saġ-du-bé tíbir im-mi-ra

他让（他的）手掌(-Ø)打在他们的头上(-e) (JCS 21, 30 4:24f. Šū-Sîn 铭文 Ur III)

(b) ká silim-ma-bi <sup>giš</sup>al-e bí-in-ra

他用(-e)镐子打向幸福之门 (Agade 的咒骂 125 OB)

(c) é-kur za-gìn-na dù-a-ba <sup>giš</sup>al-e hé-em-mi-in-ra

他用(-e)镐子打在的青金石上(-a)，所有的（青金石） (Eridu 悼词 C 26 OB)

(a) u<sub>4</sub> <sup>giš</sup>tukul elam-a ba-sìg-ga

当武器打（进）Elam 的那一天(BIN 9, 4-7, JCS 30, 196 n. 17)

(b) umuš-bi in-sùh-àm líl-e bí-in-sìg-ga-àm

他迷惑了它的审判，用(-e)“风之幻影”打它（=把它打进风中） (Nippur 悼词 104 OB)

(c) <sup>d</sup>en-líl-le <sup>d</sup>ur-an-ki-ka <sup>giš</sup>mitum-a ba-an-sìg

Enlil 用(-a)神赐的武器打在 Duranki 上(-a) (对苏美尔和 Ur 的悼词 139 OB)

## XX. 分词/“不定式”语法语境范例集

### 1. 无名词化后缀-a 的 hamṭu 分词



裸 hamtu 词干是众多的普通或专有名词的组成部分，含许多不同职业的术语。

如：

apin-ús 犁的跟随者 > 庄稼汉；gir<sub>4</sub>-bil 热炉子的人 > 司炉

gír-lá 带刀的人 > 屠夫；gu<sub>4</sub>-gaz 打牛的人 > 小牛屠夫

igi-nu-du<sub>8</sub> 看不见的（人） > 盲人工人

kù-dím 银子造型者 > 银匠；lú-ěš-gíd(-k) 拉绳子的人 > 田地测量员

lú-kaš<sub>4</sub> 跑动的人 > 信使；lú-zàh 逃跑的人 > 逃犯

(lú-)má-gíd 拉船的（人） > 纤夫

munu<sub>4</sub>-mú 麦芽培养者 > 麦芽生产工

àga-ús(-ne) 王冠追随者（们） > 士兵（们），护卫（们）

íl(-ne)（载荷）搬运者（们） > 脚夫（们）

ki-nú 躺下的地方 > 住宿营房；ki-tuš 坐的地方 > 住宅

nîg-gu<sub>7</sub> 可吃的东西 > 食品；nîg-ba 分派、分配的东西 > 礼物/赠品

这也是冗余的复合动词的词干，如 ir si-im - a<sub>5</sub>“表演嗅芳香”→“嗅闻”；ki su-ub

- a<sub>5</sub>“表演摩擦地面”→“自己拜倒”；šu-tag - du<sub>11</sub>“去做手的触摸”→“去装饰”

这种裸 hamtu 分词常见于一般语境和早期的文学语境，后者传达体的细微差别，难以与 marû分词区分。例：

šu-nîgin 50 lú igi-nîgin dba-ú ga kù munu<sub>4</sub> kù **ba-me** {ba+me+(e)š}

他们是 Bau 的总共 50 人的监督员，分发神圣的牛奶和麦芽酒(Genouillac TSA 5 13:1-4 OS)

ama **nu-tuku-me** ama-ġu<sub>10</sub> zé-me {nu+tuku+me+(e)n} {zé+me+(e)n}

a **nu-tuku-me** a-ġu<sub>10</sub> zé-me

我是一个没有妈的人——你就是我妈！

我是一个没有爸的人——你就是我爸！（Gudea Cyl A 3:6-7 Ur III）

su-ġá á-sàg nîg-hul **ġál-e** a im-ma-ni-ib-tu<sub>5</sub> [-e~-b-]

在我的身体里，产生邪恶的 Asag 魔鬼在洗洁（男人和他的神 74 OB）

ur-saġ usu ir<sub>7</sub>-ra me galam-ma **šu du<sub>7</sub>**

diġir me-dím gu<sub>4</sub>-huš igi bar-bar-re-dè **du<sub>7</sub>**

a-a-zu <sup>d</sup>suen-gin<sub>7</sub> zi **ti-le** ki ba-e-a-âġ {til+e}[-e~ba-]

英雄，拥有强大的力量，使巧妙的 *me*（变得）完美，

神，拥有猛牛的四肢，恰好被注视着，

神，如你热爱的使带来生命的父亲 Suen 那样（为 Sîn-iqišam 给 Numushda 作的赞歌 37 OB）

gùd-bi-šè á **dúb** ì-ak-e {dúb+Ø V+ak+e+Ø}

它（鸟）扇动翅膀，向着它的巢穴（鸟与鱼 111）

无后缀-a 的简单 hamṭu 分词如何在含义上与 marû分词区分尚不总是明确，除非可以比照完成体与未完成体的不同去推断含义差别。OB Lú词典系列的编纂者无疑意识到了这些差别。比较下面双语词汇条目中 hamṭu 分词与 marû分词不同的阿卡德语表达(OB Lu B ii 7/9/23/25)，按阿卡德语翻译：

lú níḡ tuku = ša-a-ru-ú-um “富有，富足的人”

lú níḡ tuku-tuku = ra-a-šu-ú “贪得无厌的人”

lú tēš tuku = ša bu-uš-tam i-šu-ú “有尊严的人”

lú tēš tuku-tuku = ba-a-a-šu-ú “非常正派（？）的人”

## 2. 有名词化后缀-a 的 hamṭu 分词例

iri-ka-gi-na lugal lagas<sup>ki</sup> lú é-ninnu **dù-a**

Irikagina, Lagaš的王，建造了 Eninnu 庙的人(Ukg 10-11 4:5-9 OS)

5.0.0 še gur-saḡ+ḡál [...] é-gal-ta **er<sub>14</sub>(DU.DU)-ra-ne** ì-gu<sub>7</sub> {erx+a+(e)ne+e}

5 gur 数量的大麦被来自宫殿里的【……】吃了(Nik I 133 3:1-5 OS)

mu nu-bànda ù gār-du damar-dsuen kaskal-ta **er-ra-ne-šè** {er+a+(e)ne+šè}

给已经从马路过来的 Amar-Suen 监工和士兵的（小牛）(Legrain, TRU 334:2-3 Ur III)

注意少见的名词化词根直接用作名词的情况，如 ti-la“生命/性命”

## 3. 无名词化后缀-a 的 marû分词

裸 marû词干是众多名词的组成部分，含许多不同职业名称及专业术语。如：

balaḡ-di(d) 搞竖琴的人 > 竖琴师；ga/ì-gùr-ru 运奶/油的人 > 奶/油搬运工

lú-búr-ru 揭示它（梦）的人 > 解梦者；lú-kaš<sub>4</sub>-e 在跑步的人 > 跑步者

sig<sub>4</sub>-dím-me 砖块创造者 > 制砖工；umbin-ku<sub>5</sub>-ku<sub>5</sub> 剪指甲的人 > 修甲师

zi-du 践行正义者 > 义士

é-me-ur<sub>4</sub>-ur<sub>4</sub> 集聚（所有）me（me们？）的寺院

íd-lú-dadag 净化(<\*dag-dag)一个人的河=考验之河

í-d-NINA<sup>ki</sup>-šè-du 通往 NINA 的运河

nin-lú-ti-ti 让人活下去的女士 PN; lugal-níĝ-lu-lu 令万物繁育的王 PN

me-al-nu-di 他 PN, 那个不渴望天赐力量的人

从包括但不限于上面所列的名词构造看, marû分词是苏美尔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多产的特色, 尤见于文学语境。marû分词既有动词特征, 又有名词特征。它可以像名词链定语那样被动词的预成式 nu-否定, 可以加代词性后缀, 也可以加入称的复数标记-(e)ne 或格助词。

#### 4. marû分词后接物主或指示代词

naĝa<sub>4</sub> mah<sup>d</sup> nanše ki-gub-ba-bé tag<sub>4</sub>-e-ba {tag<sub>4</sub>+e+bi+a}

基于有人把 Nanše 的大研钵从底座上移走了 (Ean 62 side IV 3:7'-8' OS)

šà-ge du<sub>11</sub>-ga eme-a ĝá-ra-a {ĝar+a+ak}

a-ba-a ĝá-gin<sub>7</sub> búr-búr-bi mu-zu {aba+e}

对这从内心说出, 置于舌头的 (言语), 谁像我一样已经知道了它的解释? (Šulgi C 110-111 Ur III)

kur sig itima kù ki ní te-en-te-en-zu {ten-ten+zu+e}

é-kur é za-gìn ki-tuš mah ní ĝūr-ru-zu {ĝūr+e+zu+e}

就你的深山来讲, 这圣厅, 你恢复自己的地方, 你的, 这青金石的房子, 尊贵的带有恐惧的住宅 (?) (Enlil A 76-77 OB)

u<sub>4</sub>-da u<sub>4</sub> ug<sub>5</sub>-ge-ĝu<sub>10</sub> nu-un-zu {ug<sub>5</sub>+e+ĝu<sub>10</sub>+Ø}

若她不知道我的死期 (Dumuzi 之死 12 OB)

#### 5. marû分词后接副词性格助词

##### 5.1 主语通格-Ø

é-ki-šuku-bi uz-ga èš ĝá-ĝá {ĝá-ĝá+Ø}

ne-saĝ-bi kur ĝeštin biz-biz-zé {biz-biz+e+Ø}

é-lùnga-bi<sup>id2</sup> idigna a-ù-ba ĝál-la-àm {ĝál+a+m+Ø}

这配给处的房子 (是) 建立圣地的财富——

这第一批果实供品 (是) 长流酒水的山——

从这酿造台 (出来的是) 存在于甘甜的水的 Tigris (<sup>id2</sup>idigna 可能的翻译) (Gudea Cyl A 28:9-13 Ur III)

u<sub>4</sub>-bi-ta <inim> im-ma **gub-bu** hé-gâl im **si-si-ge** ba-ra-gâl-la-am<sub>3</sub> {gub+e+Ø}  
{si(g)+si(g)+e+Ø}

即便在那些天<言语>维持在现存的黏土上，把黏土（片）放入黏土（信封）的事肯定不存在（Sargon 传说 53 OB）

ní-zuh é bùru-bùru <sup>giš</sup>ig gub-bu za-ra suh-ù {bùru-bùru+Ø, gub+e+Ø, suh+e+Ø}

一个窃贼，钻入房子，让们一直（开）放着，拉出了门的转轴(JCS 24, 107 No. 1:12)

## 5.2 受动者通格-Ø

šeš-kal-la ù en-ú-bi-šu-e še giš **ra-ra** ì-til {ra-ra+Ø}

Šeškala 和 Enubišu 已经结束了大麦脱粒(SET No. 265:1-4 Ur III)

a zi-[šà]-gâl numun zi **ù-tu** šu-šè im-ma-ab-lá {ù-tu(d)+Ø}

给予生命的水，使好的种子萌发，他捧在手里（鸟与鱼 6 OB）

较晚的 Nabītu I 17 词汇表以ù-tu(d) 作 tu(d)的 marû词干。

é lâl ì-nun ù gēštin ki sískur-ra-ka-na **nu-šilig-ge** mu-na-an-dù  
{nu+šilig+e+Ø}

这个他造的房子，他的供品位上糖浆、酥油和葡萄不会断供(Amar-Suen 11, 13-17 Ur III)

## 5.3 作格-e

šeš-a-ne-ne ku-li-ne-ne, èn **tar-re** im-mi-in-kúš-ù-ne  
{tar+(e+)e}{Vm+b+n+kúš+e+ne}[-e~-bi-]

他的兄弟和朋友用盘问(-bi-)耗尽了他(-n-)的力气（Lugalbanda 和 Enmerkar 225-226 OB）

动词词干是 marû还是 hamṭu 尚不明确，但无论如何都要加有用的作格助词-e。

sig-ta **du** igi-nim-ta **du-e** á šed-bi-šè ní hé-eb-ši-te-en-te-en {du...du+e}

从上面或下面来的人在凉爽的枝头下恢复他自己的精力(Šulgi A 32-33 Ur III)

注意到作格助词仅见于第二个分词，在作格名词链的末尾。

íl énsi umma<sup>ki</sup>(-a) a-šà.GÁNA **kar-kar** níg-érim **du<sub>11</sub>-du<sub>11</sub>-ge**  
{kar-kar...du<sub>11</sub>-du<sub>11</sub>(g)+e}

e ki-sur-ra dnin-gîr-su-ka e ki-sur-ra <sup>d</sup>nanše gâ-kam ì-mi-du<sub>11</sub>  
{Vm+bi+n+du<sub>11</sub>}

Il, Umma 的统领, 田地的接受者, 邪物的执行者, 宣称: “Ningirsu 和 Nanše 的界堤是我的!” (Ent 28 4:19-29 OS)

注意到作格仅置于第二个分词, 名词链的末尾处。

nin en ù-tu-dè lugal ù-tu-dè dnin-men-na-ke<sub>4</sub> tu-tu al-gâ-gâ {utud+e}

生育 en 的、生育王的王后, Ninmenna(k)建立了生产 (对 Hoe 的赞歌 26-27 OB)  
相反的是, 这里作格-e 出现了 3 次, 除了 utud+e 的-e 是 marû 的构造成分。分词 tu-tu 没有表明受动者, 可假设省略的<lú>。这类省略尤见于文学语境。

#### 5.4 限定位格-e

<sup>d</sup>en-líl temen an-ki-bi-da šibir ûg ge-en-ge-né šu du<sub>8</sub> {ge(n)-ge(n)+e}

Enlil, 天与地的基础, 抓住使人们安全的权杖 (Šulgi E 1-2 Ur III)

ì-ne-éš <sup>d</sup>utu u<sub>4</sub>-ne-a <sup>d</sup>utu an-na gub-bé-e {gub+e+e}

现在 Utu, 在 Utu 站在天上的这一天 (Enki 和 Ninhursağa 50-51 OB)

完整的写法暗示这里的词干是 marû。这里限定位格有状语的作用。

ur-bar-ra sila<sub>4</sub> šu ti-a-gin<sub>7</sub> ul<sub>4</sub>-ul<sub>4</sub>-le im-gên

像狼抓到羊羔一样他来得很快 (Enmerkar 和 Ensuhgirana 49 OB)

这里限定位格有状语的作用。

#### 5.5 位格-a

1 sila<sub>4</sub> ù-tu-da ba-ûš {utud+a}

1 头小山羊, 生下来时就死了 (JCS 28, 222 No. 48:1 Ur III)

ki-bala kur bad-rá è-a-né sùh-sah<sub>4</sub>-a u<sub>4</sub> mi-ni-ib-zal-zal-e

在他向前走到叛逆者的领地, 那遥远的地方时, 他在吭哧吭哧行进 (的战斗中)  
花费数天 (Inana E 25)

<sup>d</sup>nin-tu ki-tuš [giri<sub>17</sub>]-zal-la ki-tuš níg lu-lu-a {lu-lu+a}

ama <sup>d</sup>nin-tu bára tuš-a-né

Nintu, 母亲 Nintu, 在她坐在讲台上, 华丽的座位, 让万物富足的座位时 (对 Nintu-Aruru 的赞歌 40 OB)

#### 6. marû 分词后接修饰名词的格助词或系动词

dùr<sup>ur</sup> dili du-gin<sub>7</sub> {du+gin<sub>7</sub>}

像一头种驴一样单独行动 (Šulgi A 74 Ur III)

lú a-šà ur<sub>11</sub>-ru-ke<sub>4</sub> a-šà hé-ur<sub>11</sub>-ru {ur<sub>11</sub>+e+ak+e}

让耕田的人耕田（谚语 4.47 OB）（动词的替代读法是  $uru_4^{ru}$ ）

lú gâ ì-šub-ba  $^d$ nanše-ka sig<sub>4</sub> **dím-me-me** {dím+e+meš}

他们是 Nanše 制砖厂房的制砖工(DP 122 2:4-5 OS)

an lugal-da bára an-na-ka di **si-sá-e-me-en** {sá+e+me+(e)n}

与 An 王一起，在 An 的高台上我正确地实行正义（Enki 与世界秩序 74 OB）

7. marû分词+人称复数-(e)ne

ninda-bi saĝ-apin apin-dur sur<sub>x</sub>(ERIM) **è-è-dè-ne** šu ba-ti

{è(d)-è(d)+(e)ne+e}

那些面包被引犁的人获得，在队伍的缆绳犁里带着。(VS 14, 75 4:1-4 OS)

ì-bi lú ì **nu-zu-(ù)-ne** ì-im-du<sub>q</sub>-du<sub>q</sub>-ne {nu+zu+e+(e)ne+e}

这黄油被不懂黄油的人搅拌（苏美尔和 Ur 毁坏的悼词 335-336 OB）{-ù- = 变体}

**nu-zu-ù-ne** um-ši-húl-húl-e-eš {nu+zu+e+(e)ne+Ø}

不知道<任何事>的人应该非常地高兴（Uruk 悼词 E 28 OB）

8. marû分词后接名词化后缀-a

lugal ninda sa<sub>6</sub>-ga **gu<sub>7</sub>-gu<sub>7</sub>-a** šuku-re <šū> im-ma-an-dab<sub>5</sub> {gu<sub>7</sub>-gu<sub>7</sub>+a+e}

{ba- = -e} {Vm+ba+n+dab<sub>5</sub>+Ø}

曾吃高档食物的王（现在）领取了口粮（苏美尔和 Ur 毁坏的悼词 304 OB）

[u<sub>4</sub> x] x nam-lugal-la an-ta **è-dè-a-ba** {è(d)+e+a+bi+a}

men mah gišgu-za nam-lugal-la an-ta è-a-ba {è(d)+a+bi+a}

在那（天）……的王权从上方落下，在尊贵的王冠和权杖从上面落下的时候（洪水故事片段 B 6-7 OB）

ki-en-gi ki-uri **bir-bir-re-a** ki-bi-šè bí-in-gi<sub>4</sub>-a {bir-bir+e+a+Ø}

恢复已经再三分裂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他（Hammurapi 年的规划 33 OB）

9. marû分词+情态元素/d/

nin an-ki-a nam **tar-re-dè**  $^d$ nin-tu ama diĝir-re-ne-ke<sub>4</sub> {作格-e}

这位女士，当她将决定天与地的命运时，Nintu，众神之母，……（Gudea 雕像 A 3:4-6 Ur III）

lú a-šà ur<sub>11</sub>-ru-ke<sub>4</sub> a-šà hé-ur<sub>11</sub>-ru {ur<sub>11</sub>+e+ak+e}

lú še šu **su-ub-bu-da-ke<sub>4</sub>** še šu hé-eb-su-ub-bé {su-ub+e+d+ak+e}

让耕田的人耕田，让收(*esēpu*)大麦的人收大麦（谚语 4.47 OB）

nîg-GA buru<sub>5</sub><sup>mušen</sup> dal-dal ki-tuš **nu-pà-dè-dam** {nu+pàd+e+d+(a)m}

财产是飞鸟，找不到地方降落的飞鸟（谚语 1.18 OB）

10. 无名词化-a 的“不定式”{√(marû)+d+e}

1) 依赖说话或命令的限定动词

me kù sikil-zu pa-è **kè-dè** á-bi mu-un-da-âg {AK+e+d+e}

他指示他(另一人)让你的神圣的、纯洁的我光辉灿烂(Enlil 的战车= Išme-Dagan I 5 OB)

úr kù nam-ti-la **si-a-ĝu<sub>10</sub>** u<sub>4</sub>-zu sù-sù-dè {si+a+ĝu<sub>10</sub>+e}

šul<sup>d</sup> en-líl-le é-kur-ta á-bi mu-un-da-an-âg

Enlil 指示来自 Ekur 寺院的他，青年人，延长你的天数，直到我的圣膝充满生命 (Ur-Ninurta A 83f. OB)

<sup>d</sup>ur-<sup>d</sup>ninurta lugal-e di-bi pu-úh-ru-um nibru<sup>ki</sup>-ka **dab<sub>5</sub>-bé-dè** bí-in-du<sub>11</sub>

王 Ur-Ninurta 命令这个案件将在 Nippur 的议会被判决 (OB 杀人案判决 17-19)

ki-nu-nir-ša<sup>ki</sup> iri nam-dumu-gi<sub>7</sub>-ra-ka-ni **kar-kar-re-dè** ba-ab-du<sub>11</sub> {-b- = -e}

Kinunirša, 她的崇高公民的城市，被下令掠夺（苏美尔和 Ur 毁坏的悼词 179）

2) 更宽松地依赖其他限定动词

**gaz-dè** ba-an-šúm-mu-uš {ba- = -e}

他们让他放弃（？）被处决 (AnBib 12, 130ff.:59 OB)

PN PN2-ra **su-su-dè** ba-na-gi-in

PN 被认证为不得不为 PN2 代替它 (NSGU 188:12'-14' Ur III)

šu-tur-bé mu-bé šu **uru<sub>12</sub>-dè** ĝèštu hé-em-ši-gub {-ši- = -e}

若他应该把他的头脑放在擦掉铭文上的名字（Gudea 雕像 B 9:12f. Ur III）

比较恰好平行的两个文本：

lú-zàh **dab<sub>5</sub><sup>!</sup>-dè** ĝen-na

已经去抓住一个逃亡的人的（PN 的给养）(Lafont, DAS No. 197:6 Ur III)

lú-zàh **dab<sub>5</sub>-dab<sub>5</sub>-dè** ĝen-na

已经去抓住一个逃亡的人的（PN 的给养）{复数叠词} (Lafont, DAS No. 199:18 Ur III)

3) 不受主句支配的状语从句（常含-e 标记）



ù níĝ en-na ĝál-la-aš é-a-na lú nu-ku<sub>4</sub>-ku<sub>4</sub>-dè ama-ar-gi<sub>4</sub> mu-ĝar!<sup>1?</sup>

此外，至于任何主的可能存在的所有物，因此没有人可能进入他确立了他的自由的房子（以拿走它）（Gudea 雕像 R 2:6-7 Ur III）

20 ĝuruš u<sub>4</sub>-4-šè e kuru<sub>5</sub> gi-né-dè {kudr+e(+d)?} {gin+e+d+e}

20 位工人用 4 天去切割和建造稳固的沟渠(Oberhuber Florence 29 Ur III)

这里 kudr 可能含隐藏的/d/, 能揭露它的格助词仅置于最后一个“不定式”

nam kur-kur-ra tar-re-da-né {tar+e+d+ani+e}

u<sub>4</sub> saĝ zi-dè igi kár-kár-dè u<sub>4</sub>-nú-a me šu du<sub>7</sub>-du<sub>7</sub>-dè

zà-mu u<sub>4</sub> biluda-ka nin-ĝu<sub>10</sub>-ra ki-nú ba-da-an-ĝar

至于他即将（可能？）裁定所有土地的命运，去监督好的第一天，去使我在新月那天更完美，在新年做仪式那天，他给我的女人放下一个“休息处”(Iddin-Dagan A 169-175 OB)

11. “不定式”后加名词化-a 或位格-a

一些以/a/结尾的“不定式”可从句法理解为后加名词化-a 的关系从句。

lú umma<sup>ki</sup>-a e ki-sur-ra <sup>d</sup>nin-ĝír-su-ka-ka e ki-sur-ra <sup>d</sup>nanše-ka

<sup>a-šà</sup>aša<sub>5</sub> tùm-dè an-ta bal-e-da ... <sup>d</sup>en-líl-le hé-ha-lam-me {bal+e+d+a}

愿 Enlil 毁坏这个 Umma 人，他可能从 Ningirsu 的界沟或 Nanše 的界沟上面来，为了带走田地(Entemena 28-28 6:9-16 OS)（其他作限定动词的读法：

am<sub>6</sub>-ta-bal-e-da)

比较下列两句：

mu kišib lugal-é-mah-e tùm-da-šè kišib lú-igi-sa<sub>6</sub>-sa<sub>6</sub> {tùm(u)+d+a+ak+šè}

Lu-igisasa 的图章(?) 而非将要带来的 Lugal-emahe 的图章(Sigrist, Princeton 522:3-5 Ur III)

mu kišib lugal-níĝ-lagar-e tùm<sup>l</sup>-a-šè kišib a-gu ì-ĝál {tùm(u)+a+ak+šè}

不是将要带来的 Lugal-niĝlagare 的图章，Agu 的图章做出来了(Sigrist, Princeton 1, 229:5-7 Ur III)

nam é dù-da lugal-na-šè ù ĝi<sub>6</sub>-an-na nu-um-ku<sub>4</sub>-ku<sub>4</sub> {dù+e+d+a}

由于这房子是要造给王的，他（甚至）半夜也没睡(Gudea Cyl. A 17:7-8 Ur III)

2/30 4 sila ì-ĝiš mu ì túg-gé kè(AK)-da-šè {AK+e+d+a+ak+šè}

2/30 (gur) 4 sila 的芝麻油作放（涂抹）到布上的油(CT 5, 38 2:2f. Ur III)



其他“不定式”展示了位格后缀-a，在精细分析时需要与名词化元素-a 区分开。由于所有这种-a 情况都是关系从句的特征，因此必须先假定-a 是名词化后缀，且隐含了位格-a。

mu šar-kà-li-šarri púzur-eš<sub>4</sub>-tár šagina é<sup>d</sup>en-líl dū-da bí-gub-ba {bí- = -a}  
Šar-kali-šarri 令 Puzur-Eštar 驻扎在将被建造的 Enlil 的寺院的那年 (Goetze, JAOS 88 (1968) 56, 古阿卡德时期)

u<sub>4</sub> diġir-zi-da du-da {du+d+a+a}

在正直的神将至的那天(Gudea Cyl. B 3:25)

kù-bi ki-su<sub>7</sub>-ta šúm-mu-da <inim> bí-in-du<sub>11</sub> {bí- = -a}

“那个银子就是要从打谷场交出的”他说(Çiğ et al., ZA 53, 86-87 No. 24:8-9 Ur III)

即便受动者 inim 常因这类复合动词省略，原本的位格仍保留对名词链和动词链的支配。

dub-šen kù lú igi nu-bar-re-da lú SU<sup>ki</sup> elam<sup>ki</sup> lú ha-kam-ma-ke<sub>4</sub> [igi i-ni]-in-bar

神圣的财宝箱——没有人应当这样看待，（但）Simaški 和 Elam 的人，破坏者，如此看待 (Eridu 悼词 A 86-87 OB)

## 12. 系动词结尾的“不定式”

此类常见于经济和行政文本的简明摘要，如：

dah-dam （利害关系）要添加；gi-né-dam （证词）将要质证 {gi(n)+e+d+am}

kud-ru-dam （芦苇）要被切 {kudr+e+d+am}

su-su-dam （谷物）要被放回（替换？）

tùmu-dam （物品）要被拿起；tur-re-dam （钱款）要被减去

ze-re-dam （板）要被打碎；maš ġá-ġá-dam （贷款）要产生利息

kišib ra-ra-dam 密封件（？）要被压入

在经济文本中常见系动词“不定式”变为一般“不定式”+限定位格结尾-e，即便句法实际上仅支持两者的任一种。这两种构造的差别很小，在下列 Ur III 文本被证实，它们都有-e 结尾的“不定式”，取决于说出的动词，但盖在写字板上的黏土信封写的是以系动词结尾的“不定式”：

itu šu-numun-a saġ-šè lá-e-dè （信封：lá-e-dam）

tukumbi nu-lá 2-àm tab-bé-dè （信封：tab-bé-dam）

mu lugal i-pà

去在Šu-numun-a 月付它（银子），在开始（？），且若他没有付，将它加成两倍，他（如此）以王的名义发誓（Oppenheim, Eames 藏品 P1 7-11 Ur III）

其他例：

en-en-né-ne-šè **hal-ha-dam** {hal-ha(l)+d+am}

（供品）将被分发给所有先祖(DP 222 12:1'-2' OS)

lú é lugal-na dù-dam énsi-ra

对即将建造他的王，即统治者的房子的人(Gudea Cyl. A 16:18f. Ur III)

13. 可能的以隐藏的/d/为特征的“不定式”/分词

še-numun še gu<sub>4</sub> **gu<sub>7</sub>-šè** PN-e GN-šè ba-de<sub>6</sub> {gu<sub>7</sub>+e+d+šè}

PN 把种子大麦和喂牛的大麦带走到 GN(Bauer, AWL 24 OS)

比较下面的平行文本，不常见的限定格助词被一般的限定位格取代：

še-numun še anše **gu<sub>7</sub>-dè** PN-ra PN<sub>2</sub>-e gânun-gibil-ta e-na-ta-ĝar  
{gu<sub>7</sub>+e+d+e}

PN<sub>2</sub> 从新库房动身前往 PN 要种子大麦和喂驴的大麦(Bauer, AWL 21 OS)

é-a-ni **dù-ba** mu-na-du<sub>11</sub> {dù+e+d+bi+a}

他告诉他关于他房子的那栋建筑(Gudea Cyl. A 1:19)

比较下列有明晰/d/的平行文本：

é-a-ni **dù-da** mu-na-du<sub>11</sub> {dù+e+d+a}

他告诉他关于他房子的建筑(Gudea Cyl. A 4:20)

这两句里动词链省略了动词结构<inim> mu-na-ni-in-du<sub>11</sub>, -ni-复现-a。

inim nu-kúr-ru-da-na **ù-tu-ba** bí-in-du<sub>11</sub> {nu+kúr+e+d+ani+a} {utud+d+bi+a}

他用他坚定不移的言语指挥他的创造 (Numušda 给 Sîn-iqišam 的赞歌 A 47 OB)

(èn-du-ĝu<sub>10</sub>) ĝéštu-ge **nu-dib-bé** ka-ta **nu-šub-bu-dè** {nu+dib+e+d,  
nu+šub+e+d+e}

因此（我的歌）没有经过耳朵，没有从嘴巴落下(Šulgi X 57 Ur III)

这里格助词-e（还有-d-？）仅在链末尾的两个“不定式”上作后缀。

1. 动词前缀链表 (方向: 前缀外侧→动词侧)

1. 动词前缀链表 (方向: 前缀外侧→动词侧)

## II. 艾美莎方言, Emesal 方言

✎ 𐎶 eme-sal“雅言”表示女性使用的语言学上的“社会方言”，这是因为这种方言常见于文学作品中女性神祇的言语及第二、第一千年寺庙礼拜上 gala“悼词牧师”（性取向未知的生理男性职位）的语言。但尚无证据表明 eme-sal 在历史上被现实生活的女性使用。有人更进一步提出这是一种地理方言（见 Josef Bauer in OBO 160/1 [1998] 435f.）称早期学者带错了方向，是由于 sal 是按 𐎶 MUNUS“女人”字写的，而且一直到相当近期仍认为含义“女人”对应的读音是 sal 而非 munus。现在认为 eme-sal 指给人感觉“好的、柔和的、文雅的、甜美的”话，即指通过音系修改所得的口语软化为特征的方言。详见 Manfred K. Schretter, *Emesal-Studien*(IBK Sonderheft 69, Innsbruck, 1990)和苏美尔语词汇材料 IV(Rome, 1956 1-44)

Eme-sal 与主要方言 𐎶 𐎶 eme-gir<sub>15</sub>“本地话”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一些情况下使用不同的词汇。更常见的是确定种类的元音或辅音的音系修改。由于这种读音修改，eme-sal 只能拼写音节而不能写意音文字。而且当特定文本中不是所有的词都有合适的 eme-sal 拼写时，音节拼写是一个很好的表示 eme-sal 方言的标志。

一些词语替换例：

ga-ša-an = nin“女主人”；mu-lu = lú“人”

ir = túm“带来”；ta = a-na“谁，何人”

一些音位修改例：

/m/ < /ġ/

da-ma-al = daġal 宽的；dīm-me-er = diġir （女）神

èṁ(ÁĜ) = níġ 东西；ma-al = ġál 存在

-mà(ĜÁ) = -ġá 以我/我的；mar = ġar 放置

me-ri = ġiri 脚；mu = ġiš 木头

-mu = -ġu<sub>10</sub> 我的；na-ma = naġa 碱，盐碱

/ġ/ < /m/

e-ne-èġ = inim 词语；na-áġ- = nam- （抽象构词要素）

zé-èġ = šúm 给予

/b/ < /g/

a-ba = a-ga (àga) 背部；zé-eb = dug<sub>3</sub> 好

i-bí = igi 眼睛; šà-ab = šag<sub>4</sub> 心

/u/ < /i/

su<sub>8</sub>-ba(d) = sipa(d) 牧师; u<sub>5</sub> = ì 油

ù-mu-un = en 主; uru = iri 城市

其他

e-zé = udu 绵羊; ka-na-âĝ = kalam 国度

li-bi-ir = niĝir 预兆, 预示; šì-pa-âĝ = zi-pa-âĝ 呼吸

šu-um-du-um = nundum 嘴唇; du<sub>5</sub>(?)-mu = dumu 儿子